

孫子十三篇、周ノ孫武撰ス。武ノ事蹟ハ史記本傳ニ見ユ。齊ノ人ナリ、兵法ヲ以テ吳王闔廬ニ事ヘ、其ノ將ト爲リ、楚ヲ破リ、齊晉ヲ威シ、吳ヲシテ名、諸侯ニ顯レシメタリト云フ。然ルニ左傳ハ吳ガ楚ヲ破リシ事ヲ記シテ、武ノ名ヲ著サズ、此ニ於テ或ハ武ノ事ヲ疑フ者アリト雖モ、史記ニヨリテ考フルニ、武蓋シ吳ノ客將トシテ帷幕ニ參シ、自ラ兵ニ將タリシニアラザルベシ。左傳ニ其ノ名見エザルモ亦コレガ爲ナラン。未ダ左傳ヲ以テ直ニ史記ヲ破スベカラズ、其ノ書十三篇、或ハ春秋ノ末戰國ノ初、他人ノ僞撰ニ出ヅト爲ス者アレドモ、書中言フトコロニヨレバ、武自ラ之ヲ撰シ、以テ闔廬ヲ干シタルモノナルコト明ナリ。史記ニ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勸兵乎ト云ヘルモノ事實ナルベシ。漢書藝文志兵權謀ノ部ニ、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トアリ。故ニ或ハ曹操削リテ十三篇ト爲セリト言フ者アリト雖モ、史記明ニ十三篇ト云フ、曹操刪定ノ說從フベカラズ。史記正義ニ十三篇爲上卷、又有中下二卷ト云ヘリ。蓋シ漢志ニ八十二篇、圖九卷トアルト併セ考フルニ、戰國ノ際ニ後人ノ増益セルモノアリテ、原數ニ比シ甚ダ多キニ至レルナラン。十三篇ハ竟ニ孫武ノ手筆ニ出ヅルコト疑フベカラズ、其ノ書、後代談兵ノ祖ニシテ、文字亦古奥悦ブベシ。古來註本甚ダ多シ、今ニ傳ハルモノハ曹操ノ註ヲ最モ古シト爲ス。曹序ニ訓說況文煩富、行於世者、失其旨要、故撰爲略解トア

レバ、曹操以前ニ註解ノ書アリシコトヲ知ルベシ。曹操以後之ニ註シタル者多シ、宋ノ吉天保ニ至リ、曹操以下十家ノ說ヲ合セテ十家孫子會註十五卷ヲ撰ス。所謂十家註是レナリ。十家トハ曹操、李筌、杜牧、陳皞、賈林、孟氏、梅堯臣、王皙、何延錫、張預ニシテ、別ニ杜佑ノ說ヲ舉ゲタリ。杜佑ハ通典ノ著者ニテ、杜牧ノ祖父ナリ。通典兵ノ部ニ孫子ノ語ヲ引キ、曹操ノ註ト孟氏ノ說トヲ引キ、別ニ附スルニ己ノ意見ヲ以テセリ。モト訓釋ニ係リ註書ニアラズ、今孫星衍、吳人驥、同校本十家註ヲ取り、訓點標註ヲ施セリ。

吳子以下六書ハ註本ノ佳ナルモノ少シ。今劉寅ノ直解本ヲ取り、時ニ武經開宗ヲ以テ註ヲ補ヘリ。寅ハ蓋シ明初ノ人ナリ。其ノ事蹟詳ナラズ、宋以降七書ヲ以テ武科必讀ノ書ト爲シタルヲ以テ、文學ノ力少キ武科應試者ノ爲メニ、平易ナル解釋ヲ施シタルモノナリ。今其ノ書ヲ取り、訓點標註ヲ附シタリ。

吳子六篇、周ノ吳起撰ス。起ノ事蹟ハ史記本傳ニ見ユ。衛ノ人ナリ。嘗テ孔子ノ弟子曾參ニ學ビタルモ、後去リテ兵ヲ學ベリ。魏ノ文侯ニ事ヘ、後去リテ楚ニ往キ、悼王ニ相トシテ功アリ、悼王死シテ宗室大臣亂ヲ作シ、起ヲ殺セリ。史記ニヨレバ、其ノ行事議スベキモノアリト雖モ、持論正大、專ラ詭謀ヲ主トスル者ノ流ニ異ナリ、蓋シ孔門ノ血脈一縷猶ホ存スルモノアルヲ見ルベシ。其ノ子、期ハ則チ傳經ノ功有リ、起ノ書今傳ハルモノ



六篇、史記ハ吳起兵法、世多有ト云フノミニテ篇數ヲ録セズ、漢志ニハ吳起四十八篇ト云ヘリ。蓋シ増益アリテ然ルナラン。晁公武讀書志ニハ三卷六篇ト云ヒ、唐ノ陸希聲ノ類次スルトコロト爲セリ。今本ハ併セテ一卷ト爲スモ、篇數及ビ次第ハ讀書志ノ言ニ合ス。惟篇目ニ於テ稍、異ナルモノアルノミ。

司馬法五篇、周ノ司馬穰苴撰ト稱ス。穰苴ハ齊ノ人、田氏ノ疏屬ナリ。事蹟ハ史記本傳ニ見ユ。晏平仲ノ薦ニヨリ景公ニ事ヘ、燕晉ノ師ヲ扞ギテ功アリ、大司馬ニ拜セラル。已ニシテ大夫、鮑氏高國ノ徒、之ヲ景公ニ譖シ、穰苴退ケラレテ死セリ。後田氏遂ニ齊ヲ奪フ。威王兵ヲ用フルニ大ニ穰苴ニ倣ヘリ、乃チ大夫ヲシテ古ノ司馬ノ兵法ヲ追論セシメ、穰苴ヲ其ノ中ニ附置シ、因リテ號シテ司馬穰苴兵法ト云ヘリト。史記ノ此ノ文ニヨレバ司馬法モト穰苴ノ自撰ニアラズ、漢志兵ノ部ニ五篇ノ文無ク、禮ノ部ニ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ノ文アルノミ。而シテ兵ノ部班固ノ自註ニヨレバ、劉向ノ七略ハ軍禮司馬法ヲ兵ノ部ニ收メタルヲ、班固ガ改メシモノナリ。百五十五篇ノ書今傳ラズ、遺文ヲ傳記ニ見ルノミ。而シテ其ノ文今ノ司馬法ニ見エズ、蓋シ今ノ五篇ハ百五十五篇中ノ一部分ナルベシ。隋志等皆三卷ト云フ。今本一卷ト爲ス。

尉繚子二十四篇、周ノ尉繚撰ス。或ハ魏人、鬼谷高弟、因惠王聘、陳兵法二十四篇ト題スル

モノアリ、或ハ齊人ト云フ。書中梁惠王ノ問ニ答フル語アリ、蓋シ戰國ノ時ノ人ナルモ事蹟得テ知ルベカラズ。漢志ハ諸子雜家ノ部ニ尉繚二十九篇ヲ録シ、兵形勢ノ部ニ尉繚三十一篇ヲ録ス。雜家ノ部顔師古註ニ劉向別錄ヲ引キテ、繚爲商君學トアリ、兵形勢ノ部ニハ說無シ。二ノ尉繚ヲ同ジク一人ト爲セバ、其ノ學兵ニ專ナラザリシモノナラシ。但今本二十四篇ハ漢志ノ文ニ合ハズ、蓋シ漢志兵形勢ニ録スル三十一篇ノ殘缺セルモノカ、其ノ書兵ノ逃亡ヲ誅スルコトヲ論ズルコト甚ダ峻ナルモ、大體ニ於テハ言フ所正ニ歸ス。但開卷第一天官篇ニ、梁惠王ノ問ニ答ヘタル語ハ、孟子公孫丑下篇ニ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云ト云ヘルモノノ註解トモ見ルベキガ如クナレバ、稍、疑フベシ。尉繚果シテ梁惠王、孟子ト時ヲ同ジクシタリヤ否、暫ク疑ヲ存ス。

李衛公問對三卷、唐ノ李靖ガ太宗ト兵ヲ論ジタル語ヲ、後人ノ録セルモノナリ。靖ノ事蹟ハ新舊唐書本傳ニ詳ナリ。言長ケレバ録セズ。史ニ兵法ヲ著スト稱スルモ、世ニ傳本無シ。杜佑ノ通典ニ其ノ大概ヲ録スルノミ。此ノ書宋以前ニハ見エズ、蓋シ唐末宋初ニ至ル間ニ於テ、通典ヲ粉本トシテ作りシモノナルベシ。

三略三卷、或ハ黃石公三略トモ稱ス。其ノ名始メテ隋志ニ見ユ。黃石公ノ事ハ史記留侯世家ニ見ユルモ、古人已ニ張良ノ假託ニ出ヅト爲スアリ、且史記ニハ黃石公ノ良ニ授



ケタル兵書ハ、太公兵法ナリト言ヘリ。隋志ニ下邳神人撰ト言ヘルハ不稽ノ説ナリ。後漢光武帝ノ詔ニ引ケル黄石公ノ語、今書ニモ見ユレドモ、未ダ據リテ以テ漢代此ノ書アルノ證ト爲スニ足ラズ、今書文字亦古ナラズ、後人ノ依託ニ出ヅルコト明ナリ。六韜六十篇、周ノ太公望呂尙撰ト稱ス、尙ノ事蹟ハ史記齊太公世家ニ見ユ。戰國ノ諸子亦喜ミテ其ノ事ヲ談ル。史記ハ尙ノ事蹟ノ前半ニ就キテ異説ヲ多ク擧ゲ、要之爲文武師ト云ヘリ。後半ニ就キテハ明白ノ記述ヲ見ル。其ノ齊ヲ治メタル事蹟ニ徴スレバ、法家ノ祖ト爲スベキ人ナルモ、戰國諸子ハ皆兵權奇計ノ祖ト爲シ、蘇秦ノ揣摩モ戰國策ニヨレバ、太公陰符ニ本ヅキシモノニテ、韓非子亦太公ノ般ニ對スル陰權ヲ説ケリ。故ニ史記ニ周西伯昌之脫、姜里歸、與呂尙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爲本謀ト云ヘリ。又史記封禪書ニヨレバ、齊ノ八神祠ハ太公以來之ヲ祀ルトアリ。支那人ハ今尙ホ太公ノ鬼神ヲ支配スル力アルコトヲ信ズ。六韜ノ名ハ三國志蜀先主傳ノ註ニ見ユルモノ最モ古シト爲スベシ。隋志以後則チ常ニ見ユ。莊子徐無鬼篇ニ、金版六弢アリ、漢志諸子儒家ノ部ニ、周史六弢六篇アリ、或ハ即チ今ノ六韜ト爲スモ、漢志班固自註ニ、惠襄之間、或曰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ト云ヘバ、今ノ六韜ニアラザルコト明ナリ。經典釋文ニ引ケル司馬彪崔譔ノ説ニ、金版六弢、皆周書篇名

トアリ、釋文更ニ或曰祕識也ト云ヘバ、亦今ノ六韜ニアラズ。然ルニ陸德明ハ更ニ自ラ説ヲ爲シテ、本又作六韜、謂太公六韜文武虎豹龍犬也ト言ヒ、顏師古コレニ因リテ漢志ノ六弢ヲ、即今之六韜ト言ヘリ。今ノ六韜ハ詞意淺近ニシテ孫吳ニ及バズ、且陰符ヲ暗號的符節ト爲セルハ、戰國時代所謂陰符ノ義ニ合セズ、故ニ古人概ネ後人ノ贋作ト爲シ、紀昀ハ漢時ノ舊本ニアラズト云ヘリ。漢志兵權謀ノ部班固自註ニ、省伊尹、太公管子云云トアリテ、諸子道家ノ部ニ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ヲ録セリ。班固之ニ註シテ、呂望爲周師尙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爲太公術者所增加也ト云ヘリ。太公ノ書六弢ト別ニ擧ゲラル、以テ古ノ六弢ガ今ノ六韜ニアラザルヲ知ルベク、又今ノ六韜ガ其ノ内容ヨリ論ズルニ、漢時ノ太公ノ書ニアラザルヲ見ルベシ。今書ハ蓋シ魏晉以後ノ僞撰ニ出ヅルモノナラン。

大正元年九月

文學博士 服部宇之吉識



七書解題終

孫子兵法序

黃帝、李法、周公、司馬法已佚。太公六韜原本今不傳。兵家言惟孫子十三篇最古。古人學有所受。孫子之學或即出于黃帝。故其書通三才五行。本之仁義。佐以權謀。其說甚正。古之名將用之則勝。違之則敗。稱為兵經。比于六藝。良不媿也。孫子為吳將兵。以三萬破楚二十萬。入郢。威齊晉之功。歸之子胥。故春秋傳不載其名。蓋功成不受官。越絕書稱巫門外大冢。吳王客孫武冢。是其證也。其著兵書八十二篇。圖九卷。見藝文志。其圖八陳。有萃車之陳。見周官鄭注。有算經。今存有雜占六甲兵法。見隋志。其與吳王問答。見于吳越春秋諸書者甚多。或即八十二篇之文。今惟傳此十三篇者。史記稱闔閭有十三篇。吾盡觀之。語七錄。孫子兵法三卷。史記正義云。十三篇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則上卷是



孫子手定見於吳王。故歷代傳之勿失也。秦漢已來用兵皆用其法。而或祕其書不肯注以傳世。魏武始為之注。云撰為略解。謙言解其略。漢官解詁稱。魏氏瑣連孫武之法。則謂其捷要。杜牧疑為魏武刪削者。謬也。此本十五卷。為宋吉天保所集。見宋藝文志。稱十家會注。十家者。一魏武。二梁孟氏。三唐李筌。四杜牧。五陳皞。六賈林。七宋梅聖俞。八王皙。九何延錫。十張預也。書中或改曹公為曹操。或以孟氏置唐人之後。或不不知何延錫之名。稱為何氏。或多出杜佑而置在其孫杜牧之後。吉天保之不深究。此書可知。今皆校勘更正。杜佑實未注孫子。其文即通典也。多與曹注同。而文較備。疑佑用曹公。王凌孟氏諸人古注。故有王子曰。即凌也。今或非全注本。孫子有王凌張子尚賈詡沈友鄭本所採不足。今佚矣。曩予游關中。讀華陰嶽廟道藏。見有此書。後有鄭友賢遺說一卷。友賢亦見鄭樵通志。蓋宋人又從大興朱氏處。見明人刻本。餘

則世無傳者。國家令甲。以孫子校士。所傳本或多錯謬。當用古本是正。其文適吳念湖太守畢恬溪孝廉皆為此學。所得或過于予。遂刊一編。以課武士。孔子曰。軍旅之事。未之學。又曰。我戰則克。孔子定禮正樂。兵則五禮之一。不必以為專門之學。故云未學。所為聖人有所不知。或行軍好謀則學之。或善將將如伍子胥之用孫子。又何必自學之。故又曰。我戰則克也。今世泥孔子之言。以為兵書不足觀。又泥趙括徒能讀父書之言。以為成法不足用。又見兵書有權謀。有反間。以為非聖人之法。皆不知吾儒之學者。吏之治事。可習而能然。古人猶有學製之懼。兵凶戰危。將不素習。未可以人命為嘗試。則十三篇之不可不觀也。項梁教籍兵法。籍略知其意。不肯竟學。卒以傾覆。不知兵法之弊。可勝言哉。宋襄徐偃仁而敗。兵者危機。當用權謀。孔子猶有要盟勿信。微服過宋之時。安得妄責孫子。以言之不純哉。孫子蓋陳書之後。陳書見春秋傳。稱



孫書。姓氏書以爲景公賜姓。言非無本。又泰山新出孫夫人碑亦云。與齊同姓。史遷未及深考。吾家出樂安。真孫子之後。媿余徒讀祖書。考證文字。不通方略。亦享承平之福者久也。陽湖孫星衍撰。

孫子序

按太平御覽作孫子兵法序

魏武帝策

操聞上古有弧矢之利。論語曰足兵。御覽足兵上有足食二字。尙書八政曰師。易曰師貞。丈人吉。詩曰王赫斯怒。爰征其旅。黃帝湯武咸用干戚。以濟世也。司馬法曰人故殺人。殺之可也。恃武者滅。恃文者亡。二恃字御覽皆作用。夫差偃王是也。聖人之用兵。御覽作聖賢之於兵也。戢而時動。不得已而用之。吾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所著深矣。孫子者齊人也。名武。爲吳王闔閭作兵法一十三篇。試之婦人。卒以爲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後百歲餘有孫臧。是武之後也。自孫子者以下五十字據御覽補按史記正義引魏武帝注云孫子者齊人事於吳王闔閭爲吳將作兵法十三篇正義所引卽謂此文也。審計重舉。明畫深圖。不可相誣。而但世人未之深亮。訓說况文煩富。行



於世者。失其旨要。故撰為略解焉。

魏武序

孫子本傳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閭。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閭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在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



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主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閭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越絕書曰。吳縣巫門外大冢。孫武冢也。去縣十里。後百餘歲而有孫臏。臏生阿鄆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孫也。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為惠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己。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奇。竊載與之。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

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鬪者。不搏機。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魏武帝曰。蹶猶挫也。五十里而



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車，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孫子本傳終

十家註孫子遺說序

鄭樵通志藝文略孫子遺說一卷鄭友賢撰

求之而益深者，天下之備法也。叩之而不窮者，天下之能言也。為法立言，至於益深不窮，而後可以垂教於當時，而傳諸後世矣。儒家者流，惟苦易之為書，其道深遠而不可窮。學兵之士，嘗患武之為說微妙而不可究，則亦儒者之易乎。蓋易之為言也，兼三才，備萬物，以陰陽不測為神。是以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武之為法也，包四種，籠百家，以奇正相生為變，是以謀者見之謂之謀，巧者見之謂之巧。三軍由之而莫能知之，迨夫九師百氏之說興，而益見大易之義，如日月星辰之神，徒推步其輝光之迹，而不能考其所以為神之深。十家之註出，而愈見十三篇之法，如五聲五色之變，惟詳其耳目之所聞見，而不能悉其所以為變之妙。是則武之意，不得謂盡於十家之



註也。然而學兵之徒。非十家之說。亦不能窺武之藩籬。尋流而之源。由徑而入戶。於武之法。不可謂無功矣。頃因餘暇。撫武之微旨。而出於十家之不解者。略有數十事。託或者之間。具其應答之義。名曰十註遺說。學者見其說之有遺。則始信益深之法。不窮之言。庶幾大易不測之神矣。榮陽鄭友賢撰。

孫子遺說

或問死生之地。何以先存亡之道。曰。武意以兵事之大。在將得其人。將能則兵勝而生。兵生於外。則國存於內。將不能則兵敗而死。兵死於外。則國亡於內。是外之生死繫內之存亡也。是故兵敗長平而趙亡。師喪遼水而隋滅。太公曰。無智略大謀。彊勇輕戰。敗軍散衆。以危社稷。王者慎勿使爲將。此其先後之次也。故曰。知兵之將。生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或問得算之多。得算之少。況於無算。何以是。多少無之義。曰。武之文。固不汗漫而無據也。蓋經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計。彼我之算。盡於此矣。五事之經。得三四者爲多。得一二者爲少。七計之校。得四五者爲多。得二三者爲少。五七俱得者爲全勝。不得者爲無算。所謂冥冥而決事。先戰而求勝。圖乾沒之利。出浪戰之師者也。或問計利之外。所佐者何。勢。曰。兵法之傳。有常而用之也。有變。常者法也。變者勢也。書者可以盡常之言。而言不能盡變之意。五事七計者。常法之利也。詭道不可先傳者。權勢之變也。常而求勝。如膠柱鼓瑟。以書御馬。趙括所以能書而不能戰。易言而不知變也。蓋法在書之傳。而勢在人。人之用。武之意。初求用。於吳。恐吳王得書聽計而棄己也。故以此辭動之。乃謂書之外。尚有因利制權之勢。在我能用耳。或問因糧於敵者。無遠輸之費也。取用必於國者。何也。曰。兵械之用。不可假人。亦不可假於



人器之於人固在積習便熟而適其長短重輕之宜與夫手足不相鉅鏗而後可以濟用而害敵矣吾之器敵不便於用敵之器吾不習其利非國中自備而習慣於三軍則安可一旦倉卒假入之兵而給己之用哉易曰萃除戎器以戒不虞太公曰慮不先設器械不備此皆言取用於國不可因於人也

或問兵以伐謀爲上者以其有屈人之易而無血刃之難伐兵攻城爲之次下明矣伐交之智何異於伐謀之工而又次之曰破謀者不費而勝破交者未勝而費帷幄樽俎之間而揣摩折衝心戰計勝其未形已成之策不煩毫釐之費而彼奔北降服之不暇者伐謀之義也或遣使介約車乘聘幣之奏或使間諜出土地金玉之資張儀散六國之從陰厚者數年尉繚子破諸侯之援出金三十萬如此之類費已廣而敵未服非加以征伐之勞則未見全勝之功宜乎次於晏嬰子房寇恂荀彧之智也

或問武之書皆法也獨曰此謀攻之法也此軍爭之法也曰餘法概論兵家之術惟二篇之說及於用誠其易用而稱其所難夫告人以所難而不濟之以成法則不足爲完書蓋謀攻之法以全爲上以破次之得其法則兵不鈍而利可全非其法則有殺士三分之災軍爭之法以迂爲直以患爲利得其法則後發而先至非其法則至於擒三將軍此二者豈用兵之易哉乃云必以全爭於天下又云莫難於軍爭難之之辭也欲濟其所難者必詳其法凡

所謂屈人非戰拔城非攻毀國非久者乃謀攻之法也凡所謂十一而至先知迂直之計者乃軍爭之法也見其法而知其難於餘篇矣

或問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後魏太武命將出師從命者無不制勝違教者率多敗失齊神武任用將帥出討奉行方便罔不克捷違失指教多致奔亡二者不幾於御之而後勝哉曰知此而後可以用武之意既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則其意固謂將不能而君御之則勝也夫將帥之列才不一概智愚勇怯隨器而任用者付之以閫寄不能者授之以成算亦猶後世責曹公使諸將以新書從事殊不識公之御將因其才之小大而縱抑之張遼樂進守門之偏才也合淝之戰封以函書節宣其用夏侯惇兄弟有大帥之略假以節度便宜從事不拘科制何嘗一概而御之邪傳曰將能而君御之則爲糜軍將不能而君委之則爲覆軍惟公得武之法深而後太武神武庶幾公之英略耳非司馬宣王安能知武之蘊哉

或問勝可知而不可爲者以其在彼者也佚而勞之親而離之佚與親在敵而吾能勞且離之豈非可爲歟曰傳稱用師觀釁而動敵有釁不可失蓋吾觀敵人無可乘之釁不能彊使爲吾可勝之資者不可爲之義也敵人既有可乘之隙吾能置術於其間而不失敵之敗者可知之義也使敵人主明而賢將智而忠不信小說而疑不見小利而動其佚也安能勞之其親也安能離之有楚子之暗與囊瓦之貪而後吳人亟肄以疲之有項王之暴與范增



之隘而後陳平以反閒疎之夫覺隙之端隱於伏親之前勞離之策發於覺隙之後者乃所謂可知也則惟無覺隙者乃不可為也

或問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其義安在曰謂吾所以守者力不足吾所以攻者力有餘者曹公也謂力不足者可以守力有餘者可以攻者李筌也謂非強弱為辭者衛公也謂守之法要在示敵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敵以有餘者太宗也夫攻守之法固非已實強弱亦非虛形視敵也蓋正用其有餘不足之形勢以固己勝敵夫所謂不足者吾隱形於微而敵不能窺也其餘者吾乘勢於盛而敵不能支也不足者微之稱也當吾之守也滅跡於不可見縹緲於不可聞藏形於微妙不足之際而使敵不知其所攻矣所謂藏於九地之下者是也其餘者盛之稱也當吾之攻也若迅雷驚電壞山決壑作勢於盛強有餘之極而使敵不知其所守矣所謂動於九天之上者是也此有餘不足之義也

或問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受敵無敗二義也其於奇正有所主乎曰武論分數形名奇正虛實四者獨於奇正云云者知其法之深而二義所主未白也復曰凡戰以正合以奇勝正合者正主於受敵也奇勝者奇主於無敗也以合為受敵以勝為無敗不其明哉

或問武論奇正之變二者相依而生何獨曰善出奇者曰闕文也凡所謂如天地江河日月

四時五色五味皆取無窮無竭相生相變之義故首論以正合奇勝終之以奇正之變不可勝窮相生如循環之無端豈以一奇而能生變交相無已哉宜曰善出奇正者無窮如天地也

或問其勢險者其義易明其節短者其旨安在曰力雖甚勁者非節量短近而適其宜則不能害物魯縞之脆也強弩之末不能穿毫末之輕也衝風之衰不能起鷲鳥雖疾也高下而遠來至於竭羽翼之力安能擊搏而毀折哉嘗以遠形為難戰者此也是故麴義破公孫瓚也發伏於數十步之內周訪敗杜曾也奔赴於三十步之外得節短之義也

或問十三篇之法各本於篇名乎曰其義各主於題篇之名未嘗泛濫而為言也如虛實者一篇之義首尾次序皆不離虛實之用但文辭差異耳其意所主非實即虛非虛即實非我實而彼虛則我虛而彼實不然則虛實在於彼此而善者變實而為虛變虛而為實也雖周流萬變而其要不出此二端而已凡所謂待敵者佚者力實也趨戰者勞者力虛也致人者虛在彼也不致於人者實在我也利之也者役彼於虛也害之也者養我之實也佚能勞之飽能飢之安能動之者佚飽安實也勞飢動虛也彼實而我能虛之也行於無人之地者趨彼之虛而資我之實也攻其所不守者避實而擊虛也守其所不攻者措實而備虛也敵不知所守者闕敵之虛也敵不知所攻者犯我之實也無形無聲者虛實之極而入神微



也。不可禦者。乘敵備之虛也。不可追者。畜我力之實也。攻所必救者。乘虛則實者。虛也。乘其所之者。能實則虛者。實也。形人而敵分者。見彼虛實之審也。無形而我專者。示吾虛實之妙也。所與戰約者。彼虛無以當吾之實也。寡而備人者。不識虛實之形也。衆而備己者。能料虛實之情也。千里會戰者。預見虛實也。左右不能救者。信人之虛實也。越人無益於勝者。越將不識吳之虛實也。策之候之形之角之者。辨虛實之術也。得也。動也。生也。有餘也者。實也。失也。靜也。死也。不足也者。虛也。不能窺謀者。外以虛實之變惑敵人也。莫知吾制勝之形者。內以虛實之法。恐士衆也。水因地制流。兵因敵制勝者。以水之高下。喻吾虛實變化不常之神也。五行勝者。實也。囚者。虛也。四時來者。實也。往者。虛也。日長者。實也。短者。虛也。月生者。實也。死者。虛也。皆虛實之類。不可拘也。以此推之。餘十二篇之義。皆倣於此。但說者不能詳之耳。

或問軍爭爲利。衆爭爲危。軍之與衆也。利之與危也。義果異乎。曰。武之辭。未嘗妄發。而無謂也。軍爭爲利者。下所謂軍爭之法也。夫惟所爭。而得此軍爭之法。然後獲勝敵之利矣。衆爭爲危者。下所謂舉軍而爭利也。夫惟全舉三軍之衆而爭。則不及於利。而反受其危矣。蓋軍爭者。案法而爭也。衆爭者。舉軍而趨也。爲利者。後發而先至也。爲危者。擒三將軍也。或問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爲變。立也。動也。變也。三者先後而用乎。曰。先王之道。兵家者

流所用。皆有本末先後之次。而所尚不同耳。蓋先王之道。尚仁義。而濟之以權。兵家者。流貴詐利。而終之以變。司馬法以仁爲本。孫武以詐立。司馬法以義治之。孫武以利動。司馬法以正不獲意。則權孫武以分合爲變。蓋本仁者。治必爲義。立詐者。動必爲利。在聖人謂之權。在兵家名曰變。非本與立無以自修。非治與動無以趨時。非權與變無以勝敵。有本立而後能治。動能治動而後可以權變。權變所以濟治動。治動所以輔本立。此本末先後之次略同耳。

或問武所論舉軍動衆皆法也。獨稱此用衆之法者何也。曰。武之法。奇正貴乎相生。節制權變。兩用而無窮。既以正兵節制。自治其軍。未嘗不以奇兵權變。而勝敵。其於論勢也。以分數形名居前者。自治之節制也。以奇正虛實居後者。勝敵之權變也。是先節制而後權變也。凡所謂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修道而保法。自保而全勝者。皆相生兩用先後之術也。蓋鼓鐸旌旗所以一人之耳目。人既專一。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何法也。是節制自治之正法也。止能用吾三軍之衆而已。其法也。固未及於勝人之奇也。談兵之流。往往至此而止矣。武則不然。曰。此用吾衆之法也。凡所謂變人之耳目。而奪敵之心氣。是權謀勝敵之奇法也。或問奪氣者必曰三軍奪心者必曰將軍何也。曰。三軍主於鬪。將軍主於謀。鬪者乘於氣。謀



者運於心。夫鼓作鬪爭不顧萬死者氣使之也。深思遠慮以應萬變者心生之也。氣奪則怯於鬪心奪則亂於謀下者不能鬪上者不能謀敵人上下怯亂則吾一舉而乘之矣。傳曰一鼓作氣三而竭者奪鬪氣也先人有奪人之心者奪謀心也三軍將軍之事異矣。

或問自計及開上下之法皆要妙也獨云此用兵之法妙者何也曰夫事至於可疑而後知不疑者為明機至於難決而後知能決者為智用兵之法出於衆人之所不可必者而吾之明智了然不至於猶豫者其所得固過於衆人而通於法之至妙也所謂高陵勿向背邱勿逆蓋亦有可向可逆之機伴北勿從銳卒勿攻亦有可從可攻之利餌兵勿食歸兵勿遏亦有可食可遏之理圍師必闕窮寇勿追亦有不闕可追之勝此兵家常法之外尚有反覆微妙之術智者不疑而能決所謂用兵之法妙也。

或問九變之法所陳五事者何曰九變者九地之變也散輕爭交衢重圉圍死此九地之名也一其志使之屬趨其後謹其守固其結繼其食進其塗塞其闕示不活此九地之變也九而言五者闕而失次也下文曰將通於九變之地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是九變主於九地明矣故特於九地篇曰九地之變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然則既有九地何用九變之文乎曰武所論將不通九變之利又曰治兵不知九變之術蓋九地者陳變之利故曰不知變不得地之利九變者言術之用故曰不知術不得

得人之用是故六地有形九地有名九名有變九變有術知形而不知名決事於冥冥知名而不知變驅衆而浪戰知變而不知術臨用而事屈此所以六地九地九變皆論地利而為篇異也李筌以塗有所不由而下五利兼之為十變者誤也復指下文為五利何嘗有五利之義也絕地無留當作輕地蓋輕有無止之辭。

或問凡軍好高而惡下太公曰凡三軍處山之高則為敵所棲豈好高之義乎曰武之高非太公之高也公所論天下之絕險也高山盤石其上亭亭無有草木四面受敵蓋無草木則乏芻牧樵採之利而面受敵則絕出入運饋之路可上而不可下可死而不可久此固有棲之之害也武之所論假勢利之便也處隆高邱陵之地使敵人來戰則有高隆向陵逆邱之害而我得因高乘下建瓴走丸轉石決水之勢加以養生處實先利糧道戰則有乘勢之便守則有處實之固居則有養生足食之利去則有便道向生之路雖有百萬之敵安能棲我於高哉太武棲姚興於天渡李先計令遣奇兵邀伏絕柴壁之糧道此與犯處高之忌而先得棲敵之法明矣學孫武者深明好高之論而不悟處於太公之絕險知其勢利之便者後可與議其書矣。

或問六地者地形也復論將有六敗者何曰後世學兵者泥勝負之理於地形者故曰地形者兵之助非上將之道也太公論主帥之道擇善地利者三人而委之則地形固非將軍之



事也。所謂料敵制勝者。上將之道也。知此為將之道者。戰則必勝。不知此為將之道者。戰則必敗。凡所言曰走曰弛曰崩曰陷曰亂曰北者。此六者。敗之道。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是勝敗之理。不可泥於地形。而繫於將之工拙也。至於九地。亦然。曰剛柔皆得地之理也。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驅三軍之衆。如羣羊。往來不知其所之者。將軍之事也。特垂誠於六地九地者。孫武之深旨也。

或問。死焉不得。士人盡力。諸家釋為二句者。何。曰。夫人之情。就其甚難者。不顧其甚易。捨其至大者。不吝其至微。死難於生也。甘其萬死之難。則況出於生之甚易者哉。身大於力也。棄其一身之大。則況用於力之至微者哉。武意以謂三軍之士。投之無所往。則白刃在前。有所不避也。死且不避。況於生乎。身猶不慮。況於生乎。故曰。死且不北。夫三軍之士。不畏死之難者。安得不人人用力乎。死焉不得。士人盡力。諸家斷為二句者。非武之本意也。

或曰。方馬埋輪。諸家釋為方縛。或謂縛馬為方陳者。何。曰。解方為縛者。義不經據。縛而方之者。非武本辭。蓋方當為放。字武之說。本乎人心。離散則雖強為固。固而不足恃也。固止之法。莫過於柅其所行。古者用兵。人乘車而戰。車駕馬而行。今欲使人固止而不敢。不得齊勇之政。雖放去其馬。而牧之。陷輪於地。而埋之。亦不足恃之為不散也。噫。車中之士。轅不得馬。而駕輪不得。轍而馳。且奔走散亂。而不一。則固在。以政而齊其心也。

或問。兵情主速。又曰。為兵之事。夫情與事。義果異乎。曰。不可探測。而蘊於中者。情也。見於施為而成乎。其外者。事也。情隱於事之前。而事顯於情之後。此用兵之法。隱顯先後之不同也。所謂兵之情主速者。蓋吾之所由。所攻。欲出於敵人之不虞。不戒也。夫以神速之兵。出於人。之所不能慮。度而戒備者。固在中情秘密。而不露。雖智者深。間不能前。謀先窺也。所謂為兵之事者。蓋敵意既順。而可詳。敵釁已形。而可乘。一向并敵之勢。千里殺敵之將。使陳不暇戰。而城不及守者。彼敗事已顯。而吾兵業已成於外也。故曰。所謂巧能成事者。此也是則情事之異。隱顯先後也。

或曰。九地之中。復有絕地者。何也。曰。輿師動衆。去吾之國中。越吾之境土。而初入敵人之地。疆場之限。所過關梁津要。使吾踵軍在後。告畢書絕者。所以禁人內顧之情。而止其還遁之心也。司馬法曰。書親絕。是謂絕。顧壹慮。尉繚子踵軍令曰。遇有還者。誅之。此絕地之謂也。然而不預九地者。何。九地之法。皆有變。而絕地無變。故論於九地之中。而不得列其數也。或以越境為越人之國。如秦越晉伐鄭者。鑿也。

或問。不知諸侯之謀。不能預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不能行軍。不用鄉導。不能得地利。重言於軍爭九地二篇者。何也。曰。此三法者。皆行師爭利。出沒往來。遲速先後之術也。蓋軍爭之法。方變迂為直。後發先至之為急也。九地之利。盛言為客。深入利害之為大也。非



此三法安能舉哉噫與人爭迂直之變趨險阻之地踐敵人之生地求不識之迷途若非和鄰國之援爲之引軍明山川林麓險難阻阨沮洳濡澤之形而爲之標表求都人之習熟者爲之前導引動而必迷舉而必窮何異卽鹿無虞惟入於林不行其野強違其馬欲爭迂直之勝圖深入之利安能得其便乎稱之二篇不亦旨哉

或問何謂無法之賞無政之令曰治軍御衆行賞之法施令之政蓋有常理今欲犯三軍之衆使不知其利害多方悞敵而因利制權故賞不可以拘常法令不可以執常政噫常法之賞不足以愚衆常政之令不足以惑人則賞有時而不拘令有時而不執者將軍之權也夫進有重賞有功必賞賞法之常也吳子相敵北者有賞馬隆募士未戰先賞此無法之賞也先庚後甲三令五申政令之常也若曰若驅羣羊往來莫知所之李愬襲元濟初出衆請所向曰東六十里止至張柴諸將請所止復曰入蔡州此無政之令也

或問用開使開聖智仁義其旨安在曰用開者用開之道也或以事或以權不必人也聖者無所不通智者深思遠慮非此聖智之明安能坐以事權開敵哉使開者使人爲開也吾之與開彼此有可疑之勢吾疑開有覆舟之禍開疑我有害己之計非仁恩不足以結開之心非義斷不足以決己之惑主無疑於客客無猜於主而後可以出入於萬死之地而圖攻矣秦王使張儀相魏數年無效而陰厚之者思結開之心也高祖使陳平用金數十萬離楚君

臣平楚之亡虜也吾無問其出入者義決己之惑也

或問伊摯呂牙古之聖人也豈嘗爲商周之間邪武之所稱豈非尊開之術而重之哉曰古之人立大事就大業未嘗不守於正正不獲意則未嘗不假權以濟道夫事業至於用權則何所不爲哉但處之有道而卒反於正則權無害於聖人之德也蓋在兵家名曰開在聖人謂之權湯不得伊摯不得悉夏政之惡伊摯不在夏不能成湯之美武不得呂牙不能審商王之罪呂牙不在商不能就武之德非此二人者不能立順天應人伐罪弔民之仁義則非爲開於夏商而何惟其處之有道而終歸於正故名曰權兵家之開流而不反不能合道而入於詭詐之域故名曰開所謂以上智成大功者真伊呂之權也權與開實同而名異或問開何以終於篇之末曰用兵之法惟開爲深微妙而不可易言也所謂非聖智不能用開非微妙不能得開之實者難之辭也武始以十三篇于吳者亦欲以其書之法教闔閭之知兵也教人之初蒙昧之際要在從易而入難先明而後幽本末次序而導之使不惑也是故始教以計量校算之法而次及於戰攻形勢虛實軍爭之術漸至於行軍九變地形地名火攻之備諸法皆通而後可以論開道之深矣噫教人之始者務令明白易曉而遽期之以聖智微妙之所難則求之愈勞而索之愈迷矣何異王通謂不可驟而語易者哉或曰廟堂多算非不難也何不列之於終篇也曰計之難者經之以五事校



之以七計而索其情也。夫敵人之情最爲難知不可取於鬼神不可求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先知者必在於聞蓋計待情而後校情因聞而後知宜乎以聞爲深而以計爲淺也。孫武之蘊至於此而知十家之說不能盡矣。

孫子十家註遺說卷終

孫子敘錄一卷

文登 畢以珣 撰

史記曰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閭卒以爲將

吳越春秋曰吳王登臺向南風而嘯有頃而嘆羣臣莫有曉王意者子胥知王之不定乃薦

孫子於王孫子者吳人也善爲兵法辟隱幽居世人莫知其能

按孫子本齊人後奔吳故吳越春秋謂之吳人也鄧名世姓氏辨證書曰齊敬仲五世孫

書爲齊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賜姓孫氏食采於樂安生馮爲齊卿馮生武字長卿以田鮑

四族謀作亂奔吳爲將軍是也

史記又曰後百餘歲有孫臏亦武之後世孫也

按姓氏辨證書曰武生三子馳明敵明食采於富春生臏卽破魏軍擒太子申者也按此

所說則臏乃武之孫也史記之言猶爲未審

又按紹興四年鄧名世上其書胡松年稱其學有淵源多所按據序又云自五經子史以

及風俗通姓苑百家譜姓纂諸書凡有所長盡用其說是其書內所云皆可依據也

越絕書曰巫門外大家吳王客孫武冢也去縣十里



按武惟爲客卿故春秋左氏傳言伍員而不詳孫武也其史稱伐楚及齊晉者蓋武以客卿將兵故也

史記閻閻曰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閻閻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卽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此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在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閻閻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

吳越春秋曰吳王問曰兵法寧可以小試耶孫子曰可以小試於後宮之女王曰諾孫子

曰得大王寵姬二人以爲軍隊長各將一隊令三百人皆被甲兜鍪操劍盾而立告以軍法隨鼓進退左右廻旋使知其禁乃令一鼓皆振二鼓操進三鼓爲戰形於是宮女皆掩口而笑孫子乃親自操枹擊鼓三令五申其笑如故孫子顧視諸女連笑不止孫子大怒兩目忽張聲如駭虎髮上衝冠項旁絕纓顧謂執法曰取鈇鉞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信將之罪也既以約束三令五申卒不却行士之過也軍法如何執法曰斬武乃令斬隊長二人卽吳王之寵姬也吳王登臺觀望正見斬二愛姬馳使下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宜勿斬之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雖有令臣不受之孫子復搗鼓之當左右進退廻旋規矩不敢瞬目二隊寂然無敢顧者於是乃報吳王曰兵已整齊願王觀之惟所欲用使赴水火猶無難矣而可以定天下吳王忽然不悅曰寡人知子善用兵雖可以霸然而無所施也將軍罷兵就舍寡人不願孫子曰王徒好其言而不用其實子胥諫曰臣聞兵者凶事不可空試故爲兵者誅伐不行兵道不明今大王度心思士欲興兵戈以誅暴楚以霸天下而威諸侯非孫武之將而誰能涉淮踰泗越千里而戰者乎於是吳王大悅因鳴鼓會軍集而攻楚孫子爲將拔旻殺吳亡將二公子蓋餘燭備

史記曰光謀欲入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



又曰。闔廬謂伍子胥。孫武曰。始子之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子常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闔廬從之。悉興師。五戰。楚五敗。遂入郢。吳越春秋曰。吳王謀欲入郢。孫武曰。民勞未可恃也。楚聞吳使孫子。伍子胥。白喜為將。楚國苦之。羣臣皆怨。

又曰。闔廬聞楚得湛盧之劍。遂使孫武。伍胥。白喜伐楚。拔六與潛二邑。又曰。楚使公子囊瓦伐吳。吳使伍胥。孫武擊之。圍於豫章。大破之。

又曰。吳王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不可入。今果何如。二將曰。夫戰借勝以成其威。非常勝之道。吳王曰。何謂也。二將曰。楚之為兵。天下強敵也。今臣與之爭鋒。十亡一存。而王入郢者。天也。臣不敢必。吳王曰。吾欲復擊楚。奈何。而有功。伍胥。孫武曰。囊瓦者。貪而多過於諸侯。而唐蔡怨之。王必伐得唐蔡。

又曰。樂師扈子非。荆王信讒。佞作窮劫之曲。曰。吳王哀痛助。切但垂涕舉兵。將西伐。伍胥。白喜。孫武決三戰。破郢。王奔發。

淮南子曰。君臣乖心。則孫子不能以應敵。

劉向新序曰。孫武以三萬破楚二十萬者。楚無法故也。漢官解詁曰。魏氏瑣連孫武之法。

史記又曰。孫武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

按。史記。惟言以兵法見闔廬。不言十三篇。作於何時。考魏武序云。為吳王闔廬作兵法。一十三篇。試之婦人。卒以為將。則是十三篇。特作之以干闔廬者也。今考其首篇云。將聽吾計。則必勝。吾將留之。不聽。吾計。則必敗。吾將去之。是其干之之事也。

又按。虛實篇云。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敗哉。是為闔廬言之也。九地篇云。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而濟。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亦對闔廬言也。故魏武云。為吳王闔廬作之。其言信已。

吳越春秋曰。吳王召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之稱善。

按。十三篇之外。又有問答之辭。見於諸書。徵引者。蓋武未見闔廬。作十三篇。以干之。既見闔廬。相與問答。武又定著。為若干篇。皆在漢志八十二篇之內也。

吳王問孫武曰。散地。士卒顧家。不可與戰。則必固守。不出。若敵攻我。小城。掠吾田野。禁吾樵採。塞吾要道。待吾空虛。而急來攻。則如之何。武曰。敵人深入吾都。多背城邑。士卒以軍為家。專志輕鬪。吾兵在國。安土懷生。以陳則不堅。以鬪則不勝。當集人合衆。聚殺。蓄帛。保城。備險。遣輕兵。絕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野無所掠。三軍困餒。因而誘之。可以有功。若



與野戰則必因勢依險設伏無險則隱於天氣陰晦昏霧出其不意襲其懈意可以有功  
 吳王問孫武曰吾至輕地始入敵境士卒思還難進易退未背險阻三軍恐懼大將欲進  
 士卒欲退上下異心敵守其城壘整其車騎或當吾前或擊吾後則如何武曰軍至輕地  
 士卒未專以入為務無以戰為故無近其名城無由其通路設疑伴惑示若將去乃選騎  
 銜枚先入掠其牛馬六畜三軍見得進乃不懼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人若來擊之勿疑若  
 其不至捨之而去

吳王問孫武曰爭地敵先至據要保利簡兵練卒或出或守以備我奇則如何武曰爭地  
 之法讓之者得爭之者失敵得其處慎勿攻之引而伴走建旗鳴鼓越其所愛曳柴揚塵  
 惑其耳目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必出救人欲我與人棄吾取此爭先之道若我先至而  
 敵用此術則選吾銳卒固守其所輕兵追之分伏險阻敵人還鬪伏兵旁起此全勝之道也  
 吳王問孫武曰交地吾將絕敵令不得來必全吾邊城修其所備深絕通道固其阨塞若  
 不先圖敵人已備彼可得來而吾不可往衆寡又均則如何武曰既我不可以往彼可以  
 來吾分卒匿之守而易怠示其不能敵入且至設伏隱廬出其不意可以有功也  
 吳王問孫武曰衢地必先吾道遠發後雖馳車驟馬至不能先則如何武曰諸侯  
 參屬其道四通我與敵相當而傍有國所謂先者必重幣輕使約和傍國交親結恩兵雖後

至衆以屬矣簡兵練卒阻利而處親吾軍事實吾資糧令吾車騎出入瞻候我有衆助彼失  
 其黨諸國倚角震鼓齊攻敵人驚恐莫知所當

吳王問孫武曰吾引兵深入重地多所踰越糧道絕塞設欲歸還勢不可過欲食於敵持兵  
 不失則如何武曰凡居重地士卒輕勇轉輸不通則掠以繼食下得粟帛皆貢於上多者  
 有賞士無歸意若欲還出切為戒備深溝高壘示敵且久敵疑通途私除要害之道乃令  
 輕車銜枚而行塵埃氣揚以牛馬為餌敵人若出鳴鼓隨之陰伏吾士與之中期內外相應  
 其敗可知

吳王問孫武曰吾入圯地山川險阻難從之道行久卒勞敵在吾前而伏吾後營居吾左而  
 守吾右良車驍騎要吾隘道則如何武曰先進輕車去軍十里與敵相候接期險阻或分  
 而左或分而右大將四觀擇空而取皆會中道倦而乃止

吳王問孫武曰吾入圍地前有強敵後有險難敵絕糧道利我走勢敵鼓噪不進以觀吾能  
 則如何武曰圍地之宜必塞其闕示無所往則以軍為家萬人同心三軍齊力并炊數日  
 無見火煙故為毀亂寡弱之形敵人見我備之必輕告勵士卒令其奮怒陳伏良卒  
 左右險阻擊鼓而出敵人若當疾擊務突前鬪後拓左右持角  
 又問曰敵在吾圍伏而深謀示我以利縈我以旗紛紛若亂不知所之奈何武曰千人操



務分寒要道輕兵進挑陳而勿搏交而勿去此敗謀之法

已上皆孫子遺文見通典

又曰軍入敵境敵人固壘不戰士卒思歸欲退且難謂之輕地當選驍騎伏要路我退敵追來則擊之也

吳王問孫武曰吾師出境軍於敵人之地敵人大至圍我數重欲突以出四塞不通欲勵士激衆使之投命潰圍則如之何武曰深溝高壘示爲守備安靜勿動以隱吾能告令三軍示不得已殺牛燔車以饗吾士燒盡糧食填夷井竈割髮捐冠絕去生慮將無餘謀士有死志於是砥甲礪刃并氣一力或攻兩旁震鼓疾譟敵人亦懼莫知所當銳卒分兵疾攻其後此是失道而求生故曰困而不謀者窮窮而不戰者亡吳王曰若我圍敵則如之何武曰山峻谷險難以踰越謂之窮寇擊之之法伏卒隱廬開其去道示其走路求生逃出必無鬪志因而擊之雖衆必破兵法又曰若敵人在死地士卒勇氣欲擊之法順而勿抗陰守其利絕其糧道恐有奇兵隱而不視使吾弓弩俱守其所按何氏引此文亦云兵法曰則知已上見何氏注

按此皆釋九地篇義辭意甚詳故其篇帙不能不多也

吳王問孫武曰敵勇不懼驕而無慮兵衆而強圖之奈何武曰詘而待之以順其意無令

省覺以益其懈怠因敵遷移潛伏候待前行不瞻後往不顧中而擊之雖衆可取攻驕之道不可爭鋒

見通典

吳王問孫武曰敵人保據山險擅利而處之糧食又足挑之則不出乘間則侵掠爲之奈何武曰分兵守要謹備勿懈潛探其情密候其意以利誘之禁其樵牧按收字誤當作採久無所得自然變改待雖其固奪其所愛敵據險隘我能破之也

見通典及太平御覽

按以上問答皆非十三篇文吳越春秋所云問以兵法不知口之稱善者是也

孫子曰將者智也仁也敬也信也勇也嚴也是故智以折敵仁以附衆敬以招賢信以必賞勇以益氣嚴以一令故折敵則能合變衆附則思力戰賢智集則陰謀利賞罰必則士盡力氣勇益則兵威令自倍威令一則惟將所使

按此所釋計篇五事亦答闔閭之間也見潛夫論

孫子曰凡地多陷曲曰天井

按此釋行軍篇義見太平御覽

孫子曰故曰深草蕪穢者所以逃遁也深谷險阻者所以止禦車騎也隘塞山林者所以少



擊衆也沛澤杳冥者所以匿其形也  
見通典

孫子曰強弱長短雜用

又曰遠則用弩近則用兵弩相解也

又曰以步兵十人擊騎一匹

亦見通典

孫子曰人效死而士能用之雖優游暇譽令猶行也

又曰長陳爲甄

又曰其鎮如岳其停如淵

見文選注

按已上七條今十三篇內亦無之

孫子八陣有革車之乘

見鄭君周禮注

按隋經籍志有孫子八陣圖一卷此其遺文也

孫子占曰三軍將行其旌旗從容以向前是爲天送必亟擊之得其大將三軍將行其旌

旗塾音然若雨是爲天霽其帥失三軍將行旌旗亂於上東西南北無所主方其軍不還三軍將陣雨師是爲浴師勿用陣戰三軍將戰有雲其上而赤勿用陣先陣戰者莫復其迹三軍方行大風飄起於軍前右周絕軍其將亡右周中其師得糧

見太平御覽

按隋志又有孫子雜占四卷此其遺文也

又按北堂書鈔引孫子兵法云貴之而無驕委之而不專扶之而無隱危之而不懼故良將之動也猶璧玉之不可汚也太平御覽以爲出諸葛亮兵要又引孫子兵法祕要云良將思計如飢所以戰必勝攻必克也按兵法祕要孫子無其書魏武有兵法接要一卷或亦名爲孫子兵法接要猶魏武所作兵法亦名爲續孫子兵法也北堂書鈔又引孫子兵法論云非文無以平治非武無以治亂善用兵者有三略焉上略伐智中略伐義下略伐勢按此亦不似孫武語蓋後世言兵多祖孫武故作兵法論卽名爲孫子兵法論也附識於此以備考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孫武事吳闔閭而事不見於春秋傳未知其果何代人也  
又曰孫吳或是古書

按孫子生於敬王之代故周秦兩漢諸書皆多襲用其文陳氏于此猶有不盡信之言疏



謬甚矣。

戰國策孫臏曰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走者軍半至孫子軍政本

又曰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險可伏兵行軍篇本

又曰攻其懈怠出其不意計篇本

吳起曰投之無所往天下莫當地篇本九

又曰凡過山川邱陵亟行勿留軍篇本行

又曰治寡如治衆勢篇本

又曰以半擊倍百戰不殆謀攻篇本

又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九變篇本

又曰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爭篇本

又曰夫鞞鼓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幟所以威目軍爭篇本

又曰晝以旌旗麾幟為節夜以金鼓笳笛為節軍爭篇本

又曰遇諸邱陵林谷深山大澤疾行亟去勿得從容行軍篇本

又曰敵若絕水半渡而擊之軍篇本行

又趙奢救閼與軍士許歷曰先據北山者勝後至者敗地形篇本

尉繚子曰守法一而當十謀攻篇本

又曰治兵者若秘於地若遠於天形篇本

鶡冠子曰發如鏃矢聲如雷霆軍爭篇本

又曰教急節短勢篇本

又曰百戰而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攻篇本

史記陳餘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攻篇本

又黥布擊楚或說楚將曰兵法自戰其地為散地地篇本九

又高帝遣劉敬視匈奴劉敬曰此必能而示之不能計篇本

又韓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地篇本九

呂氏春秋曰若鷲鳥之擊也搏攫則殪勢篇本

又曰夫兵貴不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彼聖人必在己者不必在彼者形篇本

淮南子曰高者為生下者為死計篇本

又曰同舟而濟於江卒遇風波捷掉抬桴船若左右手地篇本九

又曰主孰賢將孰能計篇本

又曰卒如雷霆疾如風雨若從地出若從天下軍爭及形篇本



又曰、不襲堂堂之寇、不擊填填之旗。語出三軍  
 又曰、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語出三軍  
 又曰、如決積水於千仞之隄、若轉員石於萬丈之谿。語本二  
 又曰、是故命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語出行  
 又曰、疾如鶩、怒如發矢。語本二  
 又曰、晝則多旌、夜則多火。語本二軍  
 又曰、避實就虛、若驅羣羊。語出二勢篇  
 又曰、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語本九  
 又曰、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得之。語意本二  
 太元經曰、卵破石礙。勢篇本二  
 潛夫論曰、將者民之司命、而國安危之主也。語出作  
 又曰、其敗者非天之所災、將之過也。語出二地  
 按、孫子惟為古書、故先秦兩漢多述其文、東漢以後、諸傳記所徵引者、更不可以悉舉、乃陳氏忽疑其書、並疑其人、何也。  
 孫子曰、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

疑矣

按、孫子古書、多存古義、今略舉數事、以祛陳氏之惑。  
 按、同有冒義、故字從同也、釋言云、兪蓋也、兪同也、是同有覆冒之義也、同三軍之政、同三軍之任者、猶言奄有其政、奄有其任也、此古訓不作同異、解向來注者殊夢。  
 又按、尙書太保奉鬯、馬氏以同珥為一物、天子所執玉瑞名也。  
 孫子曰、意秭一石、當吾二十石。  
 按、意說文作其、豆稽也、其忌聲同、故又作意也、詩云、夜如何、其語助、以聲同、又借忌為之、詩又云、抑釋、抑忌、抑弓、忌是也、此其作意者、春秋已後、或體字也、諸字書皆缺載。  
 孫子曰、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  
 按、廣雅、歸息也、列子云、鬼歸也、又云、古者為死人、為歸人、是歸、乃滅息之義也、左氏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竭盡正與滅息、義相發明、今杜佑等以欲歸、釋之言、若士卒暮而欲歸、不明古義、疏矣。  
 孫子曰、為兵之事、在於順詳敵之意。  
 按、曹注曰、佯愚也、是以詳為佯、古通用字也。  
 孫子曰、不得已則鬥。



按書內門字皆如此說文云門兩士相對兵杖在後象門形也今諸書皆假闕為之門字弗著于篇矣

孫子曰勵於廟堂之上以誅其事

按說文誅討也討治也故誅亦得為治也又誅治聲近故可假借為之猶且得為此期得為近析得為斯之類是也他字書皆不載

孫子曰絕水必遠水

按絕者越也言過水而處軍則必遠於水也故上文云絕山依谷言過山而處軍必依於谷也又云絕斥澤唯取去勿留言過斥澤則不可處軍必亟去之勿留也爾雅曰正絕流曰亂正絕流猶言直渡水也其名為亂者亦厲之意即爾雅以衣涉水為厲是也詩云涉澗為亂鄭君云絕流而南是鄭固以絕為越也至孔穎達則云水以流為順橫渡則絕其流是為隔絕之義唐人不達古訓無足怪也又呂氏春秋曰章子令人視水可絕者有芻水旁者曰水淺深易知荆人所盛守者皆其淺者也所簡守皆其深者是絕訓為越之證也

又按此古訓諸字書皆缺載

孫子曰將者君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

按周者無缺也隙者有缺也周隙相對言之古語之常故云圍師必闕圍者周也闕者隙也此言將之智勇能周則強不能周則弱也今賈氏以才周其國釋周字以內懷其貳釋隙字不明對文之義疏矣

孫子曰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

按曹注謂犯為用非當云犯動也故下文云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言若以用釋之下文不可通矣又犯字本無用意蓋凡文字皆有本訓有轉訓犯為侵故又得為動魏武不明于聲音訓詁之源流以用釋犯既不經見妄為之說謬已

孫子曰是故方馬埋輪不足恃也

按方者繫縛之也曹注方縛也是已說文方象兩舟總其頭謂聚束兩船之頭也爾雅諸侯維舟大夫方舟維繫四舟曰維舟繫併兩舟曰方舟故方又有併義呂氏春秋曰窳木方版以為舟楫言併其版亦拘縛之意也又為法為所論語遊必有方是方為所亦繫定之意也論語又曰子貢方人鄭注謂言人過惡言以禮法拘縛人也陸德明釋文云鄭本方作謗按此似唐以後人不明注意以為言人過惡無當於方人之義率臆改之非鄭原本也

又按此古訓諸字書皆缺載



又按書內古義多不經見而精當不可移易真古書也後之爲字書者以其兵家言不悉置意故多漏略陳氏不察而妄議之謬之謬矣

又按今所傳孫子算經三卷無名字宋史藝文志云不知名考孫子兵法形篇云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而算經則云度之所起起於忽稱之所起起於黍量之所起起於粟凡大數之法萬萬曰億篇首即以度量數稱四事分爲四節與他算書不同則斷知其爲孫武之書無疑也

又中興書目云或云五曹算經出于孫武按此所說是也五曹者一爲田曹地利爲先也既有田疇必資人力故次兵曹人衆必用食飲次集曹衆既會集必務儲蓄次倉曹倉廩貨幣相交質次金曹而其意則以兵爲要田疇食幣皆爲兵用也又按夏侯陽算經曰田曹云度之所起起於忽倉曹云量之所起起於粟以孫子算經之文而謂之五曹則固知其爲一人之書也書目之言信足徵已

孫子篇卷異同

漢藝文志兵權謀家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

按八十二篇者其一爲十三篇未見闕閔時所作今所傳孫子兵法是也其一爲問答若干篇既見闕閔所作即諸傳記所引遺文是也一爲八陣圖鄭注周禮引之是也一爲兵

法雜占太平御覽所引是也外又有牝八變陣圖戰圖六甲兵法俱見隋經籍志又有三十二疊經見唐藝文志按漢志惟云八十二篇而隋唐志於十三篇之外又有數種可知其具在八十二篇之內也

七錄孫子兵法三卷史記正義曰按十三篇爲上卷又有中下二卷

按此孫子本書無注文其云又有中下二卷則唐時故書猶存不僅今所傳之十三篇也又按所云三卷者蓋十三篇爲上卷問答之辭爲中下卷也其八陣圖雜占諸書則別本行之故隋唐志諸書亦皆別出

又按宋藝文志有孫武孫子三卷朱服校定孫子三卷即此也

隋書經籍志兵部孫子兵法二卷吳將孫武撰魏武注梁三卷諸書皆云三卷惟吳氏讀書

孫子兵法一卷魏武王凌集解諸書無著錄惟孫武兵經二卷張子尚注通志略云三卷鈔孫

子兵法一卷魏太尉賈詡鈔諸書無錄通梁有孫子兵法二卷孟氏解詁亦見唐志孫子

兵法一卷吳處士沈友撰見唐志及通志略云二卷又孫子八陣圖一卷亦見通吳孫子

牝八變陣圖二卷見通孫子兵法雜占四卷見通梁有孫子戰圖六甲兵法一卷諸書皆

新唐書藝文志兵書類魏武注孫子三卷孟氏解孫子二卷沈友注孫子三卷孫子三十二疊經一卷通志略作三十李筌注孫子二卷因之通志略及宋史皆云一卷杜牧注孫子三



卷。通志略云一卷。按杜牧注最為詳贍。陳皞注孫子一卷。晁氏志云三卷。通考因之。賈林注孫子一卷。故諸書皆錄為三卷。作一卷者誤。文獻通考同。

按唐志又有兵書捷要七卷。孫武撰。此字誤。當云魏武也。見隋志及通志略。

郡齋讀書志兵家類魏武注孫子一卷。李筌注三卷。杜牧注三卷。陳皞注三卷。紀燮注三卷。

梅聖俞注三卷。宋志無錄。通志略云一卷。王皙注三卷。宋志無錄。何氏注三卷。晁氏云未詳其名。近代人也。

按何氏名延錫。見通志略。

直齋書錄解題兵書類孫子三卷。漢志八十一篇。魏武削其繁冗。定為十三篇。杜牧之注孫子三卷。

按書錄解題惟載曹杜二家注。他書皆未及見也。

通志兵略孫子兵法三卷。吳將孫武撰。魏武注。又一卷。魏武王凌集解。又二卷。蕭吉注。唐皞注。又二卷。孟氏解話。又二卷。吳沈友撰。又一卷。唐李筌撰。又一卷。唐杜牧撰。又一卷。唐陳皞臣撰。孫武兵經三卷。張子尚注。鈔孫子兵法一卷。魏太尉賈詡鈔續孫子兵法二卷。魏武撰。孫子遺說一卷。鄭友賢撰。

右兵書。

孫子八陣圖一卷。吳孫子卞八變陣圖二卷。

右營陣。

吳孫子三十三壘經一卷。孫子兵法雜占四卷。

右兵陰陽。

又獻通考魏武注孫子一卷。李筌注三卷。杜牧注三卷。陳皞注三卷。紀燮注三卷。梅聖俞注

三卷。王皙注三卷。何氏注三卷。

按通考所錄悉本晁公武讀書志。

宋史藝文志兵書類孫武孫子三卷。朱服校定孫子三卷。魏武注孫子三卷。蕭吉注孫子一

卷。或題曹蕭注。賈林注孫子一卷。陳皞注孫子一卷。宋奇孫子解并武經簡要二卷。皆不

錄。李筌注孫子一卷。五家注孫子三卷。魏武杜牧陳皞賈林孟氏杜牧孫子注三卷。曹杜注

孫子三卷。吉天保十家孫子會注十五卷。按今本十三篇為三卷。又按梅堯臣王

杜牧曰孫武書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剩。筆其精粹。成此書。按孫子十三篇者出於手

定。史記兩稱之。而杜牧以為魏武筆削所成。誤已。

晁公武曰唐李筌以魏武所解多誤。約歷代史。依通甲注。成三卷。

又曰唐杜牧以武書大略用仁義。使機權。曹公所注解。十不釋一。蓋惜其所得。自為新



書爾因備注之世謂收慨然最喜論兵欲試而不得者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知兵者有取焉

又曰唐陳皞以曹公注隱微杜牧注闕疎重爲之注

又曰唐紀變集唐孟氏賈林杜佑三家所解

歐陽修曰世所傳孫子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陳皞注號三家

又曰三家之注皞最後其說時時攻收之短

晁公武曰王皙以古本校正闕誤又爲之注仁廟天下承平人不習兵元昊既叛邊將數

敗朝廷頗訪知兵者士大夫人人言兵矣故本朝注解孫武書者大抵皆當時人也

按今孫子集注本由華陰道藏錄出卽宋吉天保所合十家注也十家者一魏武二李

筌三杜牧四陳皞五賈林六孟氏七梅堯臣八王皙九何延錫十張預也

十家本內又有杜佑君卿注按杜佑乃作通典引孫子語而訓釋之非注也通典引孫

子曰利而誘之親而離之注云以利誘之使五間并入辯士馳說親彼君臣分離其形勢

若秦遣反間誑趙使廢廉頗而任趙奢之子是也考利而誘之親而離之二語孫子本

文不相屬通典摘引之又爲之注求其意義幾成一事與孫子句各爲義者異已

又按杜佑注例每先引曹注下附己意故前之所說後或不同也

又杜佑注自引用曹注之外亦或間引孟氏

又按十家注自魏武之後孟氏爲先見隋書經籍志原本次于陳皞賈林之後誤也今改

正晁公武以爲唐人亦誤也又按杜佑雖非爲孫子作注然既引用其文不當次于賈林

之後梅氏之前今改正次孟氏

又按杜牧者佑之孫也原本列牧于佑前大謬

又孫子道藏原本題曰集注大興朱氏本題曰注解今改爲孫子十家注從宋志也

又道藏本有鄭友賢孫子遺說一卷見通志藝文略今仍原本附刻於後



孫子敘錄一卷終

孫子篇目

- 計篇第一
- 作戰篇第二
- 謀攻篇第三
- 形篇第四
- 勢篇第五
- 虛實篇第六
- 軍爭篇第七
- 九變篇第八
- 行軍篇第九
- 地形篇第十



九地篇第十一  
火攻篇第十二  
用閒篇第十三

孫子篇目終

孫子十家註卷一

清 孫星衍  
吳人驥 同校

計篇一 始計篇二作

計篇

計者兵之上也。太乙遁甲先以計神加德宮以斷主客成敗。故孫子論兵亦以計為篇首。○杜牧曰：計算也。曰：計算何事？曰：下之五事。所謂道、天、地、將、法也。於廟堂之上先以彼我之五事計算優劣，然後定勝負。勝負既定，然後興師動衆，用兵之道莫先此五事。故著為篇首耳。○王皙曰：計者謂計主將天地法令兵衆士卒賞罰也。○張預曰：管子曰：計先定於內，而後兵出境，故用兵之道以計為首也。或曰：兵貴臨敵制宜，曹公謂計於廟堂者何也？曰：將之賢愚敵之強弱，地之遠近，兵之衆寡，安得不先計之？及乎兩軍相臨，變動相應，則在於將之所裁，非可以險度也。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

杜牧曰：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張預曰：國之安危在兵，故講武練兵實先務也。

死生

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李筌曰：兵者凶器，死生存亡繫於此矣。是以重之，恐人輕行者也。○杜牧曰：國之存

亡，人之死生皆由於兵，故須審察也。○賈林曰：地猶所也，亦謂陳師振旅戰陳之地得其利則生，失其便則死，故曰死生之地，道者權機立勝之道，得之則存，失之則亡，故曰不可不察。



經ハ家ナドヲ建テント  
スルニ先ヅ基地ヲ度リ  
定ムルニ當リテ度  
處モ始メニ當リテ度  
ノ義ニテ云フ、校ハ彼  
我ヲ較ブルナリ、五校  
之計ハ下文ニ見ユ、情  
ハ實情ナリ、彼我優劣  
ノ實ナリ。

道以下ノ説明ハ下ノ本  
文ニ見ユ、張預注從フ  
ベシ。

也書曰有存道者輔而固之有亡道者推而亡之○梅聖俞曰地有死生之勢戰有存亡之道○王皙曰兵舉則死生存亡繫之○張預曰民之死生兆於此則國之存亡見於彼然死生曰地存亡曰道者以死生在勝負之地故經之以五校之計而索其情而存亡繫得失之道也得不重慎審察乎故經之以五校之計而索其情

通典古本如此今本作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蓋後人因注內有五事之言又下文有校之以計句故臆改之也按本書言兵之所重在計故云經之以五校之計也且五事與計自一事原非截然兩端今因注內五事之言而改其文然則下文又有七事之語又可臆改爲七計乎從通典曹公曰謂下五事彼我之情原本作謂下五事七計求彼我之情也按此亦後人臆增從通典御覽改正○李筌曰謂下五事也校者校量也計者即篇首計算也索者搜索也杜牧曰經者經度也五者即下所謂五事也校者校量也計者即篇首計算也索者搜索也情者彼我之情也此言先須經度五事之優劣次復校量計算之得失然後始可搜索彼我勝負之情狀○賈林曰校量彼我之計謀搜索兩軍之情實則長短可知勝負易見○梅堯臣曰經紀五事校定計利○王皙曰經常也又經緯也計者謂下七計索盡也兵之大經不出道天地將法耳就而校之以七計然後能盡彼己勝負之情狀也○張預曰經緯也上先經緯五事之次序下乃用五事以校計彼我之優劣探索勝負之情狀

一曰道 杜佑曰慈愛○張預曰恩信使民 二曰地 杜佑曰下知地利 三曰將 杜佑曰經略○張預曰上順天時 四曰法 杜佑曰制作○杜牧曰此之謂五事也○王皙曰此經之委任賢能 五曰法 五事也夫用兵之道人和爲本天時與地利則其助也三者具然後議舉兵兵舉必須將能將能然後法修孫子所次此之謂矣○張預曰節制嚴明夫將與法在五事之末者凡舉兵伐罪廟堂之上先察恩信之厚薄後度天時之逆順次審地形之險易三者已就然後命將征之兵既出境則法令一從於將此其次序也

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 令民二字原本脫今據通

之ハ上即チ君ナ云フ、  
民ガ君トト死存亡ナリ  
ニシ事ニ臨ミテ畏懼危  
疑セズ。

典北堂書鈔太平御覽補又按下文主孰有道張預注云所謂令民與上同意之道也張預曰以恩信道義撫衆則三軍一心樂爲上用易曰悅以犯難民忘其死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民不畏危

通典引民作人避唐諱危作僂字之誤也曹公曰謂道之以教令危者危疑也○孟氏曰一作人不疑謂始終無二志也一作人不危道謂道之以政令齊之以禮教故能化服民志與上下同一也故用兵之妙以權術爲道大道廢而有法法廢而有權權廢而有勢勢廢而有術術廢而有數大道淪替人情詭僞非以權數而取之則不得其欲也故其權術之道使民上下同進趨同愛憎一利害故人心歸於德得人之力無私之至也故百萬之衆其心如一可與俱同死力動而不至危亡也臣之於君下之於上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掉頭目而覆胸臆也如此始可與上同意死生同致不畏懼於危疑○杜佑曰謂導之以政令齊之以禮教也危者疑也上有仁施下能致命也故與處存亡之難不畏傾危之敗若晉陽之圍沈窳產蛙人無叛疑心矣○李筌曰危亡也以道理衆人自化之得其同用何亡之有○杜牧曰道者仁義也李斯問兵於荀卿對曰彼仁義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輕爲之死復對趙孝成王論兵曰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掉頭目而覆胸臆也如此始可與上同意死生同致不畏懼於危疑也○陳皞註同杜牧○賈林曰將能以道爲心與人同利共患則士卒服自道者亡○梅堯臣曰危疑也主有道則政教行人心同則危疑去故主安與安主危與危○王皙曰道謂主有道能得民心也夫得民之心者所以得死力也得死力者所以濟患難也易曰悅以犯難民忘其死如是則安畏危難之事乎○張預

制也 通典制上有節字誤御覽一引作節制一引作時制曹公曰順天行誅因陰陽四時之制通典及御覽陰陽下有剛柔二字故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



愛民也。○孟氏曰：兵者法天運也。陰陽者剛柔盈縮也。用陰則沈虛固靜，用陽則輕捷猛厲。後則用陰，先則用陽，陰無蔽也，陽無察也。陰陽之象無定形，故兵法天。天有寒暑，兵有生殺。天則應殺而制物，兵則應機而制形。故曰：天也。○杜佑曰：謂順天行誅，因陰陽四時剛柔之制。故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吾人。若細雨沐軍，臨機必有捷，回風相觸，道還而無功。雲類羣羊，必走之道，氣如驚鹿，必敗之勢。氣雲出壘，赤黑臨軍，皆敗之兆。若烟非烟，此慶雲也。必勝若霧，非霧是泣軍也。必敗是知風雲之占。其來久矣。故司馬法曰：以下原本無今據通典及太平御覽補。○李筌曰：應天順人，因時制敵。○杜牧曰：陰陽者五行刑德向背之類是也。今五緯行止，最可據驗。巫咸、甘氏、石氏、唐蒙、史墨、梓慎、裨竈之徒，皆有著述。咸稱祕奧，察其指歸，皆本人事。準星經曰：歲星所在之分，不可攻之，反受其殃也。左傳：昭三十二年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註曰：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星三周三十六歲，故曰不及四十年也。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哀二十二年，越滅吳，至此三十八歲也。李淳風曰：天下誅秦，歲星聚於東井，秦政暴虐，失歲星仁，和之理。遠歲星恭肅之道，拒諫信讒，是故胡亥終於滅亡。復曰：歲星清明潤澤，所在之國分大吉。君令合於時，則歲星光嘉，年豐人安。君尚暴虐，令人不便，則歲星色芒角而怒，則兵起。由此言之，歲星所在，或有福德，或有災祥。豈不皆本於人事乎？夫吳越之君，德均勢敵，闔閩與師，志於吞滅，非為拯民。故歲星福越而禍吳，秦之殘酷，天下誅之。上合天意，故歲星禍秦而祚漢。熒惑罰星也。宋景公出一善言，熒惑移三舍，而延二十七年。以此推之，歲為善星，不福無道，火為罰星，不罰有德。舉此二者，其他可知。況所臨之分，隨其政化之善惡，各變其身。耳目為肝腎之用，鼻口實心腹所資。彼此影淳風曰：夫形器著於下，精象係於上，近取之身，耳目為肝腎之用，鼻口實心腹所資。彼此影響，豈不然歟？易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蓋本於人事而已矣。刑德向背之說，尤不足信。夫刑德，天官之陳，背水陳者為絕紀，向山坂陳者為廢軍。武王伐紂，背清水向山坂，而陳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之衆，今可目觀者，國家自元和已後，至今三十年間，凡四伐趙寇，昭義軍加以數道之衆，常號十萬，圍之臨城縣，攻其南不拔，攻其北不拔，攻其東

不拔，攻其西不拔，其四度圍之，通有十歲，十歲之內，東西南北，豈有刑德向背？王相吉辰哉。其不拔者，豈不曰城堅池深糧多人一哉？復以往事驗之。秦累世戰勝，竟滅六國，豈天道二百年間，常在乾方，福德常居，鶴首豈不曰穆公已還，卑身趨士，務耕戰，明法令，而致之乎？故梁惠王問尉繚子曰：黃帝有刑德，可以百戰百勝，其有之乎？尉繚子曰：不然。黃帝所謂刑德者，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世之所謂刑德也。夫舉賢用能者，不時日而利，明法審令者，不卜筮而吉。貴功養勞者，不禱祠而福。周武王伐紂，師次於汜水，其頭山風雨疾雷，鼓旗毀折，王之驂乘惶懼欲死。太公曰：夫用兵者，順天道，未必吉，逆之未必凶。若失人事，則三軍敗亡，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故智者不法愚者拘之，若乃好賢而任能，舉事而得時，此不看時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不待禱祀而福從，遂命驅之前進。周公曰：今時太歲逆龜灼言凶，卜筮不吉，星凶，為災，請還師。太公怒曰：今紂剖比干，囚箕子，以飛廉為政，伐之有何不可？枯草朽骨，安可知乎？乃焚龜折著，率衆先涉。武王從之，遂滅紂。宋高祖圍慕容超於廣固，將攻城。諸將諫曰：今往亡之日，兵家所忌。高祖曰：我往彼亡，吉孰大焉？乃命悉登，遂克廣固。後魏太祖武帝討後燕慕容麟，甲子晦日進軍。太史令鼂崇奏曰：昔紂以甲子日亡，帝曰：周武豈不以甲子日興乎？崇無以對。遂戰破之。後魏太武帝征夏赫連昌於統萬城，師次城下，昌鼓噪而前，會有風雨，從賊後來，太史進曰：天不助人，將士飢渴，願且避之。崔浩曰：千里制勝，一豈得變易風道在人，豈有常也？待從之，昌軍大敗。或曰：如此者，陰陽向背，定不足信。孫子敘之何也？答曰：夫暴君昏主，或為一瑤一馬，則必殘人逞志，非以天道鬼神誰能制止。故孫子敘之，蓋有深旨。寒暑時氣，節制其行止也。周瑜為孫權數曹公四敗，一曰：今盛寒，馬無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用兵之忌也。寒暑同歸於天，時故聯以敘之也。○賈林曰：讀時制為時氣，謂從其善時，占其氣候之利也。○梅堯臣曰：兵必參天道，順氣候以時制之，所謂制也。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王哲曰：謂陰陽總天道，五行四時風雲氣象也。善消息之，以助軍勝，然非異人特授其訣，則末由也。若黃石授書，張良乃太公兵法是也。意者豈天機神密，非常人所得知耶？其諸十數家紛紜抑未足以取審矣。寒暑若吳起云：疾風大寒，盛夏炎熱之類，時制因時利害而制宜也。范蠡云：天時不作，弗



死生、地、死地、生地、別有ルナリ。

爲人客是也。○張預曰。夫陰陽者非孤虛向背之謂也。蓋兵自有陰陽耳。范蠡曰。後則用陰。先則用陽。盡敵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又云。設右爲牝。左爲牡。早晏以順天道。李衛公解曰。左右者人之陰陽。早晏者天之陰陽。奇正者天人相變之陰陽。此皆言兵自有陰陽剛柔之用。非天官日時之陰陽也。今觀尉繚子天官之篇。則義最明矣。太白陰經亦有天無陰陽之篇。皆著爲卷首。欲以決世人之惑也。太宗亦曰。凶器無甚於兵。行兵苟便於人。事豈以避忌爲疑也。寒暑者謂冬夏興師也。漢征匈奴。士多墮指。馬援征蠻。卒多疫死。皆冬夏興師故也。時制者謂順天時而制征討也。太白陰經言天時者。乃水旱蝗電荒亂之天時。非孤虛向背之天也。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利也。通典及御覽作制度。非論在九地。篇中。○李筌曰。得形勢之地。有死生之勢。○梅堯臣曰。知形勢之利害。凡用兵貴先知地形。知遠近。則能爲迂直之計。知險易。則能審步騎之利。知廣狹。則能度衆寡之用。知死生。則能識戰敗之勢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按潛夫論。引作智仁敬信勇嚴。是漢時故書如此。將之德。故師有丈人之稱也。○杜牧曰。先王之道。以仁爲首。兵家者流。用智爲先。蓋智者能機權。識變通也。信者使人不惑。於刑賞也。仁者愛人。憫物。知勤勞也。勇者決勝。乘勢不遂。巡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也。○賈林曰。專任智則賊偏。施仁則固。守信則愚。恃勇則暴。令過嚴則殘。五者兼備。各適其用。則可爲將帥。○梅堯臣曰。智能發謀。信能賞罰。仁能附衆。勇能果斷。嚴能立威。○王皙曰。智者先見而不惑。能謀慮通權變也。信者號令一也。仁者惠撫。惻隱得人心也。勇者狗義不懼。能果毅也。嚴者以威嚴肅衆心也。五者相須。闕一不可。故曹公曰。將宜五德備也。○何延錫曰。非智不可以料敵。應機非信不可以訓人。率下非仁不可以附衆。撫士非勇不可以決謀。合戰非嚴不可以服強。齊衆全此五才。將之體也。○張預曰。

曲ハ部伍ノ編成法、制トハ軍律等、官トハ將士ノ分職、道トハ行軍營陳ノ地利、主トハ經理ノ職掌、用トハ兵器糧食等ノ軍資ナリ。

曰以下ハ上ノ五者ニ就キテ彼我ノ優劣ヲ較ベ最ルコトヲ説ク、孰ハ彼我二者中何レカノ義

智不可亂。信不可欺。仁不可暴。勇不可懼。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公曰。曲制者。部曲旛幟金鼓之制也。官者。百官之分也。道者。糧路也。主用者。主軍費用也。原本作主君。誤。今從通典。御覽改正。○李筌曰。曲部曲也。制節度也。官爵賞也。道路也。主掌也。用者。軍資用也。皆師之常法。而將所治也。○杜牧曰。曲者。部曲隊伍有分畫也。制者。金鼓旛旗有節制也。官者。偏裨校列。各有官司也。道者。營陳開闔。各有道徑也。主者。管庫廩養。職守。主張其事也。用者。車馬器械。三軍須用之物也。苟卿曰。械用有數。兵者以食爲本。須先計利糧道。然後興師。○梅堯臣曰。曲制部曲。隊伍分畫。必有制也。官道。裨校首領。統率。必有道也。主用。主軍之資糧。百物。必有用度也。○王皙曰。曲者。卒伍之屬。制者。節制其行列進退也。官者。羣吏偏裨也。道者。軍行及所舍也。主者。主守其事。用者。凡軍之用。謂輜重糧積之屬。○張預曰。曲部曲也。制節制也。官謂分偏裨之任。道謂利糧餉之路。主者。職掌軍資之人。用者。計度費用之物。六者。用兵之要。宜處置有其法。凡此五者。將莫

不聞知之者勝。御覽無。不知者不勝。曹公曰。同聞五者。將知其情。下今改正。○張預曰。以上五事。人人同聞。但深曉變極之理。則勝。不然則敗。故校之以計。通典上有用兵之道四字。有五。而索其情。山格反。搜索其情狀。乃能必勝。不爾則敗。○杜佑曰。索其勝負之情。索音知。校量計算。彼我之優劣。然後搜索其情狀。乃能必勝。不爾則敗。○賈林曰。書云。非知之艱。行之惟難。○王皙曰。當盡知也。言雖周知五事。待七計以盡其情也。○張預曰。上已陳五事。自此而下。方考校彼我之。曰。主孰有道。能遠佞親賢。任人不疑也。○梅堯臣曰。誰能得入心也。○王皙曰。若韓信言項王匹夫之勇。婦人之仁。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謂漢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秦民亡不欲大王。王秦者是也。○何氏曰。書曰。撫我則后。虐



我則讎撫虐之政。孰有之也。○張預曰：先校二國之主，誰有恩信之道，即上所謂令民與上同意者之道也。若淮陰料項王仁勇過高祖而不賞有功，婦人之仁亦是也。將孰有能。○道將孰有能一也。天地孰得二也。法令執行三也。兵衆孰強四也。士卒孰練五也。賞罰孰明五也。故其注文各附正文。而主孰有道，則魏武解辨本詳。其注意亦與杜佑同也。道一節，今杜佑注于兵衆士卒二句，亦合解之。然則魏武解辨本詳，其注意亦與杜佑同也。道德智能四字，道統釋二句，不當在。主孰有道，則魏武解辨本詳。其注意亦與杜佑同也。道作主君也。道道德也。此合注者改之。今從通典御覽訂正。必先考校兩國之君主知能也。原本作兩國之君，誰知誰否也。據通典御覽改正。若荀息料虞公貪而好寶宮之奇，儒而不能強諫是也。○李筌曰：孰實也。有道之主，必有智能之將。范增辭楚，陳平歸漢，即其義也。按李筌及杜佑注，原本誤附于主孰有道句下。今改正。○杜牧曰：將孰有天地孰得。能者，上所謂智信仁勇嚴。若漢高祖料魏將柏直不能當韓信之類也。天地孰得。○杜牧曰：天者上所謂陰陽暑時制也。地者上所謂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梅堯臣曰：稽合天時，審察地利。○王皙曰：杜牧注，觀兩軍所舉，誰得天時地利。○法令執行。○曰：設而不犯，魏武帝盛冬伐吳，慕容超不據大峴，則失天時地利者也。○杜牧曰：縣法設令，貴賤如一，知誰能施行也。原本作校孰下不敢犯，今從通典御覽改正。○杜牧曰：縣法設令，貴賤如一，魏絳戮僕，曹公斷髮是也。○梅堯臣曰：齊衆以法一衆以令。○王皙曰：孰能法明令便，人聽而從。○張預曰：魏絳戮揚干，穰苴斬莊賈，呂蒙誅鄉人，臥龍刑馬謖，茲所謂設而不犯，犯而必誅。○杜佑曰：設而不犯，犯而必誅。原本刪去此八字。今據通典御覽補發號出令。○杜佑曰：賞善罰惡，知誰分明者。故王子曰：賞無度則費而無恩，罰無度則戮而無威。○杜牧曰：賞不僭，刑不濫。○梅堯臣曰：賞有功，罰有罪。○王皙曰：孰能賞必當功，罰必稱情。○張預曰：當賞者雖仇怨必錄，當罰者雖父子不。○吾以此知勝負矣。○曰：以七事計之，知勝負矣。○杜佑曰：以上七事料敵情，知勝負所在。據通典御覽補。○賈林曰：以上七事校彼我之政，則勝敗可見。○梅堯臣曰：能索其情，則知勝負。○張預曰：七事俱優，則未戰而先勝。七事俱劣，則未戰而先敗。故勝負可預知也。○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曹公曰：不能定計，則退而去也。○孟氏曰：將裨將也，聽吾計畫，我計形勢均等，無以相加。用戰必敗，引而去。故春秋傳曰：允當則歸也。○陳皞曰：孫武以書于闔閭曰：聽用吾計，策必能勝。敵我當留之不去，不聽吾計，策必當負。敗，我去之不留。以此感動，庶必見用。故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寡人盡觀之矣。其時闔閭行軍用師，多自爲將，故不言主而言將也。○梅堯臣曰：武以十三篇于吳王闔閭，故首篇以此辭動之。謂王將聽吾計，而用戰必勝。我當留此也。王將不聽我計，而用戰必敗。我當去此也。○王皙曰：將行也，用謂用兵耳。言行聽吾計，用兵則必勝。我當留行不聽吾計，用兵則必敗。我當去也。○張預曰：將辭也。孫子謂今將聽吾所陳之計，而用兵則必勝。我乃去之他國矣。以此辭激吳王而求用。○計利以聽。○聽吾所陳之計，而用兵則必敗。我乃去之他國矣。以此辭激吳王而求用。○計利以聽。○乃爲之勢，以佐其外。○曹公曰：常法之外也。○李筌曰：計利既定，乃乘形勢事根本。利害既見，聽用然後於常法外更求兵勢，以助佐其事也。○賈林曰：計其利害，是軍得敵之情。我乃設奇譎之勢，以動之外者，或傍攻或後躡，以佐正陳。○梅堯臣曰：定計於內。

兵衆、士卒、賞罰三事  
ハ法ノ中ニ含マルモ  
ノヲ分ケ出ダシタルナ  
リ。

五者ノ優劣ヲ比較スレ  
バ未ダ戰ハザルニ勝負  
ヲ知ルベシ。

此二句ハ吳王吾ガ計ヲ  
用ヒバ必ズ勝タン、吾  
吳ニ留ラン、吾ガ計ヲ  
用ヒズバ必ズ敗レン、  
吾吳ヲ去ラントテ、  
先ヅ己ノ去留ヲ言ヒテ  
吳王ヲ激セルナリ。

五校ノ計ノ利ヲ吳王ガ  
聽キ從ハバ、吾乃チ勢  
ヲ爲シテ之ヲ外ニ佐ケ  
成サントナリ、五校ノ  
計ハ内ニ在ル所ノモノ  
ナリ、勢ハ用兵ノ法ニ  
ヨリテ外ニ爲クリ出シ  
テ内ニアル計ヲ助グル  
モノナリ。



權ハ權變又權宜ナリ。

之ハ敵ヲ斥ス、能用近  
遠ハ吾ニ就キテ云フ。

爲勢於外以助成勝。○王哲曰：吾計之利已聽，復當知應變以佐其外。○張預曰：孫子又謂  
吾所計之利，若已聽從，則我當復爲兵勢，以佐助其事於外。蓋兵之常法，即可明言於人，兵  
之勢利，須因敵而爲。○勢者，因利而制權也。○曰：謀因事勢。○杜牧曰：自此便言常法之外，  
勢夫勢者不可先見，或因敵之害見我之利，或因敵之利見我之害，然後始可制機權而取  
勝也。○梅堯臣曰：因利行權以制之。○王哲曰：勢者乘其變者也。○張預曰：所謂勢者，須因  
事之利制爲權謀，以勝敵耳。故不

兵者詭道也

詐爲道，若息侯誘蔡，楚子謀宋也。○據御覽補。○李筌曰：兵不厭詐。○梅堯臣曰：非諷不可以  
行權，非權不可以制敵。○王哲曰：詭者所以求勝敵，御衆必以信也。○張預曰：用兵雖本於  
仁義，然其取勝必在詭詐。故曳柴揚塵，鑿枝之譎也。萬弩齊發，孫臏之奇也。○故能而示  
也。千牛俱奔，田單之權也。囊沙壅水，淮陰之詐也。此皆用詭道而制勝也。

之不能

張預曰：實強而示之弱，實勇而示  
之怯。李牧敗匈奴，孫臏斬龐涓之類也。

用而示之不用

杜佑  
曰：言己實

能用師，外示之怯也。原本作言己實能用，外示之以不能，用使敵不我備也。按此後人所  
改，今從御覽訂正。若孫臏滅龐涓而制龐涓。○李筌曰：言己實用師，外示之怯也。漢將陳豨反，  
連兵匈奴，高祖遣使十輩視之，皆言可擊，復遣劉敬報曰：匈奴不可擊，上問其故，對曰：夫兩  
國相制，宜於誇其長，今臣往，徒見羸老，此必能而示之不能，臣以爲不可擊也。高祖怒曰：齊  
虜以口舌得官，今安沮吾衆，械妻敬廣武，以三十萬衆，至白登，高祖爲匈奴所圍七日，乏食，  
此師外示之以怯之義也。○杜牧曰：此乃詭詐藏形，夫形也者不可使見於敵，敵入見形必  
有應，傳曰：驚鳥將擊，必藏其形。如匈奴示羸老於漢，使之義也。○王哲曰：強示弱，勇示怯，治  
示亂，實示虛，智示愚，衆示寡，進示退，速示遲，取示捨，彼示此。○何氏曰：能而示之不能者，如  
單于羸師，誘高祖圍於平城是也。用而示之不用者，李牧按兵於雲中，大敗匈奴是也。○近而

示之遠，遠而示之近

杜佑曰：欲進而理去道也。言多宜設其近，原本作欲  
近而設其遠也。欲遠而設其近也。彼此後人改之。以牽合

二句辭義淺俚，又與下文不接。今從御覽訂正。○王哲曰：示之以遠，本從其近，若韓信之襲  
安邑，陳舟臨晉而渡夏陽，陳舟句原本刪去。今從御覽補。○李筌曰：令敵失備也。漢將韓信  
虜魏王豹，初陳舟欲渡臨晉，乃潛師浮木，襲從夏陽襲安邑，而魏失備也。耿弇之征張步，亦  
先攻臨淄，皆示遠勢也。○杜牧曰：欲近襲敵，必示以遠去之形。欲遠襲敵，必示以近進之形。  
韓信盛兵臨晉而渡於夏陽，此乃示以近形而遠襲敵也。後漢末，曹公袁紹相持官渡，紹遣  
將郭圖、淳于瓊、顏良等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曹公北救延津，荀  
攸曰：今兵少不敵，分兵勢乃可。公致兵延津，將欲渡，兵向其後，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  
馬，掩其不備，顏良可擒也。公從之，紹聞兵渡，即留分兵西應之，公乃引趨白馬，未至十餘里，  
良大驚來戰，使張遼、關羽前進，擊破斬顏良，解白馬圍。此乃示以遠形而近襲敵也。○賈林  
曰：去就在，我敵何由知。○梅堯臣曰：使其不能測。○王哲曰：遠而示之近者，  
韓信陳舟臨晉而渡夏陽是也。近而示之遠者，晉侯伐虢，假道于虞是也。○張預曰：欲近襲  
之，反示以遠，吳與越夾水相拒，越爲左右，相去各五里，夜爭鳴鼓而進，吳人分以禦之，  
越乃潛涉，當吳中軍而襲之，吳大敗是也。欲遠攻之，  
利而誘之。○杜牧曰：趙將李牧  
之反，示以近，韓信陳舟臨晉而渡於夏陽是也。  
利而誘之。○大縱畜牧，人衆滿野，句  
奴小入，伴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喜，率衆大至，牧多爲奇陳，左右夾擊，大破殺  
匈奴十餘萬騎也。○賈林曰：以利動之，動而有形，我所以因形制勝也。○梅堯臣曰：彼貪利  
則以貨誘之。○何氏曰：利而誘之者，如赤眉委輜重而餌鄧禹是也。○張預曰：示以小利誘  
而克之。若楚人伐絞，莫敖曰：絞小而輕，請無扞采樵者以應之。於是絞人獲楚三十人，明日  
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  
設伏兵於山下，而大敗之是也。  
亂而取之。○李筌曰：敵貪利必亂也。秦王姚  
於野，縱秦人虜掠秦人得利，既無行列，傳檄陰分十將，掩而擊之，大敗秦人，斬首七千餘級，  
亂而取之之義也。○杜牧曰：敵有昏亂，可以乘而取之。傳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武之善經

利ヲ以テ敵ヲ誘フナ  
リ。  
敵ヲ亂シテ易ト之ヲ  
取ルナリ。



敵ノ力充實ナレバ敢テ戰ハズシテ之ニ備フ。

敵ノ力強ケレバ之ヲ避クルナリ。

怒ハ吾故意ニ怒リテ其ノ氣ヲ撓ワム。

也。○賈林曰。我合姦智亂之。候亂而取之也。○梅堯臣曰。彼亂則乘而取之。○王皙曰。亂為無節制。取言易也。○張預曰。詐為紛亂。誘而取之。若吳越相攻。吳以罪人三千。示不整而誘越。罪人或奔或止。越人爭之。為吳所敗。是也。言敵亂而後取者。是也。春秋之法。凡書取者。言易也。魯師取郟。是也。

**實而備之。** 敵治實。須備之也。○李筌曰。備敵之實。蜀將關羽欲圍魏之樊城。懼吳將呂蒙襲其後。乃多留備兵。守荆州。蒙知其旨。遂詐之以疾。羽乃撤去其備兵。遂為蒙所取。而荆州沒。吳則其義也。○杜牧曰。對壘相持。不論虛實。常須為備。此言居常無事。鄰封接壤。敵若修政治實。上下相愛。賞罰明信。士卒精練。即須備之。不待交兵。然後為備也。○陳皞曰。敵若不動。完實謹備。則我亦自實以備敵也。○梅堯臣曰。彼實則不可不備。○王皙曰。彼將有以擊吾之。不備也。○何氏曰。彼處有餘則實也。而未見其虛之形。則當蓄力而備之也。○張預曰。經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有餘則實也。不足則虛也。言敵入兵勢既實。則我當為不可勝。○強而避之。曹公曰。避計以待之。勿輕舉也。李靖軍鏡曰。觀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強而避之。曹公曰。避其所長也。○杜佑曰。彼府庫充實。士卒銳盛。則當退避。以伺其虛。懈變而應之。○李筌曰。量力也。○楚子伐隨。隨之臣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馬。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不從。隨師敗績。隨侯逸。攻強之敗也。○杜牧曰。逃避所長。言敵人乘兵強氣銳。則當須且回避之。待其衰懈。候其間隙而擊之。晉末嶺南賊盧循。徐道覆乘虛襲建鄴。劉裕禦之曰。賊若新亭直上。且當避之。回泊蔡洲。乃成擒耳。徐道覆欲焚舟直上。循以為不可。乃泊於蔡洲。竟以敗滅。○賈林曰。以弱制強。理須待變。○梅堯臣曰。彼強則我當避其銳。○王皙曰。敵兵精銳。我勢寡弱。則須退避。○張預曰。經曰。無邀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陳。言敵人行陳修整。節制嚴明。則我當避之。不可輕肆也。若秦晉相攻。交綏而退。蓋各防其怒。○怒而撓之。曹公曰。待其衰懈也。○孟氏曰。敵人盛怒。當屈撓之。○其失敗也。○怒而撓之。李筌曰。將之多怒者。權必易亂。性不堅也。漢相陳平謀撓楚。權以太牢具進楚使。驚是亞父使邪。乃項王使邪。此怒而撓之者也。○杜牧曰。大將剛戾者。可激之。令怒。則逞志快意。志氣撓亂。不顧本謀也。○梅堯臣曰。彼褊急易怒。則撓之。使憤急。

卑下ヲ以テ敵ニ對シテ其チシテ驕滿ナラシム。

敵方ニ佚ナレバ計ヲ以テ之ヲ奔命ニ勞レシム。

輕戰。○王皙曰。敵持重。則激怒以撓之。○何氏曰。怒而撓之者。漢兵擊曹咎於汜水。是也。○張預曰。彼性剛忿。則辱之。令怒。志氣撓惑。則不謀而輕進。若晉人執宛春。以怒楚是也。尉繚子曰。寬不可激。怒而致之也。○卑而驕之。杜佑曰。彼其舉國與師。怒而欲進。則者則不可激。怒而致之也。○卑而驕之。當外示屈撓。以高其志。俟情歸要而擊之。故王子曰。善用法者。如狸之與鼠。力之與智。示之猶卑。靜而下之。○李筌曰。幣重而言甘。其志不小。後趙石勒稱臣於王浚。左右欲擊之。浚曰。石公來欲奉我耳。敢言擊者。斬。設饗禮。以待之。勒乃驅牛羊數萬頭。聲言上禮。實以填諸街巷。使浚兵不得發。乃入薊城。擒浚於廳。斬之。而并燕。卑而驕之。則其義也。○杜牧曰。秦末。匈奴冒頓初立。東胡強。使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時千里馬。冒頓以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國之寶。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馬乎。遂與之。居頃之。東胡使使來曰。願得單于一闕氏。冒頓問羣臣。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與之。居頃之。東胡復曰。匈奴有棄地千里。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與之。亦可。不與。亦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本何可與。諸言與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東胡復曰。東胡輕冒頓。不為之備。冒頓擊滅之。冒頓遂西擊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北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奪之匈奴地也。○陳皞曰。所欲必無所願。憊子女以惑其心。玉帛以驕其志。范蠡鄭武之謀也。○梅堯臣曰。示以卑弱。以驕其心。○王皙曰。示卑弱。以驕其志。范蠡鄭武之謀也。○梅堯臣曰。示以師伴北。皆所以令其驕怠。吳子伐齊。越子率衆而朝王。及列士皆有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後果為越所滅。楚伐庸。七遇皆北。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乃為二隊。以伐之。遂滅庸。皆其義也。○佚而勞之。御覽作引而勞之。親而離之。下復重出也。○一本作引而勞之。○曹公曰。以利勞之。○李筌曰。敵佚而我勞。親而離之。下復重出也。○一本作引而勞之。○曹公曰。以利勞之。○李筌曰。敵佚而我勞。之者善功也。吳伐楚。公子光問計於伍子胥。子胥曰。可為三師。以肆焉。我一師至。彼必盡出。彼出則歸。而出彼出。我歸。而肆以疲之。多方以誤之。然後三師以繼之。必大克從之。楚於是始病。吳矣。○杜牧曰。吳公子光問伐楚於伍員。員曰。可為三軍。以肆焉。我一師至。彼必盡出。彼出則歸。



敵ノ君臣、或ハ兩敵方ニ親密ナレバ計ヲ以テ離間ス。以上八事中、利ハ吾ヨリスルモノ、實ハ強ハ敵ニ在ルモノ、怒、卑モ亦吾ニ就キテ言ヒ、快、親亦敵ニ就キテ言フナ

亟肄以疲之多方以誤之然後三師以繼之必大克從之於是子重一歲七奔命於是乎始病吳終入郢後漢末曹公既破劉備備奔袁紹引兵欲與曹公戰別駕田豐曰操善用兵未可輕舉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有四州之地外結英豪內修農戰然後揀其精銳分爲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人不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矣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悔無及也紹不從故敗○梅堯臣曰以我之佚待彼之勞○王哲曰多奇兵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救左則右救右則左所以罷勞之也○何氏曰孫子有治力之法以佚而待勞故論敵佚我宜多方以勞弊之然後可以制勝之也○張預曰我則力全彼則道敵若晉楚爭鄭久而不決晉知武子乃分四軍爲三部晉各一動而楚三來于是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又申公巫臣教吳伐楚於是子重一歲七奔命是也 親而離之 曹公曰杜佑曰以利誘之使五間并入辯士馳說親彼君臣分離其形勢若秦遣反間欺誑趙君使廢廉頗而任趙奢之子卒有長平之敗按通典摘引利而誘之親而離之二語故其釋之如此○李筌曰破其行約間其君臣而後攻也昔秦伐趙秦相應侯間於趙王曰我惟懼趙用括耳廉頗易與也趙王然之乃用括代頗爲秦所敗坑卒四十萬於長平則其義也○杜牧曰言敵若上下相親則當以厚利啗而離間之陳平言於漢王曰今項王骨鯁之臣不過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大王誠能用數萬斤金間其君臣彼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滅楚必矣漢王然之出黃金四萬斤與平使之反間項王果疑亞父不急擊下榮陽漢王遁去○陳皞曰彼倖爵祿此必捐之彼奮財貨此必輕之彼好殺罰此必緩之因其上下相猜得行離間之說由余所以歸秦英布所以佐漢也○梅堯臣同杜牧註○王哲曰趙而退廉頗陳平間楚而逐范增是君臣相離也秦晉相合以伐鄭燭之武夜出說秦伯曰今得鄭則歸於晉無益於秦也不如捨鄭以爲東道主秦伯悟而退師是交援相離也 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曹公曰擊其懈怠出其空虛○孟氏曰擊其空虛襲其懈怠使敵不知所以敵也故曰兵者無形爲妙太公曰

動莫神於不意謀莫善於不識○杜佑曰擊其懈怠不備之處攻其空虛之塗也太公曰動莫神於不意謀莫大於不識據通典補○李筌曰擊其懈怠襲其空虛○杜牧曰擊其空虛襲其懈怠○梅堯臣王哲註同上○何氏曰攻其無備者魏太祖征烏桓郭嘉曰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太祖行至易水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不如輕兵兼道以出其不意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合戰大破之唐李靖陳十策以圖蕭銑總管三軍之任一以委靖八月集兵夔州銑以時屬秋潦江水泛漲三峽路危心謂靖不能進遂不設備九月靖率兵而進曰兵貴神速機不可失今兵始集銑尙未知乘水漲之勢倏忽至城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縱使我倉卒無以應敵此必成擒也進兵至夷陵銑始懼召江南兵果不能至勒兵圍城銑遂降出其不意者魏末遣將鍾會鄧艾伐蜀蜀將姜維守劍閣會攻維未克艾上言請從陰平由邪徑出劍閣西入成都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軍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行無人之境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艱險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氈自裹自轉乃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遵降諸葛瞻自涪還綿竹列陳相拒大敗之斬瞻及尚書張遵等進軍至成都蜀主劉禪降又齊神武爲東魏將率兵伐西魏屯軍蒲坂造三道浮橋渡河又遣其將竇泰趣潼關高敖曹圍洛州西魏將周文帝出軍廣陽召諸將謂曰賊今倚吾三面又造橋於河示欲必渡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久與相持其計得行非良策也且高歡用兵常以秦爲先驅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出其不意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而自走矣諸將咸曰賊在近捨而遠襲事若蹉跌悔無及矣周文曰歡前再襲潼關吾軍不過霸上今者大來兵未出郊賊固謂吾但自守耳無遠門志又狃於得志有輕我心乘此擊之何往不克賊雖造橋未能征渡比五日中午吾取竇泰必矣公等勿疑周文遂率騎六千還長安聲言欲往隴右辛亥潛出軍癸丑晨至潼關竇泰卒聞軍至惶懼依山爲陳未及陳列周文擊破之斬泰傳首長安高敖曹適陷洛州聞泰沒燒輜重棄城而走○張預曰攻無備者謂懈怠之處敵之所不虞者則擊之若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爲制人所敗是



事二當時臨臨ミテ變化無方、預メ言フコトヲ得ルモノニアラズ。

戰ハントシテ先ヅ廟堂ノ上ニ五校之計ヲ算リテ、我ノ彼ニ優ル點多キヲ知ルモノハ算多キナリ、此ノ如キモノハ未ダ戰ハズシテ廟算勝ッ、算多キモノハ戰ヘバ勝ッ。

也。出不意者謂虛空之地敵不以為慮者則襲。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御覽先作豫注同。曹公曰。傳猶洩也。兵無常勢。水無常形。御覽作兵無成勢。無常形。按此用下篇語也。御覽誤。臨敵變化不可先傳。故曰。料敵在心。察機在目也。原本傳下有也字。故下無曰字。今從御覽改正。○李筌曰。無備不意。攻之必勝。此兵之要祕而不傳也。○杜牧曰。傳言也。此言上之所陳。悉用兵取勝之策。固非一定之制。見敵之形。始可施為。不可先事而言也。○梅堯臣曰。臨敵應變。制宜豈可預前言之。○王哲曰。夫校計行兵。是為常法。若乘機決勝。則不可預傳述也。○張預曰。言上所陳之事。乃兵家之勝策。須臨敵制宜。不可以預先傳也。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此應改之也。而況於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通典見上有易字。曹公曰。以吾道觀之矣。○李筌曰。夫攻昧。皆物之所出。中外離心。如商周之師。是為未戰而廟算勝。太一遁甲置算之法。自六十算已上為多算。六十算已下為少算。客多算。臨少算。主人敗。客少算。臨多算。主人勝。此皆勝敗易見矣。○杜牧曰。廟算者。計算於廟堂之上也。○梅堯臣曰。多算。故未戰而廟謀先勝。少算。故未戰而廟謀不勝。是無算矣。○王哲曰。此懼學者惑。不可先傳之說。故復言計。篇義也。○何氏曰。計有巧拙。成敗繫焉。○張預曰。古者與師命將。必致齋於廟。授以成算。然後遣之。故謂之廟算。籌策深遠。則其計所得者多。故未戰而先勝。謀慮淺近。則其計所得者少。故未戰而先負。多計勝。少計不勝。其無計者。安得無敗。故曰。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有計無計。勝負易見。

孫子十家註卷一終

孫子十家註卷二

作戰篇

曹公曰。欲戰必先算其費。務因糧於敵也。○李筌曰。先定計。然後猶不可以久也。○張預曰。計算已定。然後完車馬。利器械。運糧草。約費用。以作戰備。故次計。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

曹公曰。馳車輕車也。駟馬凡千乘。御覽補按。王哲引曹注。亦有凡千乘三字。革車重車也。言萬騎之重也。一車駕四馬。原本作萬騎之重車。駟馬。今據御覽補。卒十騎。一重主養馬。凡五人。步兵十人。重以。大車。駕牛。養二人。主炊。家子一人。主保。固守。衣裝。殿二人。御覽殿作斯。十萬士卒數也。○李筌曰。馳車戰車也。革車輕車也。帶甲步卒。一兩。駕以駟馬。步卒七十人。計千駟之軍。帶甲七萬。馬四千匹。孫子約以軍資之數。以十萬為率。則百萬可知也。○杜牧曰。輕車乃戰車也。古者車戰。革車輻重車也。載器械財貨。衣裝也。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殿。養五人。樵汲五人。輕車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故二乘兼一百人。為一隊。舉十萬之衆。革車千乘。校其費用。度計。則百萬之衆。皆可也。○梅堯臣曰。馳車輕車也。革車重車也。凡輕車一乘。甲士步卒二十五人。重車一乘。甲士步卒七十五人。舉二車各千乘。是帶甲者十萬人。○王哲曰。曹公曰。輕車也。駕駟馬。凡千乘。哲謂。馳車謂。革車也。一乘四馬。為駟。千駟。則革車千乘。曹公曰。重車也。哲謂。革車兵車也。有五戎。千乘之賦。諸侯之大者。曹公曰。帶甲十萬。步卒數也。哲謂。井田之法。甸出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千乘。總七萬五千人。此言帶甲十萬。豈當時權制歟。○何氏

馳車。戰車。革車。輻重車。一重主養馬。凡五人。步兵十人。重以。大車。駕牛。養二人。主炊。家子一人。主保。固守。衣裝。殿二人。御覽殿作斯。十萬士卒數也。○李筌曰。馳車戰車也。革車輕車也。帶甲步卒。一兩。駕以駟馬。步卒七十人。計千駟之軍。帶甲七萬。馬四千匹。孫子約以軍資之數。以十萬為率。則百萬可知也。○杜牧曰。輕車乃戰車也。古者車戰。革車輻重車也。載器械財貨。衣裝也。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殿。養五人。樵汲五人。輕車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故二乘兼一百人。為一隊。舉十萬之衆。革車千乘。校其費用。度計。則百萬之衆。皆可也。○梅堯臣曰。馳車輕車也。革車重車也。凡輕車一乘。甲士步卒二十五人。重車一乘。甲士步卒七十五人。舉二車各千乘。是帶甲者十萬人。○王哲曰。曹公曰。輕車也。駕駟馬。凡千乘。哲謂。馳車謂。革車也。一乘四馬。為駟。千駟。則革車千乘。曹公曰。重車也。哲謂。革車兵車也。有五戎。千乘之賦。諸侯之大者。曹公曰。帶甲十萬。步卒數也。哲謂。井田之法。甸出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千乘。總七萬五千人。此言帶甲十萬。豈當時權制歟。○何氏



曰十萬舉成數也。○張預曰：馳車即攻車也，革車即守車也。按曹公新書云：攻車一乘，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共七十五人；守車一乘，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一百人，與師十萬。則用車二千，輕重各半，與此同矣。○千里饋糧。○李筌曰：道遠千里，則內外

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杜牧亦云：贈賞猶在外。○李筌曰：夫軍出於外，則帑藏竭於內，舉千金

者，言多費也。千里之外，贏糧則二十人奉一人也。○杜牧曰：軍有諸侯交聘之禮，故曰賓客

也。車甲器械完緝修繕，言膠漆者，舉其細微千金者，言費用多也。猶贈賞在外也。○賈林曰：計費不足，未可以與師動衆。故李太尉曰：三軍之門，必有賓居論議。○梅堯臣曰：舉師十萬，饋糧千里，日費如此，師久之戒也。○王皙曰：內謂國中，外謂軍所也。賓客若諸侯之使，及軍

中宴饗吏士也。膠漆車甲，舉細與大也。○何氏曰：老師費財，智者慮之。○張預曰：去國千里，即當因糧。若須供餉，則內外騷動，疲困於路，蠹耗無極也。賓客者，使命與遊士也。膠漆者，修飾器械之物也。車甲者，膏轄金革之類也。約其所費，日

用千金，然後與十萬之師，千金言重費也。贈賞猶在外，其用戰也。勝久，御覽無則

鈍兵。○通典御覽俱。○挫銳攻城則力屈。○曹公曰：鈍弊也，屈盡也。○杜牧曰：而後勝，則甲兵鈍弊，銳氣挫衄，攻城則人力殫盡，屈折也。○賈林曰：戰雖勝，人久則無利。兵

貴全勝，鈍兵挫銳，士傷馬疲，則屈。○梅堯臣曰：雖勝且久，則必兵仗鈍弊，而軍氣挫銳，攻城而久，則力必殫屈。○王皙曰：屈窮也，求勝以久，則鈍弊折挫，攻城則益甚也。○久暴師，則

國用不足。○孟氏曰：久暴師，露衆千里之外，則軍國費用不足，相供。○梅堯臣曰：師久暴於外，則輸用不給。○張預曰：日費千金，師久暴，則國用豈能給。若

暴師，我兵千里外，二止，露勞斯，外

千軍之師，敵下野戰，ルニ、久シク戦ヒテ、甲シテ後ニ勝ツ時ハ、甲兵ハ鈍ク士氣ハ挫ケ、千里ニシテ城ヲ攻ムレバ我ガ方盡クベシ。

漢武帝窮征深討，久而不解，及其國用空虛，乃下哀痛之詔是也。○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

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杜佑曰：兵之術，不能防其後患。○李筌曰：十萬衆舉，日費千金，非唯頓挫於外，亦財殫於內，是以聖

人無暴師也。隋大業初，煬帝重兵好征，力屈鴈門之下，兵挫遼水之上，疏河引淮，轉輸彌廣，出師萬里，國用不足，於是楊元感、李密乘其弊而起，縱蘇威高穎，豈能爲之謀也。○杜牧曰：蓋以師久不勝，財力俱困，諸侯乘之而起，雖有智者之士，亦不能於此之後，善爲謀畫也。○賈林曰：人雖財竭，雖伊呂復生，亦不能救此亡敗也。○梅堯臣曰：取勝攻城，暴師且久，則諸侯

乘此弊而起，襲我，我雖有智者不能制也。○王皙曰：以其弊甚，必有危亡之憂。○何氏曰：其後謂兵不勝而敵乘其危殆，雖智者不能盡其善計而保全。○張預曰：兵已疲矣，力已困矣，財已匱矣，鄰國因其罷弊，起兵以襲之，則縱有智能之人，亦不能防其後患。若吳伐楚，入郢

人而不歸，越兵遂入，當是時雖有伍員、孫武之徒，何嘗能爲善謀於後乎。○故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李筌曰：攻取之間，雖拙於機智，然以神速爲上，蓋無老師費財鈍兵之患，則爲巧矣。○陳韓曰：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卒電不及瞬目。○梅堯臣曰：拙尚以速勝，未見工而久可也。○王皙曰：哲謂久則師老財費，國虛人困，巧者保無所患也。○何氏曰：速雖拙，不費財力也。久雖巧，恐生後患也。後秦姚萇與苻登相持，萇將苟躡據逆萬堡，密引苻登，萇與登戰，敗於馬頭原，收衆復戰，姚頌德謂諸將曰：上慎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既失利，而更逼賊，必有由也。萇聞而謂頌德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徑據吾東，必苟曜與之連結耳。事久變成其禍，難測，所以速成者，欲使苟曜豎子謀之未就，好之未深耳。果大敗之。武后初，徐敬業舉兵於江都，稱匡復皇家，以蓋屋尉魏思恭爲謀主，問計於思恭，對曰：明公既以大后幽繫，少主志在匡復，兵貴拙速，宜早渡淮北，親率大衆直入東都，山東將士知公有勤王之舉，必以死

巧速ハ拙速ニ如カザルナリ。

孫子十家註 卷二 作戰



從此則指日刻期天下必定敬業欲從其策薛瑄又說曰金陵之地王氣已見宜早應之兼有大江設險足可以自固請且攻取常潤等州以為王霸之業然後率兵北上鼓行而前此則退有所歸進無不利實良策也敬業以為然乃自率兵四千人南渡以擊潤州思恭密謂杜求仁曰兵勢宜合不可分今敬業不知并力渡淮率山東之眾以合洛陽必無能成事果敗○張預曰但能取勝則寧拙速而無巧久若司馬宣王伐上庸以一月圖一年不計死傷與糧競者斯可謂欲拙速也 夫兵久而國利者

御覽作 未之有也 杜佑曰兵者凶器久則生變若智伯圍趙逾年不歸卒也○李筌曰春秋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賈林曰兵久無功諸侯故不盡知用生心○梅堯臣曰力屈貨殫何利之有○張預曰師老財竭於國何利 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 杜佑曰言謀國動軍行師也若秦伯見襲鄭之利不顧兩函之敗吳王於伐齊之功而忘姑蘇之禍也○李筌曰利害相依之所生先知其害然後知其利也○杜牧曰害之者勞人費財利之者吞敵拓境苟不顧己之患則舟中之人盡為敵國安能取利於敵人哉○賈林曰將驕卒惰貪利忘變此害最甚也○梅堯臣曰不再籍不三載利也百姓虛公家費害也苟不知害又安知利○王哲曰久而能勝未免於害速則利斯盡也○張預曰善用兵者役不再籍

及御覽籍籍作籍按此與曹糧不三載 御覽作再載 曹公曰籍猶賦也言初賦食於敵還兵入國不復以糧迎之也○杜佑曰籍猶賦也言初賦也始載糧遂因食於敵還方入國因費而動兼借人力舟車之運不至於三也○據通典補○李筌曰籍書也不再籍書恐人勞怨生也秦發關中之卒是以有陳吳之難也軍出度遠近饋之軍人載糧迎之謂之三載越境則館穀於敵無三載之義也○杜牧曰審敵可攻審我

可戰然後起兵便能勝敵而還鄭司農周禮註曰役謂發兵役籍乃伍籍也比參為伍因內政寄軍令以伍籍發軍起役也○陳皞曰籍借也不再借民而役也糧者往則載焉歸則迎之是不三載也不困乎兵不竭乎國言速而利也○梅堯臣同陳皞註○王哲同曹公註○張預曰役謂與兵動衆之役故師卦註曰任大役重無功則凶籍謂調兵之符籍故漢制有尺籍伍符言一舉則勝不可再籍兵役於國也糧始出則載之越境則掠之歸國則逆之是不三載也此言兵不可久暴也 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 兵甲戰具取用國中糧食因敵也○杜佑曰於敵家也晉師館穀於楚是也○李筌曰具我戎器因敵之食雖出師千里無匱乏也○梅堯臣曰軍之須用取於國軍之糧餉因於敵○何氏曰因謂兵出境鈔聚掠野至於克敵拔城得其儲積也○張預曰器用取於國者以物輕而易致也糧食因於敵者以粟重而難運也夫千里饋糧則士有飢色故因糧則食可足 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 通典御覽作遠師遠輸遠師遠輸者則百姓貧

道路人有困窮者○李筌曰兵役數起而賦斂重○杜牧曰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飢色此言粟重物輕也不可推移之積則農夫耕牛俱失南畝故百姓不得不貧也○賈林曰遠輸則財耗於道路弊於轉運百姓日貧○張預曰以七十萬家之力供十萬之師於千里之外則百姓不得不貧 近於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 御覽作百姓虛則竭 曹公曰百姓虛竭也○杜佑曰言近軍師市多非常之賣當時貪貴以趨末利然後財貨殫盡國家虛也○李筌曰夫近軍必有貨易百姓徇財殫產而從之竭也○賈林曰師徒所聚物皆暴貴人貪非常之利竭財物以賣之初雖獲利殊多終當力疲貨竭又云既有非常之斂故賣者求價無厭百姓竭力買之自然家國虛盡也○梅堯臣曰遠者供役以轉饋近者貪利而

役ハ民ヲ徵發シテ從軍セシムルナリ、籍ハ點呼簿ノ類ニ姓名ヲ書クコトナリ、載ハ載セ運ブナリ。

用ハ兵器ノ類ヲ云フ、兵器ノ類ハ自國ノ物ヲ用ヒ、糧ハ敵地ノ物ヲ用フ。

貧於師ハ軍事ノ爲メニ貧ニナルヲ云フ。

師ノ在所ノ地ハ物價貴シ、百姓ヲシテ遠ク糧ヲ輸セシムレバ百姓以テ費ス所更ニ多シ、故ニ財竭ク。

近於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 御覽作百姓虛則竭 曹公曰百姓虛竭也○杜佑曰言近軍師市多非常之賣當時貪貴以趨末利然後財貨殫盡國家虛也○李筌曰夫近軍必有貨易百姓徇財殫產而從之竭也○賈林曰師徒所聚物皆暴貴人貪非常之利竭財物以賣之初雖獲利殊多終當力疲貨竭又云既有非常之斂故賣者求價無厭百姓竭力買之自然家國虛盡也○梅堯臣曰遠者供役以轉饋近者貪利而



百姓財盡ケル時ハ丘役  
即チ井田制ニヨリテ出  
ダスベキ夫役ヲ困難ニ  
感ズ。

遠輸ノ弊ハ百姓十ヲ費  
シテ、其七八軍資トナ  
ラズシテ輸送等ニ費  
エ、實際軍ニ供スルト  
コロハ三ノミ。

遠輸ノ弊ハ公家ニアリ  
テハ十ヲ費シテ、實際  
軍ニ用フベキモノハ四  
ノミ、六ハ損トナル。

苧ハ糞ニ同シ、豆糞ナ  
リ、秤ハ穀糞ナリ、牛  
馬ノ糞ニ用フ。

吾兵ヲ怒マシテ以テ敵  
ヲ殺ス。

貴賈皆貧國賈民之道也。○王皙曰夫遠輸則人勞費近市則物騰貴是故久師則爲國患也。曹公曰軍行已出界近於師者貧財皆貴賈哲謂將出界也。○張預曰近師之民必貪利而貴貨其物於遠來輸。財竭則急於丘役。御覽無財字。張預曰財力竭餉之人則財不得不竭。或曰丘役謂如魯成公作丘甲也。國用急迫乃使丘出餉。違常制也。丘十六井。甸六十四井。力屈財殫。御覽無財殫二字。中原內虛。

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

曹公曰丘十六井也。百姓財殫而兵不也。○李筌曰兵久不止男女怨曠困於輸輓丘役力屈財殫而百姓之費十去其七。○杜牧曰司馬法曰六尺爲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丘蓋十六井也。丘有戎馬一匹牛四頭甸有戎馬四匹牛十六頭丘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今言兵不解則丘役益急百姓糧盡財竭力盡於原野家業十耗其七也。○陳皞曰丘聚也聚斂賦役以應軍須如此則財竭於人人無不困也。○王皙曰急者暴於常賦也若魯成公作丘甲是也。如此則民費太半矣。要見公費差減故云十七。曹公曰丘十六井兵不解則運糧盡力於原野。○何氏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居人上者宜乎重惜。○張預曰運糧則力屈餉則財殫原野之民家產內虛度其所費十無其七也。公

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矢弩戟楯蔽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御覽費作用非罷作疲俗字也。又矢弩作弓矢蔽櫓作干櫓丘作兵誤其六作五六。○李筌曰丘大也此數器者皆軍之所須言遠近之費公家之物十損於七也。○梅堯臣曰百姓以財糧力役奉軍之費其資十損乎七。公家以牛馬器仗奉軍之費其資十損乎六。是以竭賦窮兵百姓弊矣。役急車也易曰大車以載。○張預曰兵以車馬爲本故先言車馬疲蔽也蔽櫓楯也今謂之彭排。

丘牛大車也。大車必革車始言破車疲馬者謂攻戰之馳車也。次言丘牛大車者即輻重之革車也。公家車馬器械亦十損其六。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意秬一石當吾二十石。六斛四斗爲鍾。計千里轉運二十鍾而致一鍾於軍中也。原本脫今據太平御覽補。意豆秬也。秬禾藁也。石者一百二十斤也。轉輸之法費二十石得一石。一云意音忌豆也。七十斤爲一石。當吾二十言遠費也。○孟氏曰十斛爲鍾計千里轉運道路耗費二十鍾可致一鍾於軍中矣。○李筌曰遠師轉一鍾之粟費二十鍾方可達軍將之智也。務食於敵以省己之費也。○杜牧曰六石四斗爲一鍾一石一百二十斤。意豆秬也。秬禾藁也。或言意秬藁也。秦攻匈奴使天下運糧起於黃雁耶那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漢武建元中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今校孫子之言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蓋約平地千里轉輸之法費二十石得一石不約道里蓋漏闕也。黃腫音直瑞反。又音誰。在東萊北河即今之朔方郡。○梅堯臣注同曹公。○王皙曰曹公曰意豆秬也。秬藁也。石者百二十斤也。轉輸之法費二十乃得一石。謂上文千里饋糧則轉輸之法謂千里耳。意今作其。秆故書爲芋。當作秆。○張預曰六石四斗爲鍾一石一百二十斤。意豆秬也。秬禾藁也。千里饋糧則費二十鍾石而得一鍾石到軍所若越險阻則猶不啻故秦征匈奴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此言能將必因。故殺敵者怒也。杜牧曰萬人非能同心皆怒在我激之以勢使然也。○糧於敵也。田單守即墨使燕人削降者掘城中人墳墓之類是也。○賈林曰人之無怒則不肯殺。○王皙曰兵主威怒。○何氏曰燕圍齊之即墨齊之降者盡削齊人皆怒。愈堅守田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戮辱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墳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泣涕其欲出戰怒自十倍。單知士卒可用遂破燕師。後漢班超使西域到鄯善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今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虜使到鄯善會其吏王禮貌即廢如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

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意秬一石當吾二十石。

六斛四斗爲鍾。計千里轉運二十鍾而致一鍾於軍中也。原本脫今據太平御覽補。意豆秬也。秬禾藁也。石者一百二十斤也。轉輸之法費二十石得一石。一云意音忌豆也。七十斤爲一石。當吾二十言遠費也。○孟氏曰十斛爲鍾計千里轉運道路耗費二十鍾可致一鍾於軍中矣。○李筌曰遠師轉一鍾之粟費二十鍾方可達軍將之智也。務食於敵以省己之費也。○杜牧曰六石四斗爲一鍾一石一百二十斤。意豆秬也。秬禾藁也。或言意秬藁也。秦攻匈奴使天下運糧起於黃雁耶那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漢武建元中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今校孫子之言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蓋約平地千里轉輸之法費二十石得一石不約道里蓋漏闕也。黃腫音直瑞反。又音誰。在東萊北河即今之朔方郡。○梅堯臣注同曹公。○王皙曰曹公曰意豆秬也。秬藁也。石者百二十斤也。轉輸之法費二十乃得一石。謂上文千里饋糧則轉輸之法謂千里耳。意今作其。秆故書爲芋。當作秆。○張預曰六石四斗爲鍾一石一百二十斤。意豆秬也。秬禾藁也。千里饋糧則費二十鍾石而得一鍾石到軍所若越險阻則猶不啻故秦征匈奴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此言能將必因。故殺敵者怒也。杜牧曰萬人非能同心皆怒在我激之以勢使然也。○糧於敵也。田單守即墨使燕人削降者掘城中人墳墓之類是也。○賈林曰人之無怒則不肯殺。○王皙曰兵主威怒。○何氏曰燕圍齊之即墨齊之降者盡削齊人皆怒。愈堅守田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戮辱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墳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泣涕其欲出戰怒自十倍。單知士卒可用遂破燕師。後漢班超使西域到鄯善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今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虜使到鄯善會其吏王禮貌即廢如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

故智將務食於敵。

曹公曰

王禮貌即廢如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



敵之貨以吾兵二利  
シテ敵ヲ取ル

敵車十乘以上ト云ヘバ  
之ヲ取リシ吾兵亦多  
シ、悉ク賞スベカラズ、  
故ニ先ヅ得タル者ヲ賞  
シテ衆ヲ勸マス。

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  
盡也滅此虜則功成事立矣衆曰善初夜將吏士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  
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弓弩夾門而伏超順風縱火虜衆驚亂悉燒死  
蜀龐統勸劉備襲益州牧劉璋備曰此大事不可倉卒及璋使備擊張魯乃從璋求萬兵及  
資實欲以東行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為益州征強敵帥徒勤瘁  
不遑寧居今積帑藏之財而怪於賞功望士大夫為出死力戰其可得乎由是相與破璋○  
張預曰激吾士卒使上下同怒則敵可殺尉繚取敵之利者貨也軍無財士不  
子曰民之所以戰者氣也謂氣怒則人人自戰取敵之利者貨也軍無財士不  
來軍無賞士不往○杜佑曰人知勝敵有厚賞之利則冒白刃當矢石而樂以進戰者皆貨  
財酬勳賞勞之誘也○李筌曰利者益軍實也○杜牧曰使士見取敵之利者貨財也謂得  
敵之貨財必以賞之使人皆有欲各自為戰後漢荆州刺史度尚討桂州賊帥下陽潘鴻等  
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鴻等黨猶聚士卒驕富莫有圖志尚曰下陽潘鴻作賊十  
年皆習於攻守當須諸郡併力可攻之今軍容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相與從禽尚乃密使  
人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泣涕尚曰下陽等財貨足富數世諸卿但不併力耳  
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衆聞咸憤踊願戰尚令秣馬蓐食明晨徑赴賊屯陽鴻不設備更士乘  
銳遂破之此乃是也○孟氏同杜牧註○梅堯臣曰殺敵則激吾人以怒取敵則利吾人以  
貨○王皙曰謂設厚賞耳若使衆貪利自取則或違節制耳○張預曰以貨啗士使人自為  
戰則敵利可取故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皇朝太祖命將伐蜀諭之曰所得州邑當與我傾  
竭帑庫以饗士卒國家所欲惟土疆故車戰得車十乘已上賞其先得者  
耳於是將吏死戰所至皆下遂平蜀故車戰得車十乘已上賞其先得者  
者曹公曰以車戰能得敵車十乘已上賞賜之不言車戰得車十乘已上者賞之  
為官卒長一人車十乘乘將吏二人因而用之故別言賜之欲使將恩下及也或云言使自  
有車十乘已上與敵戰但取其有功者賞之其十乘已下雖一乘獨得餘九乘皆賞之所以

獲タル敵車ノ旌旗ハ吾  
物ヲ以テ代ヘ、車ハ吾  
兵車ニ雜ヘテ用ヒ、降  
卒ハ善ク撫養ス。

率進勵士也○李筌曰重賞而勸進也○杜牧曰夫得車十乘已上者蓋衆人用命之所致  
也若偏賞之則力不足與其所得之車公家仍自以財貨賞其唱謀先登者此所以勸勵士  
卒故上文云取敵之利者貨也言十乘者舉其綱目也○賈林曰勸未得者使自勉也○梅  
堯臣曰偏賞則難周故獎一而勵百也○王皙曰以財賞其所先得之卒○張預曰車一乘  
凡七十五人以車與敵戰吾士卒能獲敵車十乘已上者吾士卒必不下千餘人也以其人  
衆故不能偏賞但以厚利賞其陷陳先獲者以勸餘衆古人用兵必使車奪車騎奪騎步奪  
步故吳起與秦人戰令三軍曰若車不得車騎不得騎徒不得徒雖破軍皆無功而更其旌旗  
○賈林曰令不識也○張預曰車雜而乘之曹公曰不獨任也○李筌曰令色與吾同  
預曰變敵之色令與己同車雜而乘之之旌旗必更其色而雜其事車乃可用也  
○杜牧曰士卒自獲敵車任雜然自乘之官不錄也○梅堯臣曰車許雜乘旌無因故○王  
皙曰謂得敵車可與我車雜用之也○張預曰已車與敵車參雜而用之不可獨任也  
卒善而養之張預曰所獲之卒必  
以恩信撫養之俾為我用是謂勝敵而益強  
強○李筌曰後漢光武破銅馬賊於南陽虜衆數萬各配部曲然人心未安光武令各歸本  
營乃輕行其間以勞之相謂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於是漢益振則其義  
也○杜牧曰得敵卒也因敵之資益己之強○梅堯臣曰獲卒則任其所長養之以恩必為  
我用也○王皙曰得敵卒則養之與吾卒同善者謂勿侵辱之也若厚撫初附或失人心○  
何氏曰因敵以勝敵何往不強○張預曰勝其敵而獲其車與故兵貴勝不貴  
卒既為我用則是增己之強光武推赤心人人投死之類也故兵貴勝不貴  
久臣曰上所言皆貴速也速則省財用息民力也○何氏曰孫子首尾言兵久之理蓋  
知兵不可玩武不可驕之深也○張預曰久則師老財竭易以生變故但貴其速勝疾歸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  
則師老財竭易以生變故但貴其速勝疾歸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



民之司命。按潛夫論通典。國家安危之主也。曹公曰將賢則國安也。○李筌曰將有殺伐之權威。欲却敵。人命所繫。國家安危在於此矣。○杜牧曰民之性命。國之安危皆由於將也。○梅堯臣曰此言任將之重。○王哲曰將賢則民保其生。而國家安矣。否則民被毒殺。而國家危矣。明君任屬可不精乎。○何氏曰民之性命。國之治亂。皆主於將。將之任難古今所患也。○張預曰民之死生。國之安危。繫乎將之賢否。

孫子十家註卷二終

孫子十家註卷三

謀攻篇

曹公曰欲攻敵必先謀。○李筌曰合陳為戰。圍城曰攻。以此篇次戰之下。○杜牧曰廟堂之上。計算已定。戰爭之具。糧食之費。悉已周備。可以謀攻。故曰謀攻也。○王哲曰謀攻敵之利害。當全策以取之。不銳於伐兵攻城也。○張預曰計議已定。戰具已集。然後可以智謀攻。故次作戰。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

曹公曰與師深入長驅。距其城郭。絕其內外。敵

舉國來服為上。以兵擊破。敗而得之。其次也。○杜佑曰敵國來服為上。以兵擊破為次。○李筌曰不貴殺也。韓信虜魏王豹。擒夏說。斬成安君。此為破國者。及用廣武君計。北首燕路。遣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燕從風而靡。則全國也。○賈林曰全得其國。我國亦全。乃為上。○王哲曰若韓信舉燕是也。○何氏曰以方略氣勢。令敵人以國降。上策也。○張預曰尉繚子曰講武料敵。使敵氣失。而師散。雖形全而不為之用。此道勝也。破軍殺將。乘堙發機。會衆奪地。此力勝也。然則所謂道勝力勝者。即全國破國之謂也。夫弔民伐罪。全勝為上。為不得已。而至於破。則全軍為上。破軍次之。○曹公杜牧曰司馬法曰一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何氏曰降其城邑。不破我軍也。

全旅為上。破旅次之。

曹公曰五百人為旅。

全卒為上。破卒次之。

曹公

曰一旅已下。原本作一校。已上。字之譌也。今改正。至一百人也。○杜佑曰一旅下至百人也。○李筌曰百人已上為卒。全伍為上。破伍次之。○曹公曰百人已下至五人。○李筌曰百人已下為伍。○杜牧曰五人為伍。○梅堯臣曰謀之大者全得之。○王哲曰國軍卒伍。不問小大。全之則威德為優。破之則



威德為劣按此注北堂書鈔引之蓋非王哲注也○何氏曰自軍之伍皆次序上下言之此  
意以策略取之為妙不惟一軍至於一伍不可不全○張預曰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五  
百人為旅百人為卒五人為伍自軍至伍皆以不戰而勝之為上  
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  
陳皞曰戰必殺人故也○賈林曰兵威遠振全來降伏斯為上也詭詐為謀摧破敵衆殘人傷物  
然後得之又其次之○梅堯臣曰惡乎殺傷殘害也○張預曰戰而能勝必多殺傷故曰非  
善

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勝敵○陳皞曰韓信用李左車之計馳咫尺之書不戰而下燕城也○王哲曰兵貴伐不務  
戰也○何氏曰後漢王霸討周建蘇茂既戰歸營賊復聚挑戰霸堅臥不出方饗士作倡樂  
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軍吏曰茂已破今易擊霸曰不然茂客兵遠來糧食  
不足故挑戰以徵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也茂乃引退○張預  
曰明賞罰信號令完器械練士卒暴其所長使敵從風而靡  
故上兵伐謀  
曹公曰敵始有謀伐之易也○孟子曰九攻九拒是其謀也○杜佑曰敵方設謀欲舉衆師伐而  
抑之是其上故太公云善除患者理於未生善勝敵者勝於無形也通典理於作慮其勝敵  
作保勝勝於作出於○李筌曰伐其始謀也後漢寇恂圍高峻峻遣謀臣皇甫文謁恂詞禮  
不屈恂斬之報峻曰軍師無禮已斬之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即日開壁而降諸將曰敢問  
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心腹其取謀者留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  
膽所謂上兵伐謀諸將曰非所知也○杜牧曰晉平公欲攻齊使范昭往觀之景公觴之酒  
酣范昭請君之樽酌諸將曰寡人之樽進客范昭曰飲晏子微樽更爲酌范昭佯醉不悅而起  
舞謂太師曰能爲我奏成周之樂乎吾爲舞之太師曰腹臣不習范昭起出景公曰晉大國  
也來觀吾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觀范昭非陋於禮者且欲慙於國臣故不  
從也太師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惟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而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

敵ノ謀ヲ破ルナリ

敵ノ與ニ交ハル國ヲ敵  
ヨリ離シ敵ヲ孤立ナ  
ラシムルナリ

為也范昭歸報晉平公曰齊未可伐臣欲辱其君晏子知之臣欲犯其禮太師識之仲尼曰  
不越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春秋時秦伐晉晉將趙盾禦之上軍佐與駢  
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  
而狂且惡與駢之佐上軍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軍掩晉上軍趙盾追之不及返怒曰襄  
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  
趙盾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而退夫晏子之對敵也將  
謀伐我先伐其謀故敵人不待而伐我士會之對是我將謀伐敵敵人有謀拒我乃伐其  
謀敵人不待與我戰斯二者皆伐謀也故敵欲謀我伐其未形之謀我若伐敵敗其已成之  
計固非止於一人○梅堯臣曰以智勝○王哲曰以智謀屈人最爲上○何氏曰敵始謀攻  
我我先攻之易也揣知敵人謀之趣向因而加兵攻其彼心之發也○張預曰敵始發謀我  
從而攻之彼必喪計而屈服若晏子之沮范昭是也或曰伐謀者用謀以伐人也言以奇策  
祕算取勝於不戰之上也  
其次伐交  
杜佑曰不合原本無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曰伐  
其始交也蘇秦約六國不事秦而秦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山東也○杜牧曰非止將合而已  
合之者皆可伐也張儀願獻秦地六百里於楚懷王請絕齊交隨何於黥布坐上殺楚使者  
以絕項羽曹公與韓遂交馬語以疑馬超高洋以蕭深明請和於梁以疑侯景終陷臺城此  
皆伐交權道變化非一途也○陳皞曰或云敵已與師交合而伐之是其次也若晉文公  
敵宋攜離曹衛也○梅堯臣曰以威勝○王哲曰謂未能全屈敵謀當且問其交使之解散  
彼交則事鉅敵堅彼不交則事小敵脆也○何氏曰杜稱已上四事乃親而離之義也伐  
交者兵欲交合設疑兵以懼之使進退不得因來屈服旁鄰既爲我援敵不得不孤弱也○  
張預曰兵將交戰將合則伐之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謂兩軍將合則先薄之孫叔敖之敗  
晉師屠人濮之破華氏是也或曰伐交者用交以伐人也  
其次伐兵  
曹公曰兵形已成也  
言欲舉兵伐敵先結鄰國爲掎角之勢則我強而敵弱



櫓ハ大櫓、輜輶ハ攻城車、距闔ハ土ヲ積ミテ高クシ城ヲ望ムモノ、三月ハ皆久シキヲ云フナリ。

○李筌曰。臨敵對陳。兵之下也。○賈林曰。善於攻取。舉無遺策。又其次也。故太公曰。爭勝於白刃之先者。非良將也。○梅堯臣曰。以戰勝。○王皙曰。戰者危事。○張預曰。不能敗其始謀。破其將合。則犀利兵器以勝之。兵器器械。下政攻城。今本下政作其下。詳注意則故之總名也。太公曰。必勝之道。器械為寶。下政攻城。書作下政也。據通典。御覽改正。政作攻。字之誤。據通典改正。所害者多。○李筌曰。夫王師出境。敵則開壁送款。輿輶門百姓怡悅。政之上也。若頓兵堅城之下。師老卒惰。攻守勢殊。客主力倍。政之為下也。○梅堯臣曰。費財役為最下。○王皙曰。士卒殺傷。城或未克。○張預曰。夫攻城屠邑。不惟老師費財。兼亦所害者多。是攻城之法。為不得已。所以必攻者。蓋不獲已耳。修櫓輜輶。為政之下也。

輜輶。藝文類聚。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闔。又三月而後已。曹公曰。修治也。櫓大櫓也。輜輶者。輜輶也。輜輶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城下也。具備也。器械者。機關攻守之總名。蓋古飛字。原本作飛。今據御覽改正。從其初所用字也。樓雲梯之屬。距闔者。踴土積。原本作稍。字之譌。今據御覽及杜佑注改正。高而前以附其城也。○杜佑曰。輜輶上汾下溫。修櫓長櫓也。輜輶四輪車。皆可推而往來。冒以攻城。器械謂雲梯。浮格。衡飛石。連弩之屬。攻城總名。言修此攻具。經一時乃成也。自修櫓以下。原本無。據通典補。距闔者。踴土積高而前以附於城也。積土為山曰堙。以距敵城。觀其虛實。春秋傳曰。楚司馬子反乘堙而窺宋城也。○李筌曰。櫓。櫓也。以蒙首而趨城下。輜輶者。四輪車也。其下藏兵數十人。填堙推之。直就其城。木石所不能壞也。器械飛樓雲梯板屋木幔之類也。距闔者。土木山乘城也。東魏高歡之圍晉州。侯景之攻臺城。則其器也。役約三月。恐兵久而人疲也。○杜枚曰。櫓。即今之所謂彭排輜輶四輪車。排大木為之。上蒙以生牛皮。下可容十人。往來運土填堙。木石所不能傷。今所謂木驢是也。距闔者。積土為之。即今之所謂壘道也。三月者。一時也。言修治器械。更其距闔。皆須經時。精好成就。恐傷人之甚也。管子曰。不能致器者。困言無以應敵也。

太公曰。必勝之道。器械為寶。漢書志曰。兵之伎巧。一十有三家。習手足。便器械。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夫攻城者。有種。車。劉鈞。車。飛梯。蝦蟇。木解。合車。狐鹿。車。影車。高障。車。馬頭。車。獨行車。運土。豚魚。車。○陳皞曰。杜稱。櫓。為彭排。非也。若是彭排。即當用此櫓字。按。櫓。音訓。同。盾也。又城上有櫓樓。所以守。亦扞禦之義也。釋名云。櫓。露也。露上無屋覆也。今陳氏不達字義。妄生區別。謬已。曹云。大櫓。庶或近之。蓋言候器械全具。須三月。距闔。又三月。已計六月。將若不待此。而生忿速。必須殺士卒。故下云。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災也。○梅堯臣曰。威智不足。以屈人。不獲已。而攻城。則治攻具。須經時也。曹公曰。櫓。大櫓也。輜輶者。輜輶也。其下四輪。從中推至城下也。器械機關攻守之總名。蜚梯之屬也。謂櫓為大櫓。非也。兵之具甚衆。何獨言修大櫓耶。今城上守禦樓曰。櫓。輶是輜輶。上草屋以蔽矢石者。歟。○張預曰。修櫓大櫓也。傳曰。晉侯登巢車。以望楚軍。註云。巢車。車上為櫓。又晉師圍福陽。魯人建大車之輪。蒙之以甲。以為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註云。櫓。大櫓也。以此觀之。修櫓為大櫓。明矣。輜輶四輪車。其下可覆數十人。運土以實。墮者。器械攻城總名也。三月者。約經時成也。或曰。孫子戒心。忿而亟攻之。故權言。以三月成器械。三月起距。堙。其實不必三月也。城尚不能下。則又積土。與城齊。使士卒上之。或觀其虛實。或毀其樓櫓。欲必取也。土山曰。堙。楚子反乘堙而窺宋城。是也。器械言成者。取其久而成就也。距。堙。言已者。以其經時而畢工也。皆不得已之謂。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

久シキニ滲ルヲ以テ將アセリテ、兵ヲシテ城ニ肉薄セシメ、多クノ士ヲ戰死セシメテ城未ダ拔ケズ、此レ攻ノ災ナリ。

通典其忿作心之忿。殺士作則殺士卒。又攻字下有城字。御覽其忿作心。忿。過二時。敵人不戰。將不勝心之忿。多使士卒蟻附其城。殺傷我士民三分之一也。言攻取不拔。還為己害。故韓非曰。一戰不勝。則禍暨矣。原本禍訛作過。據通典改。○李筌曰。將怒而不待攻城。而使士卒肉薄登城。如蟻之所附。牆為木石。斫殺之者。三有一焉。而城不拔者。此攻城災也。○杜牧曰。此言為敵所辱。不勝忿怒也。後魏大武帝率十萬衆。寇宋。臧質于盱眙。太武帝始就質求酒。質封浚。便與之。太武大怒。遂攻城。乃命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昇。莫



戰ハズシテ人ノ兵ヲ屈スルナリ。

有退者尸與城平復殺其高梁王如此三句死者過半太祖聞彭城斷其歸路見疾病甚衆乃解退傳曰一女乘城可敵十夫以此校之尚恐不啻○賈林曰但使人心外附士卒內離城乃自拔○何氏曰將心忿急使士卒如蟻緣而登死者過半城且不下斯害也已○張預曰攻逾二時敵猶不服將心忿躁不能持久使戰士蟻緣而登城則其士卒爲敵人所殺三分之一而堅城終不可拔茲攻城之害也已或曰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

攻メズシテ拔ク。

非戰也。見通典原本作何氏非今改正。○李筌曰以計屈敵非戰之屈者晉將郭淮圍麴城蜀將姜維來救淮趨牛頭山斷維糧道及歸路維大震不戰而遁麴城遂降則不戰而屈之義也。○杜牧曰周亞夫敵七國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使輕兵絕吳餉道吳梁相弊而食竭吳遁去因追擊大破之蜀將姜維使將勾安李韶守麴城魏將陳泰圍之姜維來救出自牛頭山與泰相對泰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絕牛頭維無返道則我之擒也諸軍各守勿戰絕其還路維懼遁走安等遂降。○梅堯臣曰戰則傷人○王哲曰若李左車說成安君請以奇兵三萬人掘韓信於井陘之策是也。○張預曰前所陳者庸將之爲耳善用兵者則不然或破其計或敗其交或絕其糧或斷其路則可不戰而遁亦是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以計取之後漢鄧侯威威宮圍妖賊於原武連月不拔士卒疾癘東海王謂宮曰擁兵圍必死之虜非計也宜撤圍開其生路而示之彼必逃散一亭長足擒也從之而拔原武魏攻壺關亦其義也。○杜牧曰司馬文王圍諸葛誕於壽春議者多欲急攻之文王以誕城固衆多攻之力屈若有外救表裏受敵此至危之道也吾當以全策廢之可坐制也誕二年五月反三年二月破滅六軍按甲深溝高壘而誕自困十六國前燕將慕容恪率兵討段龜於廣固恪圍之諸將勸恪急攻之恪曰軍勢有緩而克敵有急而取之若彼我勢既均外有強援力足制之當鞫廢守之以待其斃乃築室反耕嚴固圍壘終克廣固曾不血刃也。○

久シキヲ要セズシテ滅ホス。以上三項ヲ一句ノ下ニテ受ク其理由ヲ示ス。

十、五、倍等ハ皆我兵ヲ敵兵ニ比シテ其數ヲ以テ云フナリ之ノ字ハ敵ヲ斥ス。

梅堯臣曰攻則傷財○王哲曰若唐太宗降薛仁果是也○張預曰或攻其所必救使敵棄城而來援則設伏取之若耿弇攻臨淄而撓西安脇巨里而斬費邑是也或外絕其強援以久持之坐俟其斃若楚師築室反耕以毀人之國而非久也。○曹公曰毀滅服未是也茲皆不攻而拔城之義也。○李筌曰以術毀人國不久而斃隋文問僕射高穎伐陳之策穎曰江外田收與中國不同伺彼農時我正暇豫徵兵掩襲彼釋農守禦候其聚兵我便解退再三若此彼農事疲矣南方地卑舍悉茅竹倉庫儲積悉依其間密使行人因風縱火候其營立更爲之行其謀陳始病也。○杜牧曰因敵有可乘之勢不失其機如摧枯朽沛公入關晉降孫皓隋取陳氏皆不久之。○賈林曰兵不可久久則生變但毀滅其國不傷殘於人若武王伐殷般人稱爲父母。○梅堯臣曰久則生變。○王哲同梅堯臣註○何氏曰善攻者不以兵攻以計困之令其自拔令其自毀非勞久守而取必以全爭之也。○張預曰以順討逆以智伐愚師不久暴而滅敵國何假六月之稽乎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曹公曰不與敵

勝於天下不頓兵血刃也。○李筌曰以全勝之計爭天下是以不頓收利也。○梅堯臣曰全爭者兵不戰城不攻毀不久皆以謀而屈敵是曰謀攻故不頓兵利自完。○張預曰不戰則士不傷不攻則力不屈不久則財不費以完全立勝於天下故。○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通典十作什非。○曹公曰以十敵一則圍之是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若主弱客強不用十也。○按杜佑作通典每全引曹注義有未了即以己意增釋之不用十也四字據通典補操所以倍兵圍下邳生擒呂布也。○杜佑曰以十敵一則圍之是爲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若主弱客強不用十也。○曹公操所以倍兵圍下邳生擒呂布若敵堅壘固守依附險阻彼一我十乃可圍也敵雖盛所據不便未必十倍然後圍之。○李筌曰愚智勇怯等十倍於敵則圍之攻守殊勢也。○杜牧曰圍者謂四面壘合使敵不得逃逸凡圍



四合必須去敵城稍遠。占地既廣，守備須嚴。若非兵多，則有闕漏。故用兵有十倍也。呂布敗是上下相疑，侯成執陳宮，委布降，所以能擒。非曹公兵力而能取之。若上下相疑，政令不一，設使不圍，自當潰叛。何況圍之，固須破滅。孫子所言十圍之，是將勇智等，而兵利鈍均，不言敵人自有離叛。曹公稱倍兵，降布蓋非圍之力窮也。此不可以訓也。○梅堯臣曰：彼一我十，可以圍。○何氏曰：圍者四面合兵以圍城，而校量彼我兵勢將才，愚智勇怯等，而我十倍勝於敵人，是以十對一，可以圍之，無令越逸也。○張預曰：吾之衆十倍於敵，則四面圍合以取之，是為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若主弱客強，不必十倍，然後圍之。尉繚子曰：守五則法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千而當萬，言守者十人，而當圍者百人，與此法同。五則攻之，者譌，據杜牧張預注改正。○杜佑曰：若敵并兵自守，不與我戰，彼一我五，乃可攻戰也。或無敵人內外之應，未必五倍然後攻。○李筌曰：五則攻之，攻守勢殊也。○杜牧曰：術猶道也。言以五敵一，則當取已三分為三道，以攻敵之一面，留己之二，候其無備之處，出奇而乘之。西魏末，梁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不受代，魏將獨孤信率兵討之，仲和嬰城固守，信夜令諸將以衝梯攻其城東北，信親帥將士襲其西南，遂克之也。○陳皞曰：兵既五倍於敵，自是我有餘力，彼之勢分也。豈止分為三道以攻敵，此獨說攻城，下文云：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梅堯臣曰：杜佑註：○王哲曰：謂十圍而取五，則攻者皆勢力有餘，不待其虛懈也。此以下亦謂智勇利鈍均耳。○何氏曰：愚智勇怯等，量我五倍於敵，人可以不待其虛懈也。分出奇以取勝。○張預曰：吾之衆五倍於敵，則當驚前掩後，擊西無五倍之衆，則不能為此計。曹公謂三術為正，二術為奇，不其然乎。○倍則分之。○曹公曰：以二敵一，則若敵無外援，我有內應，則不須五倍然後攻之。○倍則分之。○一術為正，一術為奇。○杜佑曰：己二敵一，則一術為正，一術為奇。彼一我二，不足為變，故疑兵分離其軍也。故太公曰：不能分移，不可以語奇。○李筌曰：夫兵者倍於敵，則分半為奇，我衆彼寡，動而難制，荷堅至澠水，不分而敗。王僧辯至張公洲，分而勝也。○杜牧曰：此言非也。此言以二敵一，則當取己之一，或趣敵之要害，或攻敵之必救，使敵一分之中，復須分減相救，因以一分而擊之，夫戰

敵ハ兵力對等ナルヲ云

法非論衆寡，每陳皆有奇正。非待入衆，然後能設奇。項羽於烏江，二十八騎尚不聚之，猶設奇正，循環相救，況其於他哉。○陳皞曰：直言我倍於敵，分兵趨其所，必救。即我倍中更倍，以擊敵之中分也。杜雖得之，未盡其說也。○梅堯臣曰：彼一我二，可分其勢。○王哲曰：謂分者，分為二軍，使其腹背受敵，則我得一倍之利也。○何氏曰：兵倍於敵，則分半為奇，我衆彼寡，足可分兵，主客力均，善戰者勝也。○張預曰：吾之衆一倍於敵，則當分為二部，一以當其前，一以衝其後，彼應前則後擊之，應後則前擊之。茲所謂一術為正，一術為奇也。杜氏不曉兵分則為奇，聚則為正。○敵則能戰之。○曹公曰：己與敵人衆等，善者猶當設伏奇而遠非曹公何誤也。○敵則能戰之。○李筌曰：主客力敵，惟善者戰。○杜牧曰：此說非也。凡己與敵人兵衆多少，智勇利鈍，一旦相敵，則可以戰，夫伏兵之設，或在敵前或在敵後，或因深林叢薄，或因暮夜昏晦，或因隘阻山阪，擊敵不備，自名伏兵，非奇兵也。○陳皞曰：料己與敵人衆寡相等，先為奇兵，可勝之計，則戰之故下文云：不若則能避之。杜說奇伏得之也。○梅堯臣曰：勢力均則戰。○王哲曰：謂能感士卒心，得其死戰耳。若設奇伏以取勝，是謂智優，不在兵敵也。○何氏曰：敵言等敵也，唯能者可以戰勝耳。○張預曰：彼我相敵，則以正為奇，以奇為正，變化紛紜，使敵莫測，以與之戰。茲所謂設奇伏以勝之也。杜氏不曉凡置陳皆有揚奇備伏。○少則能逃之。○曹公曰：高壁堅壘，勿與戰也。○杜而云：伏兵當在山林，非也。○少則能逃之。○佑曰：高壁堅壘，勿與戰也。彼之衆我之寡，不可敵，則當自逃守匿其形。○李筌曰：量力不如，則堅壁不出，挫其鋒，待其氣懈，而出擊之。齊將田單守即墨，燒牛尾，即殺騎劫，則其義也。○杜牧曰：兵不敵且避其鋒，當俟隙便奮決求勝，言能者謂能忍忿受恥，敵人求挑不出也。不似曹谷汜水之戰也。○陳皞曰：此說非也。但敵人兵倍於我，則宜避之以驕其志，用為後圖，非謂忍忿受恥，太宗辱宋老生，以虜其衆，豈是兵力不等也。○賈林曰：彼衆我寡，逃匿兵形，不令敵知，當設奇伏以待之。設詐以疑之，亦取勝之道。又一云：逃匿兵形，敵不知所備，懼其變詐，全軍亦逃。○梅堯臣曰：彼衆我寡，去而勿戰。○王哲曰：逃伏也，謂能倚固逃伏，以自守也。傳曰：師逃于夫人之宮，或兵少而有以勝者，蓋將優卒強耳。○何氏曰：兵少固壁，觀變潛形，見可則進。○張預曰：彼衆我寡，宜逃



小ニシテ堅ク戰ヘバ大ニ擒ニセラル

周ハ隙ト對文、智勇ニ缺クルトコロ無キヲ周ト云ヒ、缺クルトコロ有ルヲ隙ト云フ

去之勿與戰是亦為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若我治彼亂我奮彼怠則敵雖衆亦可  
以合戰若吳起以五百乘破秦五十萬衆謝元以八千卒敗苻堅一百萬豈須逃之乎  
**若則能避之** 則引軍避之待利而動也○杜佑曰言不若者勢力交援俱不相若  
須速去之不可遷延也如敵人守我要害發我津梁合圍於我則欲去不復得也○梅堯臣  
曰勢力不如則引而避○王皙曰將與兵俱不若遇敵攻必敗也○張預曰兵力謀勇皆劣  
於敵則當引而避  
**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孟氏曰小不能當大也言小國  
避之以伺其隙○李筌曰小敵不量力而堅戰者必為大敵所擒也漢都尉李陵以步卒五千人  
所以敗也○李筌曰小敵不量力而堅戰者必為大敵所擒也漢都尉李陵以步卒五千人  
衆對十萬之軍而見殺匈奴也○杜牧曰言堅者將性堅忍不能逃不能避故為大者之所  
擒也○梅堯臣曰不逃不避雖堅亦擒○王皙註同梅堯臣○何氏曰如右將軍蘇建前將軍  
軍趙信將兵三千餘人與大將軍衛青分行獨逢單于兵數萬力戰一日漢兵且盡前將軍  
信胡人降為翁侯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餘奔降單于右將軍蘇建遂盡亡其軍獨  
以身得亡自歸大將軍問其正閔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建為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  
一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威重閔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今建獨以數千  
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人無歸意也○張預曰小  
敵不度強弱而堅戰必為大敵之所擒息侯屈於鄭伯李陵降於匈奴是也孟子曰小固不  
敵強寡固不可以敵衆  
**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 曰將周密  
謀不泄也○李筌曰輔猶助也將才足則兵強○杜牧曰才周也○賈林曰國之強弱必在  
於將將輔於君而才周其國則強不輔於君內懷其貳則弱擇人授任不可不慎○何氏曰  
周謂才智具也得才智  
**輔隙則國必弱** 曹公曰形見於外也○李筌曰隙  
周備之將國乃安強也

患於軍ハ軍ノ害ヲ爲ス

際ハ將ニ一任セズシテ君ガ内ヨリ拘制スルヲ云フ

同ハ冒ニ同シ、掩有スルナリ、己ノ一手ニ取リ行フナリ、此句及ビ次ノ句ハ君ノ將ニ任ズルニ、其人ヲ得ザルヲ以テ云フ

周也○梅堯臣曰得賢則周備失士則隙缺○王皙曰周謂將賢則忠才兼備隙謂有所缺  
也○何氏曰言其才不可不周用事不可不周知也故將在軍必先知五事六行五權之用  
與夫九變四機之說然後可以內御士衆外料戰形苟昧於茲雖一日不可居三軍之上矣  
○張預曰將謀周密則敵不能窺故其國強微缺則乘釁而入故其國弱太公曰得士者昌  
失士者亡  
**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 患君之所不知○張預曰下三事也  
**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  
**是謂縻軍** 曹公曰縻御也○杜佑曰縻御也縻為反按通典縻為反作又繫也  
從中御故太公曰已下據通典補○李筌曰縻御也故太公曰國不可以從外治軍不可以  
也楚將龍且逐韓信而敗是不知其進秦將苻融揮軍少却而敗是不知其退○杜牧曰猶  
駕御縻絆使不自由也君國君也患於軍者為軍之患害也夫受鉞凶門推轂闔外之事將  
軍裁之如趙充國欲為屯田漢宣必令決戰孫皓臨滅賈充尚請班師此不知進退之謂也  
○賈林曰軍之進退將可臨時制變君命內御患莫大焉故太公曰國不可以從外治軍不  
可以從中御○梅堯臣曰君不知進退之宜而專進退是縻繫其軍六韜所謂軍不可以從  
中御○王皙曰縻繫也去此患則當託以不御之權故必忠才兼備之臣為之將也○張預  
曰軍未可以進而必使之進軍未可以退而必使之退是謂縻絆其軍也故曰進退由內御  
則功難成  
**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者則**  
**軍士惑矣** 曹公曰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禮不可以治兵也○杜佑曰軍容  
禮讓兵貴於權詐形勢各異教化不同而君不知其變軍國一政以用治民則軍士疑惑不  
知所措故兵經曰在國以信在軍以詐也○李筌曰任將不以其人也燕將慕容評出軍所



在因山泉賣樵水。貪鄙積貨。為三軍帥。不知其政也。○杜牧曰。蓋謂禮度法令。自有軍法。從事。若使同於尋常治國之道。則軍士生惑矣。至如周亞夫。見天子不拜。漢文知其勇不可犯。魏尚守雲中。上首級為有司所劾。馮唐所以發憤也。○陳皞曰。言不知三軍之事。違眾沮議。左傳稱晉彘季不從軍帥之謀。而以偏師先進。終為楚之所敗也。○梅堯臣曰。不知治軍之務。而參其政。則眾惑亂也。曹公引司馬法曰。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是也。○何氏曰。軍國異容。所治各殊。欲以治國之法。以治軍旅。則軍旅惑亂。○張預曰。仁義可以治國。而不可以治軍。權變可以治軍。而不可以治國。理然也。魏公不修慈愛。而為晉所滅。晉侯不守四德。而為秦所克。是不以仁義治國也。齊侯不射君子。而敗於晉。宋公不擒二毛。而衄於楚。是不以權變治軍也。故當仁義而用權。則國必危。晉魏是也。當變詐而尚禮義。則兵必敗。齊宋是也。然則治國之道。固不可以治軍也。○不知三軍之權。

**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  
通典作軍覆疑矣。按杜佑注直以覆敗釋之。曹公曰。不得其人意也。○杜佑曰。不得其人也。君之任將。當精擇焉。將若不知權變。不可付以勢位。苟授非其人。則舉措失所。軍覆敗也。若趙不用廣武君。而用成安君。○杜牧曰。謂將無權智。不能銓度軍士。各任所長。而雷同使之。不盡其材。則三軍生疑矣。黃石公曰。善任人者。使智使勇。使貪使愚。使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陳皞曰。將在軍。權不專制。任不自由。三軍之士自然疑也。○梅堯臣曰。不知權謀之道。而參其任用。其眾疑貳也。○王哲曰。政也。權也。使不知者同之。則動有違異。必相牽制也。是則軍眾疑惑矣。裴度所以奏去監軍。平蔡州也。此皆由君上不能專任賢將。則使同之。故通謂之三患。○何氏曰。不知用兵。權謀之人。用之為將。則軍不治。而士疑。○張預曰。軍吏中有不知兵家權謀之人。而使同居將帥之任。則政令不一。而軍疑矣。若邲之戰。中軍帥荀林父欲還。裨將先穀不從。為楚所敗。是也。近世以中官監軍。其患正如此。高崇文伐蜀。因罷之。遂能成功。○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

引勝ハ敵ノ勝ヲ致スナリ

所為。則鄰國諸侯因其乖錯。作難而至也。太公曰。疑志不可以應敵。○李筌曰。引奪也。兵權道也。不可謬而使。趙上卿藺相如言。趙括徒能讀其父書。然未知合變。王今以名使括。如膠柱鼓瑟。此則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者。趙王不從。果有長平之敗。諸侯之難至也。○杜牧曰。言我軍疑惑。自致擾亂。如引敵人使勝我也。○梅堯臣曰。君徒知制其將。不能用其人。而乃同其政。任俾眾疑惑。故諸侯之難作。是自亂其軍。自去其勝。○王哲曰。引諸侯勝己也。○何氏曰。士疑惑而無畏。則亂。故敵國得以乘我隙。覺而至矣。○張預曰。軍士疑惑。未肯用命。則諸侯之兵乘隙而。故知勝有五。○李筌曰。謂下五事也。○張預曰。下五事也。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孟氏曰。能料知敵情。審其虛實者。勝也。○李筌曰。料機主客之計者。必勝也。○杜牧曰。下文所謂知彼知己是也。○梅堯臣曰。知不可戰之宜。○王哲曰。可則進。否則止。保勝之道也。○何氏曰。審己與敵。○張預曰。可戰則進攻。不可戰則退守。能審攻守之宜。則無不勝。識眾寡之用者。勝。○通典御覽識作知。○杜佑曰。言兵之形之者。勝也。故春秋傳曰。師克在和。不在眾是也。○李筌曰。量力也。○杜牧曰。先知敵之眾寡。然後起兵。以應之。如王翦伐荆。曰。非六十萬不可。是也。○梅堯臣曰。量力而動。○王哲曰。謂我對敵兵之眾寡。圍攻分戰是也。○張預曰。用兵之法。有以少而勝眾者。有以多而勝寡者。在乎度其所用。而不失其宜。則善。如吳子所謂用眾者務易。用少者務隘是也。上

**下同欲者勝。**  
曹公曰。君臣同欲。○杜佑曰。言君臣和同。勇而欲戰者。勝。故孟如報私仇者。勝。○陳皞曰。言上下共同其利。欲則三軍無怨敵。可勝也。傳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也。○梅堯臣曰。言上下共同其利。欲則三軍無怨敵。可勝也。傳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也。○梅堯臣曰。言上下共同其利。欲則三軍無怨敵。可勝也。傳曰。以欲從人。則可以異以致亡。皆上下不同欲之所致。○何氏曰。書云。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以取敗。呂布違十人同心同德。商滅而周興。○張預曰。百將一心。三軍同力。人人欲戰。則所向無前矣。以



虞待不虞者勝

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是也故春秋傳曰以下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杜牧曰有備預也○陳皞曰謂先爲不可勝之師待敵之可勝也○梅堯臣曰慎備非常○王哲曰以我之虞待敵之不虞也○何氏曰春秋時城濮之後晉無楚備以敗於鄆鄭之後楚無晉備以敗於鄆自鄆已來晉不失備而加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加晉又周末荆人伐陳吳救之軍行三十里雨十日夜不見星左史倚相謂大將子期曰雨十日夜甲輯兵聚吳人必至不如此備之乃爲陳而吳人至見荆有備而反左史曰其反覆六十里其君子外小人爲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克從之遂破吳軍魏大將軍南征吳到積湖魏將滿寵帥諸軍在前與敵隔水相對寵令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營宜預爲之備諸軍皆警夜半賊果遣十部來燒營寵掩擊破之又春秋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於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人圍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張預曰常爲不可勝以待敵故吳起曰出門如見敵士季曰有備不敗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杜佑曰司馬法曰進退惟時無日寡人也  
 典御覽補將既精能曉練兵勢君能專任事不從中御故王子曰指授在君決戰在將也○李筌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者勝其將軍也吳伐楚吳公子光弟夫槩王至請擊楚子常不許夫槩曰所謂見義而行不待命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敗之審亮聞笑曰苟能制吾豈千里請戰假言天子不許示武於衆此是不能之將○杜牧曰尉繚子曰夫將者上不制乎天下不制乎地中不制乎人故兵者凶器也將者死官也○梅堯臣

御ハ制御スルナリ、不  
セザルナリ。

曰自闔以外將軍制之○王哲曰君御能將者不能絕疑忌耳若賢明之主必能知人固當委任以責成効推穀授鉞是其義也攻戰之事一以專之不從中御所以一威且盡其才也況臨敵乘機開不容髮安可遙制之乎○何氏曰古者遣將於太廟親操鉞持其首授其柄曰從是以上至天者將軍制之操斧持其柄授與刃曰從是以下至淵者將軍制之故李牧之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御也周亞夫之軍細柳軍中唯聞將軍之命不聞天子之詔也蓋用兵之法一步百變見可則進知難而退而曰有王命焉是白大人以救火也未及反命而煨燼久矣曰有監軍焉是作舍道邊也謀無適從而終不可成矣故御能將而責平猾虜者如絳韓盧而求獲狡兔者又何異焉○張預曰將有智勇之能則當任以責成功不可從中御也故曰闔外之事將軍裁之

此五者知勝之道也  
 曹公曰此上五事也故

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

弱之勢雖百戰實無危殆○李筌曰量力而拒敵有何危殆乎○杜牧曰以我之政料敵之政以我之將料敵之將以我之衆料敵之衆以我之食料敵之食以我之地料敵之地校量已定優劣短長皆先見之然後兵起故有百戰百勝也○梅堯臣曰彼己五者盡知之故無敗○王哲曰殆危也謂校盡彼我之情知勝而後戰則百戰不危○張預曰知彼知己者攻守之謂也知彼則可以攻知己則可以守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苟能知之雖百戰不危也或曰士會察楚師之不可敵陳平料劉項之長短是知彼知己也

彼而知己一勝一負  
 杜佑曰雖不知敵之形勢恃己能克之者勝負各半百萬之衆南伐或謂曰彼有人焉謝安桓沖江表偉才不可輕之堅曰我有八州之衆士馬百萬投鞭可斷江水何難之有後果敗績則其義也○杜牧曰恃我之強不知敵不可伐者一勝一負王猛將終諫苻堅曰晉氏雖在江表而正朔所稟謝安桓沖江表偉人不可伐也及堅南伐曰吾士馬百萬投鞭可濟遂有淝水之敗也○陳皞曰杜說恃強之兵無名而有



罪所以敗也。非一勝一負之義。○梅堯臣曰：自知己者，勝負半也。○王皙曰：但能計己，不知敵之強弱，則或勝或負。○張預曰：唐太宗曰：今之將臣，雖未能知彼，苟能知己，則安有不利乎？所謂知己者，守吾氣而待焉者也。故知守而不知攻，則勝負之半。○杜佑曰：外不料敵，內不知己，用戰必殆。御覽作必危也。○李筌曰：是謂狂寇，不敗何待也。○梅堯臣曰：一不知何以勝。○王皙曰：全昧於計也。○張預曰：攻守之術，皆不知以戰則敗。

**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

北堂書鈔作必

孫子十家註卷三終

孫子十家註卷四

形篇一 二軍形篇二作

不可勝ハ己ヲ以テ云

形篇

守。八陳五營。陰陽向背之形。○杜牧曰：因形見情，無形者情密，有形者情疎。密則勝，疎則敗也。○王皙曰：形者定形也。謂兩敵強弱有定形也。善用兵者，能變化其形，因敵以制勝。○張預曰：兩軍攻守之形也。隱於中，則人不可得而知。見於外，則敵乘隙而至。形因攻守而顯，故次謀攻。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

張預曰：所謂知己者也。以待敵之可

勝。○梅堯臣曰：藏形內治，伺其虛懈。○張預曰：所謂知彼者也。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曹公曰：自修理以待

敵之虛懈也。○杜佑曰：先咨之廟堂，慮其危難，然後高壘深溝，使兵練習，以此守備之固，待敵之闕，則可勝之。言制敵在我，故自修理以候敵之虛懈。已見敵有闕漏之形，然後可勝。○李筌曰：夫善用兵者，守則深壁多具軍食，善其教練，攻其城，則尚橦棚雲梯，土地地道，陳則左川澤，右丘陵，原本作在山川丘陵，誤據下文注改正。背孤向虛，從疑擊間，善戰者，倚角勢連首尾，相應者，為不可勝也。夫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無此數者，以為可勝也。○杜牧曰：自整軍事，長有待敵之備，閉跡藏形，使敵人不能測度，因伺敵人有可乘之便，然後出而攻之。○王皙曰：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杜牧曰：不可勝者，上文註解所謂修整軍事，閉形藏跡是也。此事在己，故曰能為。○張預曰：藏形晦跡，居常嚴備，則己能焉。



不能使敵必可勝

原本作之可勝按注則故書正作必也從通典御覽改正又按呂氏春秋云不可勝在己可勝在彼聖人必在己者不必在彼者是其證杜佑曰若敵曉練兵事原本作在己故練兵士按杜佑注本釋必可勝句後人臆改之以牽合上句今從通典御覽改正策與道合深為備者不可強勝之○杜牧曰敵若無形可窺無虛懈可乘則我雖操可勝之具亦安能取勝敵乎○賈林曰敵有智謀深為己備不能強令不己備○梅堯臣曰在己故能為在敵故無必○王哲曰在敵不在我也○張預曰若敵強弱之形不顯於外則我豈能必勝於彼故曰勝可知

而不可為 見敵形者則勝負可知若敵密而無形亦不可強使為敗故范蠡曰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杜牧曰言我不能使敵人虛懈為我可為○何氏曰可知之勝在我我有備也不可為之勝在敵敵無形也○張預曰已有備則勝可知敵有備則不可為

不可勝者守也 敵人有可勝之形已則藏形為不可勝之備以自守也○梅堯臣曰且有待也○何氏曰未見敵人有可勝之形已則藏形為不可勝之備以自守也○御覽一引作不可勝

可勝者攻也 我寡互誤按杜佑作通典引用曹注下附己意此云敵攻已乃可勝者引曹注也○杜佑語也後人以義不相比又下文有攻則有餘之言故臆改為彼衆我寡誤也據御覽改正則可攻○李筌曰夫善用兵者守則高壘堅壁也攻其城則尚糧棚雲梯土山地道原

角原本無犄角二字勢連首尾相應者為不可勝也無此數者以為可勝也○杜牧曰敵人

勝ツベキノ理吾ニアリトモ必ズ勝ツト限ラズ故ニ可知而不可為ト云フ  
吾能ク守ル、故ニ敵吾ニ勝ツベカラズ  
吾能ク攻ム、故ニ敵ニ勝ツベシ

有可勝之形則當出而攻之○梅堯臣曰見其闕也○王哲曰守者似於勝不足攻者似於勝有餘○張預曰知彼有可勝之理則攻其心而取之 守則不足攻則有餘 足者可以守力有餘者可以攻也○梅堯臣曰守則知力不足攻則知力有餘故出擊之言非百勝不戰非萬全不關也後人謂不足為弱有餘為強者非也

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 曹公曰因山川邱陵之固者藏於九地之下因天時之便者動於九天之上○杜佑曰善守備者務因其山川之阻邱陵之固使不知所攻言其深

密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務因天時地利水火之變使敵不知所備言其雷震發動若於九天之上也○李筌曰天一遁甲經云九天之上可以陳兵九地之下可以伏藏常以直符加時干後一所臨宮為九天後二所臨宮為九地地者靜而利藏天者運而利動故魏武不明於遁五魁然獨處能知三五橫行天下以此法出不拘諸咎則其義也○杜牧曰守者韜聲滅跡幽比鬼神在於地下不可得而見之攻者勢迅聲烈疾若雷電如來天上不可得而備也九者高深數之極○陳皞曰春三月寅功曹為九天上申傳送為九地之下夏三月午勝先為九天上子神后為九地之下秋三月申傳送為九天上寅功曹為九地之下冬三月子神后為九天上午勝先為九地之下○梅堯臣曰九地言深不可知九天言高不可測蓋守備密而攻取迅也○王哲曰守者為未見可攻之利當潛藏其形沉靜幽默不使敵人窺測之也攻者為見可攻之利當高遠神速乘其不意懼敵人覺我而為之備也九者遠言之甚也後漢涼州賊王國圍陳倉左將軍皇甫嵩督前軍董卓救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也嵩曰

王注ハ當ニ下句ノ下ニ在ルベシ  
守ハ隙有リ易シ、故ニ不足ト云フ、攻ハ敵ノ不虞ニ乘ズルコト難カラズ、故ニ有餘ト云フ、守ノ難ク攻ノ易キヲ云フナリ  
藏於九地之下ハ密ニシテ隙無キナリ、動於九天之上ハ密ニ勢ニ乘ジテ敵防ギ難キナリ



二句共二人ノ知ラザル所ニ於テ勝ツテ最善トナスヲ云フ。

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小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弊果自解去○張預曰藏於九地之下喻幽而不可知也動於九天之上喻來而不可備也尉繚子曰若秘於地若遂於天是也守則固是自保也攻則取是全勝也

**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  
也。於人但見近形非遠太公曰智與衆同非國師也○李筌曰知不出衆知非善也韓信破趙未餐而出井陘曰破趙會食時諸將憊然伴應曰諾乃背水陳趙乘壁望見皆大笑言漢將不便兵也乃破趙食斬成安君此則衆所不知也○杜牧曰衆人之所見破軍殺將然後知勝我之所見廟堂之上籌俎之間已知勝負者矣○賈林曰守必固攻必克能自保全而常不失勝見未然之勝善知將然之敗謂實微妙通元非衆人之所見也○梅堯臣曰人所見而見故非善○王哲曰衆常之人見所以勝而不知制勝

**戰勝而天下曰善**  
御覽作「御覽作」非善之善者也。太公曰爭勝於白刃之前非良將也據御覽改正○李筌曰軍善戰天下易見故非善也○杜牧曰天下猶上文言衆也言天下人皆稱戰勝者故破軍殺將者也我之善者陰謀潛運攻心伐謀勝敵之日曾不血刃○陳皞曰潛運其智專伐其謀未戰而屈人之兵乃是善之善者也○梅堯臣曰見不過衆戰雖勝天下稱之猶不曰善○王哲曰以謀屈人則善矣○張預曰戰而後能勝衆人稱之曰善是有智名勇功也故云非善若見微察隱取

**故舉秋毫。不為多力。見日月。不為明目。聞**  
勝於無形則真善者也。

勝ヲ易キトコロニ乘ジテ勝ツ、故二人其勝ツ所以ヲ知ラズ、隨テ善勝ノ名無シ。

已敗ハ敵ニ敗形敗實アリ、吾之ニ乘ジテ勝ツ、故ニ勝ツコト差ガハズ。

**雷霆。不為聰耳。**

曹公曰易見聞也。○李筌曰易見聞也以為攻戰勝而天下不曰善也夫智能之將人所莫測為之深謀故孫武曰難知如陰也○王哲曰衆人之所知不為智力戰而勝人不為善也○何氏曰此言衆人之所見所聞不足為異也昔烏獲舉千鈞之鼎為力雖朱百步觀織芥之物為明師曠聽蚊行履步為聰也兵之成形而見之誰不能也故勝於未形乃為知兵矣○張預曰人皆能也引此以喻衆人之見勝也秋毫謂兔毛至秋而勁細言至輕也

**古之所謂善**  
戰者勝。勝易勝者也。原本作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此後人所改今據御覽訂正

曹公曰原微易勝攻其可勝不攻其不可勝也○杜牧曰敵人之謀初有萌兆我則潛運以能攻之用力既少制勝既微故曰易勝也○梅堯臣曰力舉秋毫明見日月聰聞雷霆不出衆人之所能也故見於著則勝於難見於微則勝於易○何氏曰言敵人之謀初有萌兆我則潛運已能攻之用力既少制勝甚微故曰易勝也○張預曰交鋒接刃而後能制敵者是其勝難也見微察隱而破于未形者是其勝易也故善戰者常

**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  
曹公曰敵兵形未成原本作未形從御覽改勝之無赫赫之功也○李筌曰勝敵而天下不知何智名之有○杜牧曰勝於未萌天下不知故無智名會不血刃敵國已服故無勇功也○梅堯臣曰大智不彰大功不揚見微勝易何勇何智○何氏曰患銷未形人誰稱智不戰而服人誰言勇漢之子房唐之裴度能之○張預曰陰謀潛運取勝於無形天下不聞料敵制勝之智不見塞旗斬將之功若

**故其戰勝不忒。**  
也此筌以忒字為忒也○陳皞曰畱侯未嘗有戰鬪功是也

**勝已敗者也。**

張預曰力戰而求勝雖善者亦有不忒者其所措必勝。曹公曰察敵有可敗不差忒也○李筌曰置勝於已敗之師何忒焉師老卒惰法令不一謂已敗也○杜牧曰措措置也忒差忒也



我能置勝不忒者何也。蓋先見敵人已敗之形，然後攻之，故能制必勝之功，不差忒也。○賈林曰：讀措為錯，錯雜也。取敵之勝，理非一途，故雜而料之也。常於勝未形，已見敵之敗。○梅堯臣曰：賭其可敗，勝則不差。○何氏曰：善料也。○張預曰：所以能。故善戰者立於

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

過大視而勝，皆得其地也。○杜牧曰：不敗之地者，為不可勝之計，使敵人必不能敗我也。不先敵人之敗者，言窺伺敵人可敗之形，不失毫髮也。○陳倬註：同李筌。○杜佑註：同杜牧。○梅堯臣曰：善候敵隙，我則常勝。○王皙曰：常為不可勝待敵，可勝不失其機。○何氏曰：自恃有備，則無患。常伺敵隙，則勝之不失也。立於不敗之地，言我常為勝所。○張預曰：審吾法，令明吾賞罰，便吾器用，養吾武勇，是立於不敗之地也。我有節制，則彼將自衄，是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

敗兵先戰而後求勝。

敗曰：管子曰：天時地利其數多少，其要必出於計數。故凡攻伐之道，計必先定於內，然後兵出乎境，不明敵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敵人之積，不能約也。不明敵人之將，不見先軍，不明敵人之士，不見先陳，故以衆擊寡，以理擊亂，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教士練卒，擊敵衆白徒，故能百戰百勝。此則先勝而後求戰之義也。衛公李靖曰：夫將之上務，在於明察而衆和，謀深而慮遠。審於天時，稽乎人理，若不料其能，不達權變，及臨機對敵，方始趨起，左顧右盼，計無所出，信任過說，一彼一此，進退狐疑，部伍狼藉，何異趣蒼生而赴湯火，驅牛羊而啗狼虎者乎。此則先戰而後求勝之義也。○賈林曰：不知彼我之情，陳兵輕進，意雖求勝，而終自敗也。○梅堯臣曰：可勝而戰，戰則勝矣。未見可勝，勝可得乎。○何氏曰：凡用兵，先定必勝之計，而後出軍，若不先謀而欲恃強，勝未必也。○張預曰：計謀先勝，然後與師，故以戰則克，尉繚子曰：兵不必勝，不可以言勝，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謂危事不可輕舉也。又曰：兵貴先勝。

勝敗ノ敗字ニ義無シ。

度ハ國土ノ大小、量ハ兵食ノ多少、數ハ量ノ數ニ見ハルルモノ、稱ハ彼我ノ力ヲ稱スルコト

於此則勝彼矣。弗勝於此，則弗勝彼矣。此之謂也。若趙充國常先計而後戰，亦是也。不謀而進，欲幸其成功，故以戰則敗。善用兵者，先自修治，為不可勝之道，保

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

罪之國，軍至無虜掠，不伐樹木，污井竈，所過山川城社陵祠，必滌而除之，不習亡國之事，謂之道法也。軍嚴肅，有死無犯，賞罰信義，將若此者，能勝敵之敗政也。○杜牧曰：道者仁義也。法者法制也。善用兵者，先修理仁義，保守法制，自為不可勝之政，何敵有可敗之隙，則攻能勝之。○賈林曰：常修用兵之法，道保賞罰之法度，如此則當為勝。不能則敗，故曰：勝敗之政也。○梅堯臣曰：攻守自修，法令自保，在我而已。○王皙曰：法者下之五事也。○張預曰：修治為戰之道，保守制敵之法，故能必勝。或曰：先修飾道義，以和其衆，後保守法令，以戢其下，使民愛而畏之，然後能為勝敗。

兵法一曰度。

賈林曰：度，土地也。○王皙曰：丈尺也。一曰量。

二曰稱。

賈林曰：倉廩虛實也。○王皙曰：數也。以數推之，則衆寡可知。虛實可見。○王皙曰：百千也。四曰稱。

賈林曰：算數也。以數推之，則衆寡可知。虛實可見。○王皙曰：百千也。四曰稱。

三曰數。

賈林曰：算數也。以數推之，則衆寡可知。虛實可見。○王皙曰：百千也。四曰稱。

賈林曰：算數也。以數推之，則衆寡可知。虛實可見。○王皙曰：百千也。四曰稱。

四曰稱。

賈林曰：算數也。以數推之，則衆寡可知。虛實可見。○王皙曰：百千也。四曰稱。

賈林曰：算數也。以數推之，則衆寡可知。虛實可見。○王皙曰：百千也。四曰稱。

五曰勝。

賈林曰：算數也。以數推之，則衆寡可知。虛實可見。○王皙曰：百千也。四曰稱。

此五事稱量，知敵之情。○張預曰：此言曹公曰：勝敗之政，用兵之法，當以度先度也。○梅堯臣曰：因地以度軍勢。○王皙曰：地人所履也。舉兵攻戰，先計於地，由地故生度也。所以度長短，知遠近也。凡行軍臨敵，先須知遠近之計。○何氏曰：地者遠近險易也。度計也。未出軍，先計敵國之險易，道路迂直，兵甲孰多，勇怯孰是，計度可伐，然後與師，動衆可以成功。度生量也。言度地已熟，然後能



以益稱銖ハ我優彼劣ナ  
ルナリ、以銖稱銖ハ我  
劣彼優ナルナリ。

積水チ甚ダ低キ地ニ切  
リ落ストキハ其勢當ル

酌量彼我之強弱也。○梅堯臣曰：因度地以量敵情。○王哲曰：謂量有大小。言既知遠近之計，則須更量其地之大小也。○何氏曰：量酌彼己之形勢。量生數。而勝也。○杜牧曰：數者機數也。言強弱已定，然後能用機變數也。○賈林曰：量地遠近廣狹，則知敵人人數多少也。○梅堯臣曰：因量以得衆寡之數。○王哲曰：數所以紀多少，言既知敵之大小，則更計其精劣多少之數。曹公曰：知其人數。○何氏曰：數機變也。先酌量彼我強弱利害，然後為機數。○張預曰：地有遠近廣狹，數生稱。○曹公曰：稱量敵孰愈也。之形，必先度知之，然後量其容人多少之數。○李筌曰：分數既定，賢智之多少，得賢者重，失賢者輕。如韓信之論楚漢也，須知輕重別賢愚，而稱之，鎔銖則強。○杜牧曰：稱校也。機權之數已行，然後可以稱校彼我之勝負也。○梅堯臣曰：因數以權輕重。○王哲曰：稱所以知重輕，喻強弱之形勢也。能盡知遠近之計，大小稱生勝。○杜牧曰：稱校既熟，我勝敵敗，分數知其勝負所在。○李筌曰：稱知輕重，勝敗之數可知也。○杜牧曰：稱校既熟，我勝敵敗，分明見也。○陳皞杜佑同杜牧上五事註。○梅堯臣曰：因輕重以知勝負。○王哲曰：重勝輕也。○何氏曰：上五事未戰先計，必勝之法。故孫子引古法以疏勝敗之要也。○張預曰：稱宜也。地形與人數相稱，則疏密得宜，故可勝也。尉繚子曰：無過在於度數，度謂尺寸，數謂什伍，度以量地，數以量兵，地與兵相稱，則勝。五者皆因地形而變是也。故勝兵若以鎔稱銖。而得故自地而生之也。李靖五陳隨地形而變是也。故勝兵若以鎔稱銖。○梅堯臣曰：梅堯臣敗兵若以銖稱鎔。○曹公曰：輕不能舉重也。○李筌曰：二十兩曰力易舉也。敗兵若以銖稱鎔。○王哲曰：言銖鎔者，以明輕重之至也。○張預曰：勝者之戰，二十兩為鎔，二十四銖為兩，此言有制之兵，對無制之兵，輕重不侔也。勝者之戰，民也。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曹公曰：八尺曰仞，決水千仞，其勢疾也。御覽注：仞七尺也。

ベカラズ、彼我相對シ  
タル形ニ霄壤ノ差有リ  
テ我ニ此ノ勢有ルナ  
リ。

其勢疾也。原本云：其高勢疾也。衍從御覽。○李筌曰：八尺曰仞，言其勢也。杜預伐吳，言兵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自解，則其義也。○杜牧曰：夫積水在千仞之谿，不可測量，如我之守不見形也。及決水下，湍湔奔注，如我之攻不可禦也。○梅堯臣曰：水決千仞之谿，莫測其迅，兵動九天之上，莫見其跡，此軍之形也。○王哲曰：千仞之谿，至隋絕也，喻不可勝對可勝之形。乘機攻之，決水是也。○張預曰：水之性避高而趨下，決之赴深谿，固湍浚而莫之禦也。兵之形象，水乘敵之不備，掩敵之不意，避實而擊虛，亦莫之制也。或曰：千仞之谿，謂不測之淵，人莫能量其淺深，及決而下之，則其勢莫之能禦。如善守者，匿形晦跡，藏於九地之下，敵莫能測其強弱，及乘虛而出，則其鋒莫之能當也。



孫子十家註卷四終

執篇一ニ兵勢篇ニ作

分ハ隊伍ヲ分クルコト、數ハ各部隊及ビ全體ノ人數、部伍ノ編制其法ヲ得レバ衆ヲ治ムルコトハ寡ヲ治ムルガ如シ。

形ハ陣形、名ハ旌旗ヲ以テ陣ニ名ヅクルナリ、形名整ヘバ衆ヲ動シ、ト寡ヲ動かスガ如シ。

孫子十家註卷五

執篇

預曰兵勢已成然後任勢以取勝故次形。次之。○曹公曰用兵任勢也。○李筌曰陳以形成如決建瓴之勢故以是篇。○王皙曰勢者積勢之變也善戰者能任勢以取勝不勞力也。○張

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

曹公曰部曲爲分什伍爲數。○孟氏曰分隊伍也數兵之大數也分

數多少制置先定。○李筌曰善用兵者將鳴一金舉一旗而三軍盡應號令既定如寡焉。○杜牧曰分者分別也數者人數也言部曲行伍皆分別其人數多少各任偏裨長伍訓練昇降皆責成之故我所治者寡也韓信曰多多益辦是也。○陳皞曰若聚兵既衆即須多爲部伍部伍之內各有小吏以主之故分其人數使之訓練決斷遇敵臨陳授以方略則我統之雖衆治之益寡。○梅堯臣曰部伍奇正之分數各有所統。○王皙曰分數謂部曲也偏裨各有部分與其人數若師旅卒兩之類。○張預曰統衆既多必先分偏裨之任定行伍之數使不相亂然後可用故治兵之法一人曰獨二人曰比三人曰參比參爲伍五人爲列二列爲火五火爲隊二隊爲官二官爲曲二曲爲部二部爲校二校爲裨二裨爲軍遞相統屬各加訓練雖治百萬。○關衆如關寡形名是也。○杜牧曰旌旗鐘鼓敵亦有之我之衆如治寡也。○關衆如關寡形名是也。○杜牧曰旌旗鐘鼓敵亦有之我安得獨爲形名關衆如關寡也夫形者陳形也名者旌旗也戰法曰陳開容陳足曳白刃故大陳之中復有小陳各占地分皆有陳形旗者各依方色或認以鳥獸某將某陳自有名號形名已定志專勢孤人自爲戰敗則自敗勝則自勝戰百萬之兵如戰一夫此之是也。○陳皞曰夫軍士既衆分布必廣臨陳對敵遞不相知故設旌旗之形使各認之進退遲速又不



奇正ノ説明ハ下文ニ詳ナリ。

殿ハ石ナリ、石ヲ以テ卵ニ投ズレバ卵必ズ破ル、虚實ヲ知ル者ハ戰ヘバ必ズ勝ツ。

分數、形名、奇正、虚實ノ中ニテ奇正最モ要、且他ノ三者ハ奇正中ノ事ナリ、故ニ以下専ラ奇正ヲ説ク、正正相對シテ奇ヲ出ダシテ勝ヲ制スルナリ。

相聞故設金鼓以節之。所以令之曰。聞鼓則進。聞金則止。曹說是也。○梅堯臣曰。形以旌旗名。以采章指麾應速。無有後先。○王皙曰。曹公曰。旌旗曰形。金鼓曰名。曹謂形者。旌旗金鼓之制度。名者。各有其名號也。○張預曰。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為鼓鐸。視不相見。故為旌旗。今用兵既衆。相去必遠。耳目之力。所不聞見。故令士卒望旌旗之形。而前却聽金鼓之號。而行止。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故曰。此用衆之法也。 二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

是也。

奇兵未可與人爭利。漢吳王濞擁兵入大梁。吳將田伯祿說吳王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不從。遂為周亞夫所敗。此則有正無奇。○杜牧曰。解在下文。○賈林曰。當敵以正陳。取勝以奇兵。前後左右。俱能相應。則常勝而不敗也。○梅堯臣曰。動為奇。靜為正。靜以待之。動以勝之。○王皙曰。必當作畢字誤也。奇正還相生。故畢受敵而無敗也。○何氏曰。兵體萬變。紛紜混沌。無不是正。無不是奇。若兵以義舉者。正也。臨敵合變者。奇也。我之正使敵視之為奇。我之奇使敵視之為正。亦為奇。奇亦為正。大抵用兵。皆有奇正。無奇正而勝者。幸勝也。浪戰也。如韓信背水而陳。以兵循山而拔。趙軾以破其國。則背水正也。循山奇也。信又盛兵臨晉。而以木罌從。夏陽襲安邑。而虜魏王豹。則臨晉正也。夏陽奇也。由是觀之。受敵無敗者。奇正之謂也。尉繚子曰。今以縹鄒之利。犀兕之堅。三軍之衆。有所奇正。則天下莫當其戰矣。○張預曰。三軍雖衆。使人人皆受敵而不敗者。在乎奇正也。奇正之說。諸家不同。尉繚子曰。曰。正兵貴先。奇兵貴後。曹公則曰。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奇。李衛公則曰。兵以前向為正。後却為奇。此皆以正為正。以奇為奇。曾不說相變循環之義。唯唐太宗曰。以奇為正。使敵視以則吾以正擊之。混為一法。使敵莫測。茲最詳矣。 兵之所加。如以碇。按。碇當為以後多。退音者。以字之譌。而作音也。 投卵者。虚實是也。 擊至虚。○孟氏曰。碇

石也。兵若訓練至整。部領分明。更能審料敵情。委知虚實。後以兵而加之。實同以碇石投卵也。○李筌曰。碇實卵虚。以實擊虚。其勢易也。○梅堯臣曰。碇石也。音退。以實擊虚。猶以堅破脆也。○王皙曰。銀治鐵也。○何氏曰。用兵識虚實之勢。則無不勝。○張預曰。下篇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此虚實彼我之法也。引致敵來。則彼勢常虚。不往赴彼。則我勢常實。以實擊虚。如舉石投卵。其破之必矣。夫合軍聚衆。先定分數。分數明。然後習。 凡戰者。以形名。形名正。然後分奇正。奇正審。然後虚實可見矣。四事所以次序也。

正合以奇勝。

者從傍擊不備。以正道合戰。以奇變取勝也。○李筌曰。戰無真詐。難以勝敵。○梅堯臣曰。用正合戰。用奇勝敵。○何氏曰。如戰國廉頗為趙將。秦使間曰。秦獨畏趙。括耳。廉頗易與。且降矣。會頗軍多亡。失數敗。堅壁不戰。又聞秦反間之言。使括代頗。至則出軍擊秦。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乘勝追造。秦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絕趙軍後。又五千騎。絕趙壁間。趙兵分為二糧道。絕括卒。敗。又唐突厥犯塞。煬帝令唐高祖與馬邑太守王仁恭。率衆備邊。會虜寇馬邑。仁恭以衆寡不敵。有懼色。高祖曰。今主上遐遠。孤城絕援。若不死戰。難以圖全。於是親選精騎四千。出為遊軍。居處飲食。隨逐水草。一同於突厥。見虜候騎。但馳騁遊獵耳。若輕之。及與虜相遇。則持角置陳。選善射者為別隊。持滿以待之。虜莫能測。不敢決戰。因縱奇兵擊走之。獲其特勒所乘駿馬。斬首千餘級。又太宗選精銳千餘騎。為奇兵。皆黑衣。元甲。分為左右隊。建大旗。令騎將秦叔寶。程咬金。等分統之。每臨寇。太宗躬被元甲。先鋒率之。候機而進。所向摧殄。常以少擊衆。賊徒氣懾。又五代漢高祖在晉陽。郭進往依之。漢祖壯其材。會北虜屠安陽城。因遣進拔之。戎人遁去。授坊州刺史。虜主道斃。高祖出奇兵井陘。進以閒道先入。沼北。因定河北。此皆以奇勝之迹也。○張預曰。兩軍相臨。先以正兵與之合戰。徐發奇兵。或擣其旁。或擊其後。是也。 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 書鈔作善出兵。按。作者義長也。後人以其如天地。如江河之言。 臆改為奇耳。宋時諸本則皆作奇。故鄭友賢云。不言正。闕文也。



奇正ノ相終始シテ窮マ  
ラザルコト日月相代ハ  
ルガ如ク四時相移ルガ  
如シ。

【註】李筌曰：動靜也。不竭如江河。【註】杜佑曰：言應變出奇無窮竭。○李筌曰：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復生。四時是也。【註】杜佑曰：日月運行入而復出。四時更王。與而復廢。言奇正變化。或若日月之進退。四時之盛衰也。○李筌曰：奇變如日月四時。虧盈寒暑不停。○張預曰：日月運行入而復出。四時更互。盛而復衰。喻奇正相變。紛紜渾沌。終始無窮也。聲

不過五。【註】李筌曰：宮商角徵羽也。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註】李筌曰：變入可盡。色不過五。【註】李筌曰：青黃赤白黑也。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註】曹公曰：自無味不過五。【註】李筌曰：酸辛鹹甘苦也。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註】曹公曰：自無

已下皆喻八陳奇正也。○張預曰：引五聲五色五味之變。以喻奇正相生之無窮。戰執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註】李筌曰：邀截掩襲萬途之勢。不五聲五色五味之變無盡也。○王皙曰：奇正者用兵之鈐鍵。制勝之樞機也。臨敵運變循環

不窮窮則敗也。○何氏曰：六韜云：奇正發於無窮之源。原本作孟氏。按合注之例。孟氏在前。今置於此。當是何氏注傳寫誤耳。改從何氏。○張預曰：戰陳之勢。止於奇正一事而已。及其變而用之。則萬途千轍。鳥可窮盡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註】李筌曰：奇正相依而生。如環圍圓不可窮倪也。○梅

曰：奇正生而轉相為變。如循環其環。求首尾之莫窮也。○張預曰：奇亦為正。正亦為奇。變化相生。若循環之無本末。誰能窮詰。激水之疾。至於

激水ノ石ヲ深ハシ、驚鳥ノ禽ヲ擊ンハ皆勢ナリ、但驚鳥ハ己ノ位地

ト禽ノ位地トノ遠近ヲ量リテ其勢ヲ節ス、故ニ驚鳥節ト云ヘリ。驚鳥之疾ノ疾ノ字當ニ擊ニ作ルモノニ從フベシ。

節短ハ近キ處ヨリ急ニ迫ルヲ云フ。

漂石者執也。【註】孟氏曰：勢峻則巨石雖重不能止。○杜佑曰：言水性柔弱石性

水性柔弱險徑要路激之疾。驚鳥之疾。御覽作驚鳥之擊。按當作擊詳注意。惟李流則其勢可以轉巨石也。至於毀折者節也。【註】曹公曰：發起擊敵。○杜佑曰：發起討敵如鷹鷂攫則其勢可以轉巨石也。○王皙曰：鷹鷂一擊百鳥無以爭其勢。猛虎一奮萬獸無

者皆由伺候之明。邀得屈折之節也。王子曰：鷹隼一擊百鳥無以爭其勢。猛虎一奮萬獸無以爭其威。○李筌曰：柔勢可以轉剛。況於兵者乎。彈射之所以中飛鳥者。善於疾而有節制。○杜牧曰：勢者自高注下。得險疾之勢。故能漂石也。節者節量遠近則攫之。故能毀折物也。○梅堯臣曰：水雖柔勢迅則漂石。驚雖微節勁則折物。○王皙曰：驚鳥之疾亦勢也。由勢然後有搏擊之節。下要云：險故先取漂石以喻也。○何氏曰：水能動石。高下之勢也。驚能搏物。能節其遠近也。○張預曰：鷹鷂之擒鳥雀。必節量遠近。伺候審而後擊。故能折物。尉繚子曰：便吾器用。養吾武勇。發之如鳥擊。李靖曰：是故善戰者其執險。【註】曹公曰：險猶疾也。○冠子云：執急節短不作勢者。古無勢字也。今改正。篇內并同。○曹公曰：險者所以致其疾。如水得杜牧曰：險者言戰爭之勢。發則殺人。故下文喻如擴弩。○王皙曰：險者所以致其疾。如水得險隘而成勢。其節短。【註】曹公曰：短近也。○杜佑曰：言以近節也。如驚鳥之發。近則搏

之力全志專。則必獲也。○梅堯臣曰：險則迅。短則勁。故戰之勢當險疾而短近也。○王皙曰：驚之能搏者。發必中。來勢遠而所搏之節至短也。兵之乘機當如是耳。曹公曰：短者近也。○孟氏曰：杜牧註。○張預曰：險疾短近也。言善戰者先度地之遠近。形之廣狹。然後立陳。使部伍行列相去不遠。其進擊則以五十步為節。不可過遠。故勢迅則難禦。節近則易勝。使

執如擴弩。節如發機。【註】曹公曰：在度不遠。發則中也。○杜佑曰：在度內不遠。發則中。擴張也。言形勢之擴。如弩之張。奔擊之易。如機之

發則中。擴張也。言形勢之擴。如弩之張。奔擊之易。如機之



紛紜トシテ旗旗入り亂  
レ、紜紜トシテ士卒入  
リ亂レテ而カモ節制嚴  
ニシテ敵之ヲ亂スベカ  
ラズ、渾渾トシテ車馳  
セテ陣形圓ニシテ隙無  
シ、敵之ヲ敗ルベカラ  
ズ。

發也故太公曰擊之如發機所以破精微也原本無今據通典補○李筌曰弩不疾則不遠  
矢不近則不中勢尚疾節務速○杜牧曰曠張也如弩已張發則殺人故上文云其勢險也  
機者固須以近節量之然後必能中故上文云其節短短乃近也此言戰陳不可遠逐敵也  
恐有隊伍離散斷絕反為敵所乘也故牧野誓曰六步七步四伐五伐是以近也○陳皞曰  
弩之發機近則易中戰之遇敵疾則易捷若趨馳不速奮擊不近則不能克敵而全勝○賈  
林曰戰之勢如弩之張兵之勢如機之發○梅堯臣曰曠音霍曠張也如弩之張勢不遠巡  
如機之發節近易中也○王哲曰戰勢如弩之張者所以有待也待其有可乘之勢如發其  
機○何氏曰險疾也短近也此言擊戰得形便如張弩發機勢宜疾速仍利於便近不得追  
擊過差也故太公曰擊如發機者所以破精微也○張預曰如弩之張勢不可緩如  
機之發節不可遠言趨利尚疾奮擊貴近也故太公曰擊如發機者所以破精微也

紛紜亂而不可亂也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也

曰旌旗亂也示敵若亂以金鼓齊之車騎原本作卒騎者誤從通典改正轉而形圓者出入  
有道齊整也○杜佑曰旌旗亂也示敵若亂以金鼓齊之紛紛旌旗像紜紜士卒貌言旌旗  
翻轉一合一離士卒進退或往或來視之若散擾之若亂然其法令素定度職原本為作職  
從通典改分明各有分數擾而不亂者車騎齊轉形圓者出入有道齊整也渾渾車輪轉  
行沌沌步驟奔馳視其行陳縱橫圓而不方然而指趨各有所應故王子曰將欲內明而外  
暗內治而外混所以示敵之輕己者也渾胡本反沌沌損反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曰紛紜  
而不可敗者號令齊整也○杜牧曰此言陳法也風后握奇文曰四為正四為奇餘為握奇  
音機或總稱之先出遊軍定兩端此之是也奇者零也陳數有九中心有零者大將握之不  
動以制四面八陳而取軍則焉其人之列而相向背背相承也周禮蒐苗獮狩車驟徒趨  
及表乃止進退疾徐疏密之節一如戰陳表乃旗也蓋與民期於下也握奇文曰先出  
遊軍定兩端蓋遊軍執本方旗先定地界然後軍士赴之兵於旗下乃出奇正變為陳也周

禮蒐苗獮狩車驟徒趨及表乃止此則八陳遺制握奇之文止此而已其餘之詞乃後之作  
者增加之以重難其事耳夫五兵之利無如弧矢之利威天下五兵同致天獨有弧矢聖  
人獨言弧矢能威天下不言他兵何也蓋戰法利於弧矢者非得陳不見其利故黃帝勝於  
蚩尤以中夏車徒制夷虜騎士此乃弧矢之利也在於近代可以驗之者晉武時羌陷涼州  
司馬督馬隆請募勇士三千平之募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軍西渡溫水虜樹  
機能以衆萬計過隆依八陳法且戰且前弓矢所及人皆應弦而倒誅殺萬計涼州遂平  
隋時突厥入寇楊素擊之先是諸將與虜戰每虞胡騎奔突皆戎車徒步相參昇鹿角為方  
陳騎在其內素至悉除舊法令諸軍各為步騎突厥聞之以手加額仰天曰天賜我也大率  
精騎十餘萬而至素一戰大破之此乃以徒步制騎士若非有陳法知開闔首尾之道安能  
制勝也曲禮曰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鄭司農云此四  
獸為軍陳象天也孔疏曰此言軍行象天文而作陳法但不知作之何如耳何徹云畫此四  
獸於旌旗上以標先後左右之陳也急繕其怒言其卒之勁利威怒如天之怒也招搖北斗  
杓第七星也舉此則六星可知也陳象天文即北斗也復曰進退有度鄭司農註曰度謂伐  
與步數也孔疏曰如牧野誓云六步七步四伐五伐是也復曰左右有局鄭司農註曰局是  
部分孔疏曰言軍之左右各有部分進則就敵退則就列不相差濫也下文復曰父之讎弗  
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返兵交遊之讎不同國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此言讎辱至於  
戰爭期在必勝故不可不知陳法也其文故相次而言乃聖賢之深旨矣軍志曰陳開容陳  
足曳白刃隊開容隊可與敵對前禦其前後當其後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魚貫立必屬  
行長以參短短以參長回軍轉陳以前為後以後為前進無違走四頭八尾觸處  
為首敵衝其中兩頭俱救此亦與曲禮之說同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今夔州州前諸葛武侯  
以石縱橫八行布為方陳奇正之出皆生於此奇亦為正之正亦為奇之奇彼此相用循  
環無窮也諸葛出斜谷以兵少但能正用六數今蓋屋司竹園乃有舊壘司馬懿以十萬步  
騎不敢決戰蓋知其能也○梅堯臣曰分數已定形名已立離合散聚似亂而不能亂形無  
首尾應無前後陽旋陰轉欲敗而不能敗○王哲曰曹公曰旌旗亂也示敵若亂以金鼓齊



治マリテ分數ニ於テ得  
ザルコトアレバ亂ル、  
勇ニシテ勢ニ於テ得ザ  
ルコトアレバ怯トナ  
ル、強クシテ形ニ於テ  
得ザルコトアレバ弱ト  
ナル。

之矣。哲謂紛紜亂之貌也。不可亂者。節制嚴明耳。又曹公曰。車騎轉而形圓者。出入有道。齊整也。哲謂渾沌形圓不測之貌也。不可敗者。無所隙缺。又不測故也。○何氏曰。此言亂勢也。善將兵者。進退紛紛似亂。然士馬素習。旌旗有節。非亂也。渾沌形勢。乍離乍合。人以爲敗。而號令素明。離合有勢。非可敗也。形圓無行列也。○張預曰。此八陳法也。昔黃帝始立邱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井字之形。開方九焉。五爲陳法。四爲閑地。所謂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紜聚散。圖雖亂而法不亂。渾沌交錯。形雖圓而勢不敗。所謂分而成八。復而爲一也。後世武侯之方陳。李靖之六花。唐太宗之破陳樂舞。皆其遺制也。 亂生於治。

怯生於勇 弱生於強

而秦自稱始皇。都關中。以爲至萬代有之。至胡亥。矜驕陳勝吳廣。乘弊而起。所謂亂生於治也。以勇陵人。爲敵所敗。秦王苻堅。鼓行伐晉。勇也。及其敗。聞風聲鶴唳。以爲晉軍。是其怯也。所謂怯生於勇也。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陵晉於黃池。陵越於會稽。是其強也。越所敗。城門不守。兵圍王宮。殺夫差。而并其國。所謂弱生於強也。○杜牧曰。言欲僞爲亂形。以誘敵。人先須至治。然後能僞爲亂也。欲僞爲怯形。以伺敵人。先須至勇。然後能僞爲怯也。欲僞爲弱形。以驕敵人。先須至強。然後能僞爲弱也。○賈林曰。恃治則亂生。恃勇則怯生。○梅堯臣曰。治則能僞爲亂。勇則能僞爲怯。強則能僞爲弱。○王哲曰。同梅堯臣註。○何氏曰。言戰時爲奇。正形勢以破敵也。我兵素治矣。我士素勇矣。我勢素強矣。若不匿治勇強之勢。何以致敵。須張似亂似怯似弱之形。以誘敵人。彼惑我誘之。狀破之必矣。○張預曰。能示敵以紛亂。必己之治也。能示敵以怯。必己之勇也。能示敵以弱。必己之強也。○李筌曰。歷數也。百六曲皆有名數。故能爲治。然後能僞爲亂也。夫爲僞亂者。出入不時。樵採縱橫。刁斗不嚴。是也。○賈林曰。治亂之分。各有度數。○梅堯臣曰。以治爲亂。存之乎分數。○王哲曰。治亂者。數之

治亂數也

之災。陰陽之數。不由人與時所會也。○杜牧曰。言行伍各有分數。部

變數謂法制。○張預曰。實治而僞示以亂。明其部曲行伍之數也。 勇怯教也。 失其勢。則勇者怯。兵法無定。惟因勢而成也。○杜牧曰。言以勇爲怯者也。見有利之勢。而不動。敵人以我爲實怯也。○陳皞曰。勇者奮速也。怯者淹緩也。敵人見我欲進不進。卽以我爲怯也。必有輕易之心。我因其懈惰。假勢以攻之。龍且輕韓信。鄭人誘我師是也。○孟氏註。同陳皞。○梅堯臣曰。以勇爲怯。示之以不取。○王哲曰。勇怯者。勢之變。○張預曰。實勇而僞示以怯。因其勢也。魏將龐涓攻韓。齊將田忌救之。孫臏謂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使齊軍入魏地。日減其竈。涓聞之。大喜曰。吾素知齊怯。乃倍日并行逐之。遂敗於馬陵。

疆弱形也

敬以羸老是也。○陳皞曰。楚王毀中軍。以張隨人。用爲後圖。此類也。○梅堯臣曰。以疆爲弱。形之以羸懦。○王哲曰。疆弱者。形之變。○何氏曰。形勢暫變。以誘敵戰。非怯非弱也。示亂不亂。隊伍本整也。○張預曰。實疆而僞示以弱。見其形也。漢高祖欲擊匈奴。遣使覘之。匈奴匿其壯士肥馬。見其弱兵羸畜。使者十輩皆言可擊。惟婁敬曰。兩國相攻。宜於誇所長。今徒見老弱。必有奇兵。不可擊也。帝不從。果有白登之圍。 故善

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

能進退其敵也。晉人伐齊。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與曳柴從之。齊人登山而望。晉師見旌旗揚塵。謂其衆而夜遁。則晉弱齊爲疆也。齊伐魏。將田忌用孫臏謀。滅竈而趨大梁。魏將龐涓逐之。曰。齊虜。原本作齊魯。今改正。何其怯也。入吾境亡者半矣。及馬陵。爲齊人所敗。殺龐涓。虜魏太子。而旋形以弱而敵從之也。○杜牧曰。非止於羸弱也。言我強敵弱。則示以羸形。動之使來。我弱敵強。則示之以強形。動之使去。敵之動作。皆須從我。孫臏曰。齊國號怯。三晉輕之。令入魏境。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龐涓逐之。曰。齊虜何怯。入吾境。土亡者大半。因急追之。至馬陵。道狹。積乃斫木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伏弩於側。令曰。見火始發。涓至。鑽燧讀之。萬弩齊發。龐涓死。此乃示以羸形。能動龐涓。遂來從我而殺之也。隋煬帝於鴈門。爲突厥始畢可汗所圍。太宗應募救。援隸將

形ハ弱キ形ヲ示スナ



軍雲定與營將行謂定與曰必多齎旗鼓以設疑兵且始畢可汗敢圍天子必以我倉卒無援我張吾軍容令數十里晝則旌旗相續夜則鉦鼓相應虜必以為救兵雲集視塵而遁不然彼衆我寡不能久矣定與從之師次崞縣始畢遁去此乃我弱敵強示之以強動之令去故敵之來去皆從我之形也○梅堯臣曰形亂弱而必從○王哲曰誘敵使必從○何氏曰移形變勢誘動敵人敵昧於戰必落我計中而來力足制之○張預曰形之以怯弱敵必來從晉楚相攻苗賁皇謂晉侯曰若變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卻必克二程果敗楚師又楚伐隋嬴師以張之季良曰楚之羸誘我也皆此二義也 予之敵必取之 壘而以便勢擊其空虛孤特也○杜牧曰曹公與袁紹相持官渡曹公循河而西紹於是渡河追公公營南阪下馬解鞍時白馬輜重在道諸將以為敵騎多不如還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也安可去之紹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繼至或分趨輜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人遂大破之斬文醜○梅堯臣曰示畏怯而必取○王哲曰餌敵使必取予與同○張預曰誘之以小利敵必來取吳以囚徒誘越 以利動之以卒待之 釜曰後漢大司馬鄧禹之攻赤眉也赤眉佯北棄輜重而遁車皆載土覆之以豆禹軍乏食競趨之不為行列赤眉伏兵奄至擊之禹大敗則其義也○杜牧曰以利動敵既從我則嚴兵以待之上文所解是也○梅堯臣曰以上數事動誘敵而從我則以精卒待之○王哲曰或使之從或使之取必先嚴兵以待之也○何氏曰敵貪我利則失行列利既動則以所待之卒擊之無不勝也如曹公西征馬超超夾關為軍公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蒲坂津據河西為營公自潼關北渡未濟超赴船急戰公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公得渡循河為甬道而南賊退拒渭口公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為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十六國南梁禿髮檀守姑臧後秦姚興遣將姚弋弼等至於城下傳檀驅牛羊於野擊衆探掠檀分兵擊大破之後魏末大將廣陽王元深伐北狄使于謹單騎入賊中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七列河等三萬餘戶並款附相率南遷廣陽欲與謹至折敷嶺迎接

卒ハ猝ニ同ジ、敵ノ意ハザル所ノモノナリ以テ敵ヲ待ツナリ。

之謹曰破六汗拔陵兵衆不少聞七列河等歸附必來邀擊彼若先據險要則難與爭鋒今以七列河等餌之當競來抄掠然後設伏而待必指掌破之廣陽然其計拔陵果來邀擊破也列河於嶺上部衆皆沒謹伏兵發賊遂大敗悉收得七列河之衆○張預曰形之既從予之又取是能以利動之而來也則以勁卒待之李靖以卒為本以本待之者謂正兵節制之師 故善戰者求之於執不責於人 杜佑曰言勝負之道自圖於中秦穆悔過不替孟明也 故能擇人而任執 一作故能擇人而任之諸家作任勢者多者權變明也○杜佑曰權變之明能簡置於人任己之形勢也○李筌曰得勢而戰人怯者能勇故能擇其所能任之夫勇者可戰謹慎者可守智者可說無棄物也○李牧曰言善戰者先料兵勢然後量人之材隨短長以任之不責成於不材者也曹公征張魯於漢中張魯李典樂進將一千餘人守合淝教與護軍薛悺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吳孫權十萬人衆圍合淝乃共發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戰遠曰公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威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與遼同出果大破孫權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權攻城十日不拔乃退孫盛論曰夫兵詭道也至於合淝之守懸弱無援專任勇者則好戰生患專任怯者則懼心難保且彼衆我寡衆者必懷貪情我以致命之師擊貪情之師其勢必勝勝而後守則必固矣是以魏武難選武力參以異同為之密教節宣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也○陳諱曰善戰者專求於勢見利速進不為敵先專任機權不責成於人苟不獲已而用人即須擇而任之○賈林曰讀為擇人而任勢言示以必勝之勢使人從之豈更外責於人求其勝敗擇勇怯之人任進退之勢○梅堯臣曰用人以勢則難能者當在擇人而任勢○何氏曰得勢自勝不專責人以力也○王哲曰謂將能擇人任勢以戰則自然勝矣人者謂偏裨與○張預曰任人之法使貪使愚使智使勇各任自然之勢不責人之所不能故隨材大小擇而任之尉繚子曰因其所長而用之言三軍之中有長於步者有長於騎者

孫子十家註卷五 勢



安危方圓ハ勢ナリ、勢ハ人ナシテ動靜行止各々其ノ時ヲ以テセザルヲ得ザラシム。

圓石ハ動カシ易シ、千仞ノ高キヨリ落ツレバ物ヲ破ルノ力甚ダ大ナリ、力ヲ用フルコト小ニシテ功大ナルニ譬フ。

因能而用則人盡其材又任執者通典無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

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杜佑曰言投之安地則安投之危地則危不知有所回避也任勢自然也方圓之形猶兵勝負之形○李筌曰任勢御衆當如此也○梅堯臣曰木石重物也易以勢動難以力移三軍之衆也可以勢戰不可以力使自然之道也○何氏同梅堯臣註○張預曰木石之性置之安地則靜置之危地則動方正則止圓斜則行自然之勢也三軍之衆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不得已則闕亦自然之道

故善戰人之執善字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執也杜佑

曰言形勢之相因原本無據通典補○李筌曰嗣通以為坂上走丸言其易也○杜牧曰轉石於千仞之山不可止退者在山不在石也戰人有百勝之勇強弱一貫者在勢不在人也杜公元凱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能并強齊今兵威已成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自解無復著手此勢也勢不可失乃東下建業終滅吳此篇大抵言兵貴任勢以險迅疾速為本故復用力少而得功多也○梅堯臣曰圓石在山屹然其勢一人推之千人莫制也○王哲曰石不能自轉因山之勢而不可退也戰不能妄勝因兵之勢而不可支也○張預曰石轉於山而不可止退者由勢使之也兵在於險而不可制禦者亦勢使之也李靖曰兵有三勢將輕敵士樂戰志勵青雲氣等飄風謂之氣勢關山狹路羊腸狗門一夫守之千人不過謂之地勢因敵怠慢勞役飢渴前營未舍後軍半濟謂之因勢故用兵任勢峻坂走丸用力至微而成功甚博也

孫子十家註卷五終

孫子十家註卷六

虛實篇

曹公曰能虛實彼己也○李筌曰善用兵者以虛為實善破敵者也○王哲曰凡自守以實攻敵以虛也○張預曰形篇言攻守勢篇說奇正善用兵者先知攻守兩齊之法然後知奇正先知奇正相變之術然後知虛實蓋奇正自攻守而用虛實由奇正而見故次勢

孫子曰凡先處

戰地而待敵者佚

後處戰地

而趨戰者勞

形勝之地以待敵者則有備豫士馬閑逸○杜佑同賈林註○王哲同曹公註○張預曰形勢之地我先據之以待敵人之來則士馬閑逸而力有餘有餘也○賈林曰先處而趨戰者勞李筌曰力不足也太一通甲云彼來攻我則我為主彼為客主易客難也是以太一通甲言其定計之義故知勞佚事不同先後勢異○杜牧曰後周遣將帥突厥之衆逼齊將段韶禦之時大雪之後周人以步卒為前鋒從西而下去城二里諸將欲逆擊之韶曰步人氣力勢自有限今積雪既厚逆戰非便不如陳以待之彼勞我佚破之必矣既而交戰大破之前鋒盡殲自餘遁矣○賈林曰敵處便利我則不往引兵別據示不敵其軍敵謂我無謀必來攻襲如此則反令敵倦而我勞○梅堯臣曰先至待敵則力完後至趨戰則力屈○何氏曰戰國秦師伐韓圍闕與趙遣將趙奢救之軍士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又曰先據北山者勝後至者敗趙奢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遂解闕與之圍後漢初



致人ハ敵ヲ此方ニ引キ付ケルナリ、致於人ハ敵ヨリ彼方ニ引キ付ケラルナリ。

利之ハ利ヲ以テ誘フナリ。

諸將征隗囂爲囂所敗。光武令悉軍栒邑。未及至。隗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巡取栒邑。漢將馮異即馳馬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此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方盛，臨境狃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栒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佚待勞，非所以爭鋒也。遂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而大破之。東魏將齊神武伐西魏，軍過蒲津，涉洛至許原。西魏將周文帝軍至沙苑，齊神武聞之，引軍來會。詰朝，候騎告齊神武軍且至。周文帝將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陳。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軍至渭曲。背水東西爲陳，合戰大破之。○張預曰：「便利之地，彼已據之，我方趨彼以戰，則士馬勞倦而力不足。或謂所戰之地，我宜先到立陳以待彼。」則

致人而不致於人。

杜佑曰：言兩軍相遠，強弱俱敵，彼可使歷險而來，我不人之勞，不致人之佚也。○杜牧曰：致令敵來就我，我當蓄力待之，不致從也。○李筌曰：故能致張步將費邑，分遣其弟敢守巨里，耿弇進兵先脅巨里，使多伐樹木，揚言以填坑壑。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弇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弇乃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宣勒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者，以弇期告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攻之，弇喜謂諸將曰：「吾修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來適其所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大破之。遂臨陳斬費邑。」○梅堯臣曰：能令敵來則敵勞，我不往就則我佚。○王皙曰：致人者，以佚乘其勞，致於人者，以勞乘其佚。○何氏曰：令敵自來，○張預曰：致敵來戰，則彼勢常虛，不往赴戰，則我勢常實。此乃虛實彼我之術也。耿弇先逼巨里，以誘致費邑，近之。

故善戰者。

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曹公曰：誘之以利也。○李筌曰：以利誘之，敵牧曰：李牧大縱畜牧，人衆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大喜，率衆來入，牧大破之，殺匈奴十萬騎，單于奔走。歲餘不敢犯邊也。○梅堯臣曰：彼能自來，示之以利。○何

至者害之也。

釋下或不同也。今據曹注及下文改正。攻其所必趨，攻其所必救。○杜佑曰：出其所必趨，原本子曰：一貓當穴，萬鼠不敢出。一虎當溪，萬鹿不得過。○李筌曰：害其所急，彼必釋我而自固也。魏人寇趙，邯鄲乞師於齊，齊將田忌欲救趙，孫臏曰：夫解紛者不控捲，救圍者不搏擲。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解爾。今二國相持，輕銳竭於外，疲老殆於內，我襲其虛，彼必解圍而奔命。所謂一舉存趙而弊魏也。後魏果釋趙而奔大梁，遭齊人於馬陵，魏師敗績。○杜牧曰：曹公攻河北，師次頓丘，黑山賊于毒等攻武陽，曹公乃引兵西入山，攻毒本屯，毒聞之，棄武陽還。曹公要擊於內，大破之也。○陳諱曰：子胥疲楚師，孫臏走魏將，之謂也。○梅堯臣曰：敵不得來，當制之以害。○王皙曰：以害形之，敵患之而不至。○張預曰：所以能令敵人必不得至者，害其所願愛耳。孫臏走

害之ハ敵ノ患フル所ノモノヲ爲シテ之ヲ牽制スルナリ。

氏曰：以利誘之而來，我佚敵勞。○張預曰：所以能致敵人之來者，誘之以利耳。李牧佯北，以致匈奴，楊素毀車以誘突厥，是也。能使敵人不得

至者害之也。

作至其所必走，字之誤也。按杜注，每先引曹注，下附己意，故上之所

能使敵人不得

至者害之也。○杜牧曰：高顯言平陳之策，於隋祖曰：江北寒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徵兵上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禦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於是陳人始病。○梅堯臣曰：撓之使不得休息。○王皙曰：巧致之也。○何氏曰：春秋時，吳王闔閭問於伍員曰：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彼必道弊，亟肄以疲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閭從之。楚於是乎始病。吳遂入郢。○張預曰：爲多方以誤之，術使其不得休息，或曰：彼若先處戰地，以待我，則是彼佚也，我不可起而與之戰。我既不往，彼必自來，即是變佚爲勞也。飽能飢之。○原本作饑之者，後人臆之。○曹公曰：絕糧道以饑之。○李筌曰：焚其積聚，委其禾苗，絕其糧道。○杜牧曰：我爲主敵爲客，則可以絕糧道而饑之。如我爲客敵爲主，則如之何？答曰：饑敵之術，非止絕糧道，但



能饑之則是隋高穎平陳之策曰江南土薄舍多茅屋有蓄積皆非地窖密遣人因風縱火  
待敵修立更復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遂行其策由是陳人益困三國時諸葛誕文  
欽據壽春及招吳請援司馬景王討之謂諸將曰彼當突圍決一朝之命或謂大軍不能久  
省食減口冀有他變料賊之情不出此二者當多方以亂之因命合圍遣羸疾寄穀淮北廩  
軍士豆人三升誕欽聞之果喜景王愈羸形以示之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中糧盡攻而拔  
之隋末宇文文化及率兵攻李密於黎陽密知化及糧少因偽和之以弊其衆化及大喜恣其  
兵食冀密饋之其後食盡其將王智略張童仁等率所部兵歸於密前後相繼化及以此遂  
敗○陳諱曰饑敵之術在臨事應機○梅堯臣曰要其糧使不得饋○王哲曰謂敵人足食  
我能使之饑耳曹公曰絕其糧道哲謂火積亦是也○何氏曰如吳楚反周亞夫曰楚兵剽  
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也○亞夫會兵滎陽吳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引兵  
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使輕騎弓高侯等絕吳楚後食道兵乏糧欲退數挑戰終不出  
乃引兵去精兵追擊大破之王莽末天下亂光武兄伯升起兵討莽為莽將甄阜梁丘賜所  
敗復收會兵衆還保於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引精兵十餘萬人南渡橫臨泚水阻  
兩山間為營絕後橋示無還心伯升於是大饗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為六部潛師夜起襲  
取藍鄉盡獲其輜重明晨自南攻甄阜下江兵自東南攻梁丘賜之食陳潰遂斬阜賜唐輔  
公祐遣其僞將馮惠亮陳當世領水軍屯於博望山陳正道河間王孝恭徐紹宗率步騎軍  
於青州山河間王孝恭至堅壁不與鬪使奇兵斷其糧道賊漸餒夜薄我營孝恭安臥不動  
明日縱羸兵以攻賊壘使盧祖尚率精騎列陳以待之俄而攻壘者敗走出追奔數里遇祖  
尚軍與戰大敗之正通乘營而走○張預曰我先舉兵則我為客彼為主為客則食不足為  
主則飽有餘若奪其蓄積因糧於彼館穀於敵則我反飽彼反饑矣則是變客為主也○不  
焚其積聚廢其農時然後能饑敵矣或彼客則絕○安能動之○曹公曰攻其所  
其糧道廣武君欲請奇兵以遮絕韓信軍後是也○安能動之○曹公曰攻其所  
使敵不得不相救也○李筌曰出其無備雖千里之征人不疲勞若鄧艾伐蜀由陰平之徑行無人  
收曰司馬宣王攻公孫文懿於遼東阻遼水以拒魏軍宣王曰賊堅營高壘以老我師攻之

奇兵ヲ出ダシテ敵ノ舍  
ヲ攻メテ敵ノ力ヲ此處  
ニ向ケサセテ、正兵ヲ  
其意ハザル所ニ向ケテ  
勝ヲ制ス。  
敵ノ虛ヲ擊ツナリ。

正入其計古人云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我今直指襄平則人懷內懼懼  
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陳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來邀之乃縱擊大破之竟平遼東○陳暉  
曰左傳楚伐宋宋告急於晉晉先軫曰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  
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遂破楚師○孟氏註同曹公○梅堯臣曰趨其所願使不得止○  
王哲同李筌註○何氏曰攻其所愛豈能安視而不動哉○張預曰彼方安守以為自固之  
術不欲速戰則當攻其所必救使不得已而須出與駢堅壁秦伯挑其裨將遂皆出戰是也  
**出其所必趨** 原本作不趨按上文諸家注 趨其所不意 使敵不得不  
相往而救之也○何 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 曰出空擊  
氏曰令敵人須應我 稱帝其所守擊其不意○李筌曰出敵無備從孤擊虛何人之有○杜牧曰梁元帝時西蜀  
虛避其所守擊其不意○李筌曰出敵無備從孤擊虛何人之有○杜牧曰梁元帝時西蜀  
將軍尉遲迥曰伐蜀之事一以委公然計將安出迥曰蜀與中國隔絕百餘年矣恃其山川  
險阻不虞我師之至宜以精甲銳騎星夜奔襲之平路則倍道兼行險途則緩兵漸進出其  
不意攻其腹心必向風不守竟以平蜀言不勞者空虛之地無敵人之虞行止在我故不勞  
也○陳諱曰夫言空虛者非止為敵人不備也但備之不嚴守之不固將弱兵亂糧少勢孤  
我整軍臨之彼必望風自潰是我勞苦如行無人之地○梅堯臣曰出所不意○何氏曰  
曹公北征烏桓謀臣郭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得以為備  
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其不意公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虜卒聞公至惶怖合  
戰大破之斬蹋頓及明王已下又唐吐谷渾寇邊以李靖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輕途二  
里行空虛之地平吐谷渾而還故太宗曰且李靖三千輕騎深入虜庭克復定襄古今未有  
也○張預曰掩其空虛攻其無備雖千里之征人不疲勞若鄧艾伐蜀由陰平之徑行無人  
之地七百 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 曰警其東擊其西誘其前襲其  
餘里是也



後漢張步都劇使弟藍守西安。又令別將守臨潼。去臨潼四十里。耿弇引軍營其間。令藍歸。藍聞之。晨夜守城。至期。夜半。弇勒諸將。將食。及明。至臨潼城下。護軍荀彘等爭之。以為宜速攻。西安。弇曰。西安。聞吾欲攻。日夜為備。臨潼出其不意。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起。土山。以臨其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棄去。朱雋擊黃巾。賊帥韓忠於宛。雋作長圍。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陳皞曰。國家征上黨。王宰知劉稹恃天井之險。不為固守之計。幸悉力攻。奪而後守。稹失其險。終陷其巢穴也。○梅堯臣曰。言擊其南。實攻其北。○王哲曰。攻其虛也。謂將不能兵。不精。壘不堅。備不嚴。救不及。食不足。心不一。爾。○張預曰。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使敵人莫之能備。則吾之所攻者。乃敵之所不守也。耿弇之克臨潼。朱雋之討黃巾。但其一端耳。

**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  
杜牧曰。不攻尚守。何況其於昌邑也。賊奔壁東南。陳皞曰。無慮。敵不攻。慮我不守。無所不攻。無所不守。乃用兵之計。備也。○梅堯臣曰。賊擊我西。亦備乎東。○王哲曰。守以實也。謂將能兵。精。壘。堅。備。嚴。救。及。食。足。心。一。爾。○張預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使敵人莫之能測。莫之能測。則吾之所守者。乃敵之所不攻也。周亞夫擊東南。而備西北。亦其一端也。

**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  
曹公曰。情不泄也。○李筌曰。善攻者。器械多也。東魏高歡攻鄴是也。善守者。謹備也。周韋孝寬守晉州是也。○杜牧曰。攻取備禦之情。不泄也。○賈林曰。教令行人。人心附。備守堅固。微隱無形。敵人猶豫。智無所措也。○梅堯臣曰。善攻者。機密不泄。善守者。周備不隙。○王哲曰。善攻者。待敵有可乘之隙。速而攻之。則使其不能守也。善守者。常為不可測。則使其不能攻也。云。不知者。攻守之計。不知所出耳。○何氏曰。言攻守之謀。令不可測。○張預曰。夫守則不足。攻則有餘。所謂不足者。非力弱也。蓋示敵以不足。則敵必來攻。此是敵不

無形無聲。敵不知其所以攻。又守。ルコト云フ。

知其所攻也。所謂有餘者。非力強也。蓋示敵以有餘。則敵必自守。此是敵不知其所守也。情不外泄。精乎攻守者也。

**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為敵之司命。**  
通典作微乎微乎。神乎神乎。神至。於無聲。御覽作微乎微乎。故能隱於常形。神乎神乎。故能為敵司命。又通典本作故能為變化司命。○杜佑曰。言其微妙。所不可見者。言變化之形。倏忽若神。故能料敵死生。如天之司命也。○李筌曰。言二遁用兵之奇。正攻守。微妙不可形於言說也。微妙。神乎神乎。死生懸形於我。故曰司命。○杜牧曰。微者。靜也。神者。動也。靜者。守。動者。攻。敵之死生。懸於我。故如天之司命。○梅堯臣曰。無形。則微。不可得而窺。無聲。則神。不可得而知。○王哲曰。微密。則難窺。神速。則難應。故能制敵之命。○何氏曰。武論。虛實之法。至於神微。而後見成功之極也。吾之實。使敵視之為虛。吾之虛。使敵視之為實。敵之實。吾能使之為虛。敵之虛。吾能知其非實。蓋敵不識。吾虛實。而吾能審敵之虛實也。吾欲攻敵也。知彼所守者。為實。而所不守者。為虛。吾將避其堅。而攻其脆。批其亢。而擣其虛。敵欲攻我。知彼所攻者。為不。而所不攻者。為要。吾將視敵之虛。而闕吾之實。彼示形在東。而吾設備於西。是故吾之攻也。彼不知其所當守。吾之守也。敵不料其所當攻。攻守之變。出於虛實之法。或藏九地之下。以喻吾之守。或動九天之上。以比吾之攻。滅跡而不可見。韜聲而不可聞。若從地出。天下。倏出。開入。星耀。鬼行。入於無聞之域。旋乎九泉之淵。微之微者。神之神者。至於天下。之明目。不能窺其形。之微也。非無聲也。敵人不能聽其聲。之虛也。非無形也。善守兵者。通於虛實之變。遂可以入於神微之奧。不善者。安然尋微窮神。而泥其用兵之跡。不能混其形聲。而至於聞見者。是不知神微之妙。固在虛實之變也。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安得無形與聲哉。但敵人不能窺聽耳。○張預曰。攻守之術。微妙神密。至於無形之可觀。無聲之可聞。故敵人生死之命。皆主於我也。

**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



高壘深溝ハ堅ク守リテ  
戰ハザラントスル用意  
ナリ、敵ノ救ハザルベ  
カラザル所ヲ攻ム、故  
ニ克ニ出テテ戰フニ至  
ル

孫子

也。

御覽速作遠。按此與李筌本同。曹公曰卒往進攻其虛懈退又疾也。○杜佑曰者以不可追。後趙王石勒兵在葛陂。苦雨欲班師於鄴。懼晉人躡其後。用張賓計。令輜重先行遠而不可及也。此筌以速字為遠者也。○杜牧曰既攻其虛敵必敗。敗喪之後安能追我。我故得以疾退也。○陳諱曰杜說非也。曹公之圍張繡也。城未拔。力未屈而去之。繡兵出襲其後。賈詡止之。繡不聽。果為曹公所敗。繡謂詡曰公既能知其敗。必能知其勝。詡曰復以敗卒襲之。繡從之。曹公果敗。豈是敗喪之後不能追之哉。蓋言乘虛而進。敵不知其所。遂利而退。敵不知所追也。○梅堯臣曰進乘其虛。則莫我禦。退因其弊。則莫我追。○何氏曰兵進則衝虛。兵退則利速。我能制敵。而敵不能制我也。○張預曰對壘相持之際。見彼之虛隙。則急進而擣之。敵豈能禦我也。獲利而退。則速還壁以自守。敵豈能追我也。兵之情。主速。風來電往。敵不能制。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必救也。○客則絕其糧食。守其歸路。若我為客。敵為主。則攻其君主。司馬宣王攻遼東。直指襄平是也。○梅堯臣曰攻其要害。○王皙曰曹公曰絕糧道。守歸路。攻君主也。哲謂敵若堅守。但能攻其所必救。則與我戰也。若耿弇欲攻巨里。以致費邑。亦是也。○何氏曰如魏將司馬宣王攻公孫文懿。汎舟潛濟。遼水作長圍。忽棄賊而向襄平。諸將言不攻賊而作長圍。非所以示衆也。宣王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古人言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窟穴虛矣。我直指襄平。必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陳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宣王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唐馬燧討田悅。時軍糧少。悅深壁不戰。燧令諸軍持十日糧。進次倉口。與悅夾洹水而軍。李抱真李芄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則諸軍持十日糧。進致人不致於人。今田悅與淄青兗三軍為首尾。計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兵擊其左右。兵少未可必破。悅且來救。是前後受敵也。兵法所謂攻其必救。彼故當戰也。燧為諸軍合而破之。

畫地而守之ハ刀ナドニ  
テ地ニ畫キテ城ト爲シ  
タルノミニテ壘溝ノ固  
メ無キナフ。  
乘其所之ハ敵ノ爲ス所  
ヲ離レシメテ、敵ヲ  
シテ疑惑シテ動カザラ  
シムルヲ云フ。

燧乃造三橋道逾洹水。日挑戰。悅不敢出。恒州兵以軍少。懼為燧所并。引軍合於悅。悅與燧明日復挑戰。乃伏兵萬人。欲邀燧。燧乃引諸軍。半夜皆食。先鷄鳴時。擊鼓吹角。潛師傍洹水。徑赴魏。令曰聞賊至。則止為陳。又令百騎吹鼓角。皆雷於後。仍抱薪持火。待軍畢發。止鼓角。匿其傍。伺悅軍畢渡。焚其橋。軍行十數里。乃率淄青兗州步騎四萬餘人。踰橋掩其後。乘風縱火。鼓噪而進。燧乃坐甲令無動。命前除草。斬荆棘。廣百步。以為陳。募勇力得五千餘人。分為前列。以候賊至。比悅軍至。則火止。氣乏力衰。乃縱兵擊之。悅軍大敗。悅走橋。橋已焚矣。悅軍亂。赴水。斬首二萬。淄青軍殆盡。○張預曰我為客。彼為主。我兵強而食少。彼勢弱而糧多。則利在必戰。敵人雖有金城湯池之固。不得守其險。而必來與我戰者。在攻其所願愛之地。使相救援也。若楚人圍宋。晉將救之。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從之而解。又晉宣帝討公孫文懿。忽棄賊而走襄平。討其巢穴。賊果出邀之。遂逆擊三戰皆捷。我不欲戰。畫地而守之。○曹公曰軍不欲煩也。○孟氏曰以亦其義也。○李筌曰拒境自守也。若入敵境。則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用。太一遁甲真人閉六戊之法。以刀畫地為營也。○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長就能加之於我者。不敢攻我也。自我未修壘以下。據御覽補。○李筌曰乖異也。設奇異而疑之。是以敵不可得與我戰。漢上谷太守李廣縱馬卸鞍疑也。○杜牧曰言敵來攻我。我不與戰。設權變以疑之。使敵人疑惑不決。與初來之心乖戾。不敢與我戰也。曹公爭漢中地。蜀先主拒之。時將趙雲守別屯。將數十騎輕出。卒遇大軍。雲且鬪且却。公軍追至圍雲。入營。使大開門。偃旗息鼓。曹公軍疑有伏。引去。諸葛武侯屯於陽平。使魏延諸將并兵東下。武侯惟留萬人守城。侯白司馬宣王曰亮在城中。兵少力弱。將士失色。亮時意氣自若。勅軍中悉臥。旗息鼓。不得輒出。開四門。掃地却洒。宣王疑有伏。於是引去。趨北山。亮謂驂佐曰司馬懿謂吾有設伏。循山走矣。宣王後知。頗以為恨。曹公與呂布相持。公軍出收麥。布傾衆卒至。公營止有千人。出陳半隱於堤下。呂布遲疑不敢進。曰曹公多詐。勿入伏中。遂引兵去。



敵ノ形明白ナラシメ我ハ形ノ見ルベキ無カラシム、故ニ我が敵ニ備フルハ其ノ強弱ヲ察シテ備フルバ則チ足ル、敵ハ我が形ヲ知ラヌ故ニ何處ニモ皆備フルノ已ムヲ得ザルニ至ル、此ニ於テ敵ノ力ハ分レ、我が力ハ專ナリ。

專ト分トガ全體ノ兵數ノ多少ニヨラスシテ衆寡懸隔ノ勢ヲ生ズ。約ハ少キナリ。

將ニ何レノ地ニテ戰ハントスルカヲ敵ニ知ラシメズ。

敵若シ前ニ備フレバ精兵銳卒前ニ在リテ後ハ手薄トナル云云、四方八面ニ備フレバ何處モ手薄トナル、兵ヲ分チテ敵ニ備フル者ハ手薄トナリ、己專ニシテ敵ヲシテ己ニ備ヘシムル者ハ力優ルトナリ。

敵ノ我ト戰フベキ地ト日トヲ知ル時ハ千里ノ遠キニ在ルモ猶ホ會戰スルヲ得ベシ。

○陳皞曰。左傳。楚令尹子元伐鄭。入自純門。至於達市。懸門不發。子元曰。鄭有人焉。乃還。○賈林曰。置疑兵於敵惡之所。屯營於形勝之地。雖未修壘。敵不敢來。攻於我也。○梅堯臣曰。畫地喻易也。乖其道而示以利。使其疑而不敢進也。○王皙曰。畫地言易。且明制之。必有道也。○張預曰。我為主。彼為客。我糧多而卒寡。彼食少而兵衆。則利在不戰。雖不為營壘。之固。敵必不敢來。與我戰者。示以疑形。乖其所往也。若楚人伐鄭。懸門不發。效楚言而出。楚師不敢進。而遁。又司馬懿欲攻諸葛亮。亮假旗臥鼓。開門却洒。懿疑有伏兵。遂引而去。亦其義也。

**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 堯臣曰。他人有形。我形不見。故敵分兵以備我。○張預曰。吾之正使敵視以為奇。吾之奇使敵視以為正。形人者也。以奇為正。以正為奇。變化紛紜。使敵莫測。無形者也。敵形既見。我乃合衆以臨之。我形不彰。彼必分勢以防備。 **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共其一也。** 敵攻其一也。誤。今據通典。御覽。改正。杜佑曰。我料見敵形。審其虛實。故所備者少。專為一屯。以我之專擊彼之散。是為十共擊一也。○梅堯臣曰。離一為十。我常以十分擊一分。則我衆而敵寡。不勞多備。故專為一屯。彼則不然。不見我形。故分為十處。是以我之十分擊敵之一分也。故 **能以衆擊寡者。** 通典。御覽。擊作敵。 **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 杜佑曰。言約少而易勝。○杜牧曰。約猶少也。我深壘高壘。滅跡韜聲。出入無突。後驚前晝。日誤之以旌旗。暮夜惑之以火鼓。故敵人畏懼。分兵防虞。譬如登山。賊城垂簾。視外。敵人分張之勢。我則盡知。我之攻守之方。敵則不測。故我能專一。敵則分離。專一者力全。分離者力寡。以全擊寡。故能必勝也。○梅堯臣曰。以專擊分。則我所敵少也。○王皙曰。多為之形。使敵備己。其實攻者。則無形也。故我專敵分矣。專則衆分。則寡。十攻一者。大約言耳。

○何氏同杜牧註。○張預曰。夫勢聚則強。兵散則弱。以衆強之勢。擊寡弱之兵。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 **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 杜佑曰。言舉動微密。情不可見。使彼知所出。而不知吾所舉。知所舉。而不知吾所集。○張預曰。無形勢故也。 **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 梅堯臣曰。敵藏敵疑。則分離其衆。備我也。言少而易擊也。○王皙曰。與敵必戰之地。不可使敵知之。則并力得拒於我。曹公曰。形藏敵疑。○張預曰。不能測吾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故分離其衆。所在輒為備。遂致衆散而弱。勢分而衰。是以吾所與接戰之處。以大衆臨孤軍也。 **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 杜佑曰。者多。則士卒無不分散而少。 **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己者也。** 曹公曰。上所謂形藏敵疑。則分離其衆。以備我也。○孟氏曰。備人則我散。備我則彼分。○杜佑曰。敵散分而少者。皆先備人也。敵所以備己多者。由我專而衆故也。○李筌曰。陳兵之地。不可令敵人知之。彼疑則謂衆離而備我也。○杜牧曰。所戰之地。不可令敵人知之。我形不可測。左右前後遠近險易。敵人不知。亦不知我何處來攻。何地會戰。故分兵徹衛。處處防備。形藏者衆。分多者寡。故衆者必勝也。○梅堯臣曰。使敵愈備。則愈寡也。○王皙曰。左右前後俱備。則俱寡。○何氏同諸註。○張預曰。左右前後無處不為備。則無處不也。所以衆者。為勢專。而使入備己也。 **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 曹公曰。以度量知空虛。會戰之日。○孟氏曰。以度量知空虛。先知戰地之形。又審必戰之日。則可千里期會。先往以待之。若敵先已至。不可不往。以勞

孫子十家註 卷六 虛實



之。○杜佑曰。夫善戰者。必知戰之地。知戰之度。道設期分。軍雜卒。遠者先進。近者後發。千里之會。同時而合。若會都。市其會地之日。無令敵知。知之則所備處少。不知則所備處多。備寡則專。備多則分。分則力散。專則力全。○李筌曰。知戰之地。則舟車步騎之所便也。魏武以北。土未安。捨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強。是以有黃蓋之敗。吳王濞驅吳楚之衆。奔馳於梁。鄭之北。間此不知戰地。日者。故太一遁甲曰。計法三門五將。主客成敗。則可知也。於是千里會戰。而勝。○杜牧曰。宋武帝使朱齡石伐譙。縱於蜀。宋武帝曰。往年劉敬宣出內水。向黃武。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來。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武。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向內水。此則制敵之奇也。而慮此。先馳賊知。虛實別有。函書全封。付齡石。函邊書曰。至白帝。乃開。諸軍未知處分。所由。至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滅熹。朱林於中水取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內水向黃武。譙從果以重兵備內水。齡石滅之。○陳皞曰。杜註。止言知戰之地。未敘知戰之日。我若伐敵。至期不得與我戰。敵來侵我。我必預備以應之。項羽謂曹咎曰。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與將軍會。苟不知必戰之日。安能為約。○梅堯臣曰。若能度必戰之地。必戰之日。雖千里之遠。可剋期而與戰。○王哲曰。必先知地利。敵情。然後以兵法之度量。計其遠近。知其空虛。審敵趣應之所。及戰期也。如是則雖千里。可會戰而破敵矣。故曹公曰。以度量知空虛。會戰之日。是也。○張預曰。凡舉兵伐敵。所戰之地。必先知之。師至之日。能使人人如期而來。以與我戰。知戰地。日則所備者。專所守者。固雖千里之遠。可以赴戰。若塞叔知晉人禦師。必於殺是知戰地也。陳湯料烏孫圍兵。五日必解。是知戰日也。又若孫臏。要龐涓於馬陵。度日暮必至。是也。

**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

○杜佑曰。敵已先據形勢之地。己方趣利欲戰。則左右前後。疑惑進退。不能相救。況數十里之間也。○杜牧曰。管子曰。計未定而出兵。則戰而自毀也。○梅堯臣曰。不能救者寡也。左右前後。尚不能救。況遠乎。

吾法ヲ用ヒテ吾兵ハ專ニシテ越人ノ兵ハ分カレバ越人ノ兵ハ多シトモ敗レントナリ。

形篇ニ勝可知而不可爲也ト云ヘリ。今可爲ト云フハ。彼ハ勝ツベキノ形ノ敵ニ在ルモノヲ以テ云ヒ。此ハ勝ツベキノ實ノ吾ニ在ルモノヲ以テ言ヘバナリ。

策ハ未ダ兵ヲ交ヘズシテ預メ籌リ算スルナリ。作之云ハ少シク敵ヲ激シ怒ラシメテ。其動靜ヲ知ルナリ。

○張預曰。不知敵人何地會兵。何日接戰。則所備者不專。所守者不固。忽遇勅敵。則倉遽而與之戰。左右前後。猶不相援。又況首尾相去之遠乎。 **以吾度之。**

**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敗哉。**

○曹公曰。越人相聚。紛然無知也。不知戰地。及戰日。兵雖過人。安知勝敗乎。○陳皞曰。孫子爲吳王闔閭論兵。吳與越隣。故言越謂過人之兵。非義也。○賈林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士衆雖多。不能制勝。敗之政。亦何益也。○梅堯臣曰。吳越敵國也。言越人雖多。亦爲我分之而寡也。○王哲曰。此武相時料敵也。言越兵雖多。苟不善相救。亦無益於勝敗之數。○張預曰。吾字作吳字之誤也。吳越鄰國。數相侵伐。故下文云。吳人與越人相惡也。言越國之兵。雖曰衆多。但不知戰地。戰日。當分其勢而弱也。 **故曰。勝可爲也。**

○杜牧曰。爲也。按此。因形篇語致誤。○孟氏曰。若敵不知戰地。期日。我之必勝。可常有也。○杜牧曰。爲形篇云。勝可知。而不可爲。今言勝可爲者。何也。蓋形篇論攻守之勢。言敵若有備。則不可必爲也。今則主以越兵而言。越人必不能知所戰之地。日。故云可爲也。 **敵雖衆。可使無關。**

○杜牧曰。以下四事。度量之。敵兵雖衆。使其不能與我關。勝也。○賈林曰。敵雖衆多。不知己之兵情。常使急自備。不暇謀關。○梅堯臣曰。苟能寡何有。關。○王哲曰。多益不救。奚所恃而關。○張預曰。分散其勢。不得齊力同進。則焉能與我爭。 **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

○孟氏曰。策度敵情。觀其所施。計數可知。○李筌曰。用兵者。取勝之兵法。可制太一遁甲。五將之計。以定關格。掩迫之數。得失可知也。○賈林曰。樽俎帷幄之間。以策籌之。我得彼失之計。皆先知也。○梅堯臣曰。彼得失之計。我以算策而知。○王哲曰。策其敵情。以見得失之數。○張預曰。籌策敵情。知其計之得失。若薛公料黥布之三計是也。 **作之。**

○通典御覽并作候之。按此與李筌本同。又鄭友賢遺說亦作候。



兩軍相對シテ我能ク敵陣ノ力薄キ處ト厚キ處トヲ知ル、是レ死生之地ナリ。

彼我ノ力ヲ較ベテ有餘不足ノ處ヲ知ル。

之。而知動靜之理。

也。王莽時。王尋征昆陽。有雲氣如壞山。當營而墜。去地數尺。沒光武。知其必敗。梁王僧辯營上有如堤之氣。侯景知其必勝。風鳥貪豺之類也。此筌以作字。為候字者也。○杜牧曰。作激作也。言激作敵人。使其應我。然後觀其動靜。理亂之形也。魏武侯曰。兩軍相當。不知其將如何。吳起曰。令賤勇者將。銳而擊。交合而北。北而勿罰。觀敵進退。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奔北不追。見利不取。此將有謀。若其悉衆追。北旗旛雜亂。行止縱橫。貪利務得。若此之類。將令不行。擊而勿疑。○陳皞曰。作為也。為之利害。使敵赴之。則知進退之理也。○賈林曰。善觀候者。必知其動靜之理。○梅堯臣曰。彼動靜之理。因我所發而見。○王哲曰。候其理當動以否。○張預曰。發作久之。觀其喜怒。則動靜之理可得而知也。若晉文公拘宛。春以怒楚。將子玉。遂乘晉軍。是其躁動也。諸葛亮遺巾幗婦人之飾。形之而知死生之地。孟氏以怒司馬宣王。宣王終不出戰。此是其安靜也。○李筌曰。夫破陳設奇。或假旗鼓。形之以弱。或虛列竈火。旛幟。形之以強。投之以死。致之以生。是以死生因地而成也。韓信下井陘。劉裕過大峴。則其義也。○杜牧曰。死生之地。蓋戰地也。投之必死。置之必生。言我多靜。則我得見其形。有謀者。所處之地。必死也。○賈林曰。見所理兵勢。則可知其死所。○梅堯臣曰。彼死生之地。我因形見而識。○何氏曰。同杜牧註。○張預曰。形之。以弱。則彼必進。形之以強。則彼必退。因其進退之際。則知彼據之地。死與生也。角之。上文云。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是也。死地謂傾覆之地。生地謂便利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通典作不足有餘。○曹公曰。角量也。○杜佑曰。角量也。補。○李筌曰。角量也。量其力精勇。則虛實可知也。○杜牧曰。角量也。言以我之有餘。角量敵人之有餘。以我之不足。角量敵人之不足。管子曰。善攻者。料衆以攻衆。料食以攻食。食不存。

彼我ノ虚實ヲ明ラカニシテ全體ノ形ニ因リテ勝ヲ制ス、故ニ勝ヲ制スル所以ノモノハ無形ニシテ人之ヲ知ラズ。

不攻備不存。不攻。司馬宣王伐遼東。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壁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穩。愚切惑焉。王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吾將四倍於達。而糧不淹一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半解。猶當為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飢我飽。雨水乃爾。功力不殺。賊糧垂盡。當示無能以安之。既而雨止。晝夜攻之。竟平遼東。○梅堯臣曰。彼有餘不足之處。我以角量而審。○王哲曰。角謂相角也。角。彼我之力。則知有餘不足之處。然後可以謀攻守之利也。此而上亦所以量敵知戰。○張預曰。有餘強也。不足弱也。角量敵形。知彼強弱之所。唐太宗曰。凡臨陳。常以吾強對敵弱。常以吾弱對敵強。苟非角量。安得知之。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閒不能窺。知者不能謀。○李筌曰。形敵之窺。智不可謀。是謂形也。○杜牧曰。此言用兵之道。至於臻極。不過於無形。無形則雖有閒者。深來窺我。不能知我之虛實。強弱不泄於外。雖有智能之士。亦不能謀我也。○梅堯臣曰。兵本有形。虛實不露。是以無形。此極致也。雖使閒者以情僞。智者以謀料。可得乎。○王哲曰。制兵形於無形。是謂極致。就能窺而謀之哉。○何氏曰。行列在外。機變在內。因形制變。人難窺測。可謂知微。○張預曰。始以虛實形敵。敵不能測。故其極致。卒歸於無形。既有形。可觀無迹。可求。則閒者不能窺其隙。智者無以運其計。因形而錯勝。於衆。御覽錯勝。衆不能知。按下文云。兵因敵而制勝。作地者非。○李筌曰。錯置也。設形險之勢。因士卒之勇。取勝焉。軍事尚密。非衆人之所知也。○杜牧曰。窺形可置。勝敗非智者不能固。非衆人所能得知也。○梅堯臣曰。衆知我能置勝矣。不知因敵之形。○何氏曰。因敵制勝。衆不能知。○張預曰。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曹公曰。不以一形之勝。萬形或曰。不備知也。制勝者。人皆知吾所以勝。莫知吾因敵形制勝也。○李筌曰。戰勝人知。



常二彼我虛實ノ關係ニ  
ヨリテ勝ヲ制ス、虛實  
ノ關係一ナラザレバ、  
勝ヲ制スル所以ノモノ  
亦變化窮マリ無シ。

之制勝之法。幽密人莫知。○杜牧曰。言已勝之後。但知我制敵人。使有敗形。本自於我。然後我能勝也。上文云。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斯皆制勝之道。人莫知之也。○陳皞曰。人但知我勝敵之善。不能知我因敵之敗形。○梅堯臣曰。知得勝之跡。而不知作勝之象。○王哲曰。若韓信背水拔幟。是也。人但知水上軍。殊死戰。不可敗。及趙軍驚亂遁走。不知吾能制使。故其然者。以何道也。○張預曰。立勝之迹。人皆知之。但莫測吾因敵形而制此勝也。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

取勝隨宜制變也。○杜牧曰。敵每有形。我則始能隨而應之。以取勝。○賈林曰。應敵形而制勝。乃無窮。○梅堯臣曰。不執故態。應形有機。○王哲曰。夫制勝之理。惟一而所勝之形無窮也。○何氏曰。已勝之後。不再用也。敵來斯應。不循前法。故不窮。○張預曰。已勝之後。不復更用前謀。但隨敵之形而應之。出奇無窮也。○張夫兵形象水。水流遲速之勢無常也。○水之行。原本行作形。誤。今從劉。○避高而趨下。

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梅堯臣曰。利也。○張預曰。水趨下。則順兵擊虛則利。水因地而制流。○杜牧曰。因地之下。○梅堯臣曰。順高下也。○張預曰。方圓斜直。因地而成形。兵因敵而制勝。○杜佑曰。言水因地之傾側。而制其流。兵因敵之利之。將疑宜反間之。故因敵而制勝。○杜牧曰。因敵之虛也。○賈林曰。見敵盛衰之形。何以制之。哉。夫輕兵不能持久。守之必敗。重兵挑之使出。怒兵辱之。強兵緩之。將驕宜卑之。將貪宜利之。將疑宜反間之。故因敵而制勝。○杜牧曰。因敵之虛也。○賈林曰。見敵盛衰之形。我因而立勝。○梅堯臣曰。隨虛實也。○王哲曰。謂擬防疏導之也。故兵無常勢。○何氏曰。因敵強弱而成功。○張預曰。虛實強弱隨敵而取勝。故兵無常勢。

水ハ火ニ克チ、火ハ金ニ克チ、金ハ木ニ克チ、木ハ土ニ克チ、土ハ水ニ克チ、是レ五行相勝ノ理ナリ、然レドモ一ニ克ツモノハ又他ニ克タル、是レ常勝無ク互ニ相勝ツナリ。

臣曰。應敵為勢。○張預曰。敵有變動。故無常勢。水無常形。○孟氏曰。兵有變化。地有方圓。○梅堯臣曰。能知此道。謂之神兵也。○杜牧曰。兵之勢。因敵乃見。勢不在我。故無常勢。如水之形。因地乃有。形不在水。故無常形。水因地之下。則可漂石。兵因敵之應。則可變化。如水之形。因臣曰。隨而變化。微不可測。○王哲曰。兵有常理。而無常勢。水有常性。而無常形。兵有常理者。擊虛是也。無常勢者。因敵以應之也。水有常性者。就下是也。無常形者。因地以制之也。夫兵勢有變。則雖敗卒。尙復可使擊勝兵。況精銳乎。○何氏曰。行權應變。在智略。智略不可測。則神妙者也。○張預曰。兵勢已定。能因敵變動。應而勝之。其妙如神。故五行無常勝。○杜佑曰。五行更王。四時無常位。○杜佑曰。四時迭用。日有短長。月有死生。○曹公曰。兵無常勢。盈縮隨敵。○杜佑曰。兵無常勢。補。○李筌曰。五行者。休囚王相。遞相勝也。四時者。寒暑往來。無常定也。日月者。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百刻者。春秋二分。則日夜均。夏至之日。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冬至之日。晝四十刻。夜六十刻。長短不均也。月初為朔。八日為上弦。十五日為望。二十四日為下弦。三十日為晦。則死生義也。孫子以為五行四時。日月盈縮。無常。況於兵之形。變安常定也。○梅堯臣曰。皆所以象兵之隨敵也。○王哲曰。皆喻兵之變化。非一道也。○張預曰。言五行之休王。四時之代謝。日月之盈昃。皆如兵勢之無定也。



孫子十家註卷六終

孫子十家註卷七

軍爭篇

十註 曹公曰：兩軍爭勝。○李筌曰：爭者趨利也。虛實定，乃可與人爭利。也。○張預曰：以軍爭為名者，謂兩軍相對而爭利也。先知彼我之虛實，然後能與人爭勝，故次虛實。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

十註 李筌曰：受君命也。遵廟勝之算，恭行天罰。○張預曰：受君命，伐叛逆。

合軍聚衆。

十註 曹公曰：聚國人，結行伍，選部曲，起營為軍。陳○梅堯臣曰：聚國之衆，合以為軍。○王哲曰：大國三軍，總三萬七千五百人。若悉舉其賦，則總七

萬五千人。此所謂合軍聚衆。

○張預曰：合國人以為軍，聚兵衆以為陳。○李筌曰：交開和雜也。合軍之後，彊弱勇怯，長短

曰：合國人以為軍，聚兵衆以為陳。○李筌曰：交開和雜也。合軍之後，彊弱勇怯，長短

向背間雜而作之，力相兼後，合諸營壘，與敵爭之。○杜牧曰：周禮以旌為左右和門，鄭司農

曰：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表之以敘和出入。明次第也。交者言與敵人對壘而舍

和門，言與敵對壘而舍其門，相交對也。或曰：與上下相交和，睦然後可以出兵為營舍。故吳

子曰：不和於國，不可以出陳。莫難於軍爭。○曹公曰：從始受命，至於交和，軍爭

爭難也。軍門謂之和門。兩軍對爭，交門而止。先據便勢之地，最其難者。相去促近，動則生變

化。據通典補。○杜牧曰：於爭利害難也。○梅堯臣曰：自受命至此，為最難。○張預曰：與人相

和ハ軍門ナリ、交和ハ  
彼我對陣スルナリ、舍  
ハ宿舍スルナリ。



一見迂遠ノ道ヲ取ルコトガ反リテ直ニシテ近キモノタルコトアリ、一見忠難ニ陥ルガ如クニシテ反リテ利アルアリ、然レドモ一歩ヲ誤レバ迂遠ニシテ忠難ニシテ終ル、能ク之ヲ直利ナラシムルトコロニ難キトコロ存ス、迂直ノ義ハ下文ニ詳カナリ。

對而爭利。天下之至難也。軍爭之難者。以迂爲直。以患爲利。速其道里。先敵至也。

○杜佑曰。敵途本迂。患在道遠。則先處形勢之地。故曰。以患爲利。○杜牧曰。言欲爭奪。先以迂遠爲近。以患爲利。誑給敵人。使其慢易。然後急趨也。○陳皞曰。言合軍聚衆。交和而舍。皆以舊制。惟軍爭最難也。苟不知以迂爲直。以患爲利。則不能與敵爭也。○賈林曰。全軍而行。爭於便利之地。而先據之。若不得其地。則輸敵之勝。最其難也。○梅堯臣曰。能變迂爲近。轉患爲利。難也。○王哲曰。曹公曰。示以遠。速其道里。先敵至。哲謂示以遠者。使其不虞而行。或奇兵從間道出也。○何氏曰。謂所征之國。路由山險。迂曲而遠。將欲爭利。則當分兵出奇。隨逐鄉導。由直路乘其不備。急擊之。雖有險之患。得利亦速也。如鍾會伐蜀。而鄧艾出奇。先至蜀。蜀無備而降。故下云。不得鄉導。不能得地利是也。○張預曰。變迂曲爲近直。轉患害爲便利。此軍爭之難也。

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

通典知上有先字。非。曹公曰。迂其途者。示之遠也。後人發。先人至。於應爭從其近。皆得敵情。誑之以利。據通典補。○李筌曰。故迂其途。示不速進。後人發。先人至也。用兵若此。以患爲利者。○杜牧曰。上解曰。以迂爲直。是示敵人以迂遠。敵意已怠。復誘敵以利。使敵心不專。然後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故能後發先至。而得所爭之要害也。秦伐韓。軍於闕與。趙王令趙奢往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皆震。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斬之。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聞來。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闕與非趙地也。奢既遣秦。乃卷甲而趨。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秦人聞之。悉甲而至。有一卒曰。先據北山者勝。奢使萬人據之。秦人來爭。不得。奢因縱擊。大破之。闕與遂得解。○梅堯臣曰。遠其途。誘以利。款之也。後其發。先其至。爭之也。能知此者。變迂轉以軍爭赴也。○梅堯臣曰。遠其途。誘以利。款之也。後其發。先其至。爭之也。能知此者。變迂轉

其道ヲ得レバ利、其道ヲ得ザレバ危ナリ。

輻重ヲ含ミテ全軍ヲ舉グテ敵ニ趨キテ利ヲ争ヘバ、行クコト緩ニシテ及バズ、輕騎ノミニテ其餘ヲ棄テテ疾ク趨キテ利ヲ争ヘバ、輻重ヲ棄ツルノ患有リ。

害之謀也。○何氏曰。迂途者。當行之途也。以分兵出奇。則當行之途。示以迂。變設勢以誘敵。令得小利。靡之。則出奇之兵。雖後發。亦先至也。言爭利。須料迂直之勢。出奇。故下云。分合爲變。其疾如風是也。○張預曰。形勢之地。爭得則勝。凡欲近爭。便地先引。兵遠去。復以小利啗敵。使彼不意。我進。又貪我利。故我得以後發而先至。此所謂以迂爲直。以患爲利也。趙奢據北山。而敗秦軍。郭淮屯北原。而走諸葛是也。能後發先至者。明於度數。知以迂爲直之謀者也。故軍爭爲利。軍爭爲危。

故軍爭爲利。軍爭爲危。通典。不善者則以危。鄭友賢同。按注。一本作衆爭爲危。是故書正作軍也。曹公曰。善者則以利。失之則危也。據通典補。○李筌曰。夫軍者。將善則利。不善則危。○杜牧曰。善者計度審也。○賈林曰。我軍先至。得其便利之地。則爲利。彼敵先據其地。我三軍之衆。馳往爭之。則敵佚我勞。危之道也。○梅堯臣曰。軍爭之事。有利也。有危也。○又一本作軍爭爲利。衆爭爲危。○何氏曰。此又言出軍。行師。驅三軍之衆。與敵人相角逐。以爭一日之勝。得之則爲利。失之則爲危。不可輕舉。○張預曰。智者爭之則爲利。庸人爭之則爲危。明者知迂直。愚者昧之故也。舉軍而爭利。則不及。故誤。今據通典改正。按鄭友賢亦云。衆爭爲危者。下所謂舉軍而爭利也。曹公曰。遲不及也。○杜佑曰。遲不及也。○賈林曰。行軍用師。必趨其利。遠近之勢。直以舉軍往爭。其利難。以速至。可以潛設奇計。迂敵途。程敵不識。我謀。則我先而敵後也。○梅堯臣曰。舉軍中所有而行。則遲緩。○王哲曰。以輻重故。○張預曰。竭軍而前。則行緩而不能及利。委軍而爭利。則輻重捐。

委軍而爭利。則輻重捐。也。○杜佑曰。委置庫藏。輕師而行。若敵乘虛而來。抄絕其後。則已輻重皆悉棄捐。○李筌曰。委棄輻重。則軍資闕也。○杜牧曰。舉一軍之物。行則重。遲緩不及於利。委棄輻重。輕兵前追。則恐輻重因此棄捐也。○賈林曰。恐敵知而絕我後糧也。○梅堯臣曰。委軍中所有而行。則輻重棄。○王哲同。曹公註。○何氏同。杜佑註。○張預曰。委置重。輕兵獨進。則恐輻重爲敵所掠。故棄捐也。是



處ハ休息安居ナリ、兼行ハ二分チ一日ニ行クナリ。

勤者ハ力強キ者、罷者ハ力弱キ者、十一而至ハ兵ノ至ル者僅二十分ノ一ノミトナリ。

故卷甲而趨。

通典趨下有。利字者衍。

日夜不處。

曹公曰。不。得休息罷也。

倍道兼行。

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

杜佑曰。若不慮上二事。欲從速疾。卷甲束仗。潛軍夜行。若敵知其情。邀而擊之。則三軍之將為敵所擒也。若秦伯襲鄭。三帥皆獲是也。

勤者先罷者後。

罷原本作疲。非也。杜佑云。罷音疲。是其初所用字。

其法十一。

而至。

通典作十而一至。曹公曰。百里而爭利。非也。三將軍皆以為擒。杜佑曰。百里爭利。非也。三將軍皆為擒也。強弱不復相待。卒十有一人至軍也。罷音疲。原本復作伏。卒作率。今改正。○李筌曰。一日行一百二十里。則為倍道兼行。行若如此。則勤健者先到。疲者後至。軍健者少。疲者多。且十人可一人先到。餘悉在後。以此遇敵。何三將軍不擒哉。魏武逐劉備。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諸葛亮以為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言無力也。是以有赤壁之敗。龐涓追孫臧。死於馬陵。亦其義也。○杜牧曰。此說未盡也。凡軍一日行三十里。為一舍。倍道兼行者。再舍晝夜不息。乃得百里。若如此。爭利乘疲倦。則三將軍皆須為敵所擒。其法什一而至者。不得已。必須爭利。凡十人中。擇一人最勤者。先往。其餘者。則令繼後。而往萬人中。先擇千人。平旦先至。其餘繼至。有已午時至者。有未申時至者。各得不竭其力。相續而前。與先往者。足得聲響相接。凡爭利。必是爭奪要害。雖千人守之。亦足以拒抗敵人。以待繼至者。太宗以三千五百騎。先據武牢。竇建德十八萬衆。而不能前。此可知也。○陳諱曰。杜說別是用兵一途。非什一而至之義也。蓋言百里爭利。勤者先疲。後者中得。一而九皆疲困。一則勤者也。○賈林曰。路遠人疲。奔馳力盡。如此。則我勞敵佚。被擊何疑。百里爭利。慎勿為也。○梅堯臣曰。軍日行三十里。而舍今乃晝夜不休。行百里。故三將軍為其擒也。何則。涉途既遠。勤者少。罷者多。十中得一。至耳。三將軍者。三軍之帥也。○王哲曰。罷音疲。此言爭利之道。宜近不宜遠耳。夫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苟日夜兼行。百里趨利。縱使一分勤者。能至。固已困乏矣。即敵人。以佚擊我之勞。自當不戰而敗。故司馬宣王曰。吾倍道兼行。此曉兵者之所忌也。或曰。趙奢亦卷甲而趨。二日一夜。卒勝秦者。何也。曰。奢久

暨上將軍ハ吾ガ上將軍敵ニ死スルナリ。

十里而爭利。則斃上將軍。其法半至。

通典半至上有以字。曹公曰。斃猶挫也。○杜佑曰。斃猶挫也。

并氣積力。增壘遣間。示怯以驕之。使秦不意其至。兵又堅。奢又去。闕與五十里而軍。比秦聞之。又發兵。至非二三日。不能也。能來是彼有五十里趨敵之勞。而我固已二三日休息。士卒不勝其佚。且又投之險難。先據高陽。奇正相因。易為不勝哉。○何氏曰。言三將出奇求利。委軍衆輜重。卷甲務速。若晝夜百里不息。則勤者能十至其一。我勞敵佚。敵衆我寡。擊之未必勝也。敗則三將俱擒。以此見武之深戒也。○張預曰。卷甲猶悉甲也。悉甲而進。謂輕重俱行也。凡軍日行三十里。則止。過六十里。已上為倍道。晝夜不息。為兼行。言百里之遠。與人爭利。輕兵在前。輜重在後。人罷馬倦。渴者不得飲。餓者不得食。忽遇敵。則以勞對佚。以饑敵飽。又復首尾不相及。故三軍之師。必皆為敵所擒。若晉人獲秦三帥是也。輕兵之中。十人得一人。勤捷者先至。下九人悉疲困。而在後。況重兵乎。何以知輕重俱行。下文云。五十里而爭利。則半至。若止是輕兵。則一日行五十里。不為遠也。焉有半至之理。是必重兵偕行也。五也。前軍之將。已為敵所斃。敗。○李筌曰。百里則十人一人至。五十里則十人五人至。挫軍之威。不至擒也。言道近不至疲。○杜牧曰。半至者。凡十人中。擇五人勤者。先往也。○賈林曰。上猶先也。○梅堯臣曰。十中得五。猶遠不能勝。○王哲曰。罷音疲。之患。減於太半。止挫敗而已。○張預曰。路不甚遠。十中五至。猶挫軍威。況百里乎。歷上將謂前軍先行也。或問曰。唐太宗征宋金剛。一日一夜行二百餘里。亦能克勝者。何也。答曰。此形同而勢異也。且金剛既敗。衆心已沮。迫而滅之。則河東立平。若其緩之。賊必生計。此太宗所以不計疲頓而力逐也。孫子所陳爭利之法。蓋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通典此下有云。以是知軍與此異矣。○杜佑曰。道近則至者多。故不言死敗。勝負未可知也。古者用師。日行三十里。步騎相須。今徒而趨利。三分之二至。○李筌曰。近不疲也。故無死亡。○杜牧曰。三十里內。凡十人中。可以六七人先往也。不言其法者。舉上文可知也。○梅堯臣曰。道近至多。庶或有勝。○王哲曰。計彼我之勢。宜須爭者。或亦當然。雖三分二至。蓋其精銳者之力。未至勞



乏不可決以爲敗。故不云其法也。○張預曰：路近不疲，至者太半不失。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杜佑曰：無此三者，亡之道也。○

諸侯ノ間ノ謀ヲ知ラザレバ預メ他國ト交ハリ之ヲ以テ吾援ト爲スコト能ハズ

草之屬，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曰：無輜重者，闕所供也。袁紹有十萬之衆，魏武用荀攸計，焚燒紹輜重，而敗紹於官渡。無糧食者，雖有金城，不重於食也。夫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故漢赤眉百萬衆，無食而君臣面縛。宜陽是以善用兵者，先耕而後戰。無委積者，財乏闕也。故高祖無關中，光武無河內，魏武無兗州，軍北身遁，豈能復振哉。○杜牧曰：輜重者，器械及軍士衣裝委積者，財貨也。○陳皞曰：此說委軍爭利之難也。○梅堯臣曰：三者不可無，是不可無輜重則器用不供，無糧食則軍餉不足，無委積則財貨不充，皆亡覆之道。此三者謂委軍而爭利也。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

兵合戰，若不知其謀，固不可與交兵也。○陳皞曰：曹說以爲不先知敵人之作謀，即不能預結外援，二說並通。○梅堯臣曰：不知敵國之謀，則不能預交鄰國，以爲援助也。○張預曰：先爲援，亦軍爭之事故。下文云：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是也。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曹公曰：高而崇者，爲山，衆樹所聚者，爲林，坑塹者，爲沮澤。○李筌曰：不先知軍之所據，及山川之形者，則不能行師也。通典作：堆者，爲險，水草坑塹者，爲沮澤。○張預曰：高而崇者，爲山，衆木聚者，爲林，坑塹者，爲險。一高一一下者，爲阻，水草漸洳者，爲沮澤。○李筌曰：不先知軍之所據，及山川之形者，則不能行師也。通典作：堆者，爲險，水草坑塹者，爲沮澤。○張預曰：高而崇者，爲山，衆木聚者，爲林，坑塹者，爲險。一高一一下者，爲阻，水草漸洳者，爲沮澤。○李筌曰：不先知軍之所據，及山川之形者，則不能行師也。通典作：堆者，爲險，水草坑塹者，爲沮澤。○張預曰：高而崇者，爲山，衆木聚者，爲林，坑塹者，爲險。一高一一下者，爲阻，水草漸洳者，爲沮澤。

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通典無能字者，脫。御覽導作道。杜佑曰：不任彼鄉人而導軍者，則不能得道路之便利也。

○李筌曰：入敵境，恐山川隘狹，地土泥濘，井泉不利，使人導之，以得地利，易曰：即鹿無虞，則其義也。○杜牧曰：管子曰：凡主兵者，必先審知地圖，輾轅之險，濫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陸邱阜之所在，草莽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園殖之地，必盡知之。地形出入之相錯者，盡藏之，然後不失地利。衛公李靖曰：凡是賊徒，好相掩襲，須擇勇冠之夫，選明察之士，兼使鄉導，潛歷山林，密其聲，晦其跡，或刻爲獸足，而却履於中途，或上冠微禽，而幽伏於藁薄，然後傾耳以遠聽，竦目而深視，專智以奪事機，注心而視氣色，觀水痕則知敵濟之早晚，觀樹動則可辨來寇之驅馳，故烽火莫若謹，而審旌旗莫若齊，而一賞罰必重而不欺，刑戮必嚴而不捨，敵之動靜，而我有備也。敵之機謀，而我先知也。○陳皞曰：凡此地利，非用鄉人，不能得也。○何氏曰：鄉導略曰：從禽者，若無山虞之官，度其形勢之可否，則徒入於林中，終不能獲鹿矣。○何氏曰：鄉導略曰：從禽者，若無山虞之官，度其形勢之可否，不能獲寇矣。夫以奉辭致討，趨未歷之地，聲教未通，音譯所絕，深入其阻，不亦艱哉。我孤軍以往，彼密嚴而待，客主之勢，已相遠矣。況其專任詭譎，多方以誤我，苟不計而直進，冒危而長驅，躋險則有壅決之害，猝行則有暴來之圖。夜止則有虛驚之憂，倉卒無備，落其彀中，是乃擁熊虎之師，自投於死地。又安能摩逆墨，蕩狡穴乎。故敵國之山川，險峻陸邱阜之可以設險者，林木蒲葦茂草之可以隱藏者，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邑落之寬狹，田壤之肥瘠，溝渠之深淺，蓄積之豐約，卒乘之衆寡，器械之堅脆，必能盡知之。則虜在目中，不足擒也。昔張鷟嘗使大夏，畱匈奴中，久導軍知利害，水草處，其軍得以無饑渴，茲亦能獲其便利也。凡用鄉導，或軍行虜獲其人，須防賊謀，陰持姦計，爲其誘誤，必在察其色察其情，參驗數人之言，始終如一，乃可爲準。厚其須賞，使之懷恩，豐其家室，使之係心，即爲吾人，當無翻覆。然不如素畜堪用者，但能諳練行途，不必土人亦可任也。仍選腹心，智勇之士，挾而偕往，則巨細必審，指蹤無失矣。○張預曰：山川之夷險，道路之迂直，必用鄉人引而導之，乃可知其所利而



爭勝吳伐魯鄆人導之克武城是也。故兵以詐立。立勝也。○梅堯臣曰：詐敵人使不知我本情，然後能

哲曰：謂以迂為直，以患為利也。○何氏曰：張形勢以誤敵也。○梅堯臣曰：非詭道不能立事。○王

動也。○梅堯臣曰：非利不可動。○王哲曰：誘之也。○何氏曰：量。以利動。利者見利始

敵可擊則擊。○張預曰：見利乃動，不安發也。傳曰：三軍以行動。以分合為變者

也。○曹公曰：兵一分一合，以詭詐乘其利動，或合或分，以爲變化之形。○杜牧曰：分合

者，或分或合，以惑敵人，觀其應我之形，然後能變化以取勝也。○陳皞曰：乍合乍分，隨而更

變之也。○梅堯臣曰：王哲曰：同曹公註。○張預曰：或分或合，其形或合聚其勢，皆因敵動靜而為變

化也。或曰：變謂奇正相變，使敵莫測，故衛公兵法云：兵散則以合聚其勢，皆因敵動靜而為變

合為奇，兵合則以散為奇，三令五申，三散三合，復歸於正焉。故其疾如風。○曹公

曰：擊空虛也。○杜佑曰：進退應機，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曰：進退也，其來無跡，其退至疾也。

○梅堯臣曰：來無形跡。○王哲曰：速乘虛也。○何氏曰：同梅堯臣註。○張預曰：其來疾暴，所向

靡。其徐如林。○曹公曰：不見利也。○孟氏曰：言緩行須有行列，如林以防其掩

陳而行。○杜牧曰：徐緩也，言緩行之時，須有行列，如林也。○舒緩而行，若林木之森然，謂

曰：如林之森然，不亂也。○王哲曰：齊肅也。○張預曰：徐舒也，舒緩而行，若林木之森然，謂

未見利也。尉繚子曰：重者如山，如林也。○舒緩而行，若林木之森然，謂

山如林，輕者如炮，如燔也。○王哲曰：齊肅也。○張預曰：徐舒也，舒緩而行，若林木之森然，謂

烈不可嚮也。○賈林曰：侵掠敵國，若火燎原，不可往復。○張

預曰：詩云：如火烈烈，莫我敢遏。言勢如猛火之熾，誰敢禦我。○李筌曰：如火燎原，無遺草。○杜牧曰：猛

然不可搖動也。○賈林曰：未見便利，敵誘誑我，我因不動如山之安。○梅堯臣曰：峻不可犯

陰。○天疊リテ日月ヲ見ザルヲ云フ。○陰。○天疊リテ日月ヲ見ザルヲ云フ。○陰。○天疊リテ日月ヲ見ザルヲ云フ。

○王哲曰：堅守也。○何氏曰：止如山之鎮靜。○張預曰：所以持重也。荀子議兵篇云：圓

居而方正，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言不動之時，若山石之不可移，犯之者其角立毀。難

知如陰。○杜佑曰：莫測如天之陰雲，不見列宿之象。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曰：其

隱莫測。○王哲曰：形藏也。○何氏曰：暗祕而動如雷霆。○原本作雷霆，按鶴冠子曰：

不可料。○張預曰：如陰雲蔽天，莫觀辰象。○杜牧曰：如元雲蔽天，不見三辰。○梅堯臣曰：幽

覽改正。○杜佑曰：疾速不及應也。故太公曰：疾雷不及掩耳，疾電不及限目也。據通典御

覽補。○李筌曰：盛怒也。○杜牧曰：如空中擊下，不知所避也。○賈林曰：其動也疾，不及應。太

奮如此。○張預曰：如迅雷忽擊，不知所避。故太公曰：疾雷不及掩耳，迅電不及瞬目。○掠

鄉分衆。○通典御覽作指嚮，按諸家俱作掠鄉。注云：一本作指嚮。又王哲云：鄉音向，則

所指向，則分離其衆。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曰：抄掠必分兵為數道，懼不虞也。○杜牧曰：敵

之鄉邑聚落，無有守兵，六畜財穀，易於剽掠，則須分番次第，使衆人皆得往也。不可獨有所

往。如此則大小強弱皆欲與敵爭利也。○陳皞曰：夫鄉邑村落固非一處，察其無備，分兵掠

敵地ヲ得テ吾領土ヲ大ニシテ利ヲ衆ニ分ク。

敵地ノ糧ヲ掠メ取リテ衆ニ分クルナリ。

陰ハ天疊リテ日月ヲ見ザルヲ云フ。



敵人得之或云得地則分賞有功者今觀上下之文恐非謂此也

懸權而動

曹公曰量敵而動也○李筌曰權量秤也敵輕重與吾有銖銖之別

則動夫先動為客後動為主客難而主易太一遁甲定計之算明動易也○杜牧曰如懸懸子曰權敵審將而後舉言權量敵

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

之輕重審察將之賢愚然後舉也

軍政曰

言不相聞故為鼓鐸

以爲勝其計量之審如懸權於衡不失錙銖然後可以動而取勝此乃軍爭勝之法也○梅堯臣曰稱量利害而動在預知遠近之方則勝○王哲曰量敵審輕重而動又知迂直必勝之道也○張預曰凡與人爭利必先量道路之迂直審察而後動則無勞頓寒餒之患而且進退遲速不失

其機故勝也

視不相見故為旌旗

杜佑曰瞻其指麾以為目候

原本作金鼓通典本作鼓鐸北堂書鈔太平御覽皆三引作鼓鐸鄭友賢同按周官大司馬云鼓鐸鑼鑼之用其作金鼓者後人依下文改之也今訂正

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民

原本作人避諱改也當從北堂書鈔太平御覽

徐疏數皆有其節

之耳目也

杜佑曰齊一耳目之視聽使知進退之度據通典御覽補

不得不明○王哲曰表部曲行列齊整也

民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

如鬪寡形名是也

之法也

吳起與秦人戰戰未合有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而返吳起斬之軍吏進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吳起曰信材士非令也乃斬之○梅堯臣曰一人之耳目者謂使人之視聽齊一而不亂也鼓之則進金之則止應右則右應左則左不可以勇怯而獨先也○王哲曰使三軍之衆勇怯進退齊一者鼓鐸旌旗之爲也○張預曰士卒專心一意惟在於金鼓旌旗之號令當進則進當退則退一有違者必戮故曰令不進而進與令不退而退厥罪惟均尉繚子曰鼓鳴旗麾先登者未嘗非多力國士也將者之過也言不可賞先登獲雋者恐進退不一耳

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民之耳目也

原本民御覽改通典變作便非

御覽改通典變作便非

李筌曰火鼓夜之所視聽旌旗晝之所指揮○杜牧曰令軍士耳目皆隨旌旗火鼓而變也或曰夜戰多火鼓其旨如何夜黑之後必無原野列陳與敵刻

期而戰也軍襲敵營鳴鼓然火適足以警敵人之耳目明敵人之目於我返害其義安在答曰富哉問乎此乃孫武之微旨也凡夜戰者蓋敵人之目於我返害其義安在答曰營之法與陳小同故志曰止則爲營行則爲陳蓋大陳之中必包小陳大營之內必包小營蓋前後左右之軍各自有營環遠大將之營居於中央諸營環之隅落鈞聯曲折相對象天

之壁壘星其營相去上不過百步下不過五十步道徑通達足以出隊列部壁壘相望足以弓弩相救每於十字路口必立小堡上致柴薪穴爲暗道胡梯上之令人看守夜黑之後聲

鼓四起即以燔燎是以賊夜襲我雖入營門四顧屹然復有小營各自堅守東南西北未知

所攻大將營或諸小營中先知有賊至者放令盡入然後擊鼓諸營齊應衆堡燎火明如晝

日諸營兵士於是閉門登壘下瞰敵人勁弩彊弓四向俱發敵人雖有韓白之將鬼神之兵亦無能計也唯恐夜不襲我來則必敗若敵人或能潛入一營即諸營舉火出兵四面繞之

變民之耳目ハ敵ノ耳目ヲ惑ハスチ云フナリ







故克之原本云曹劌之說是也無曹劌曰已下文按此乃合注者改之也從通典御覽補○李筌曰氣者軍之氣勢○杜牧曰陽氣生於子成於寅衰於午伏於申凡晨朝陽氣初盛其來必銳故須避之候其衰伏擊之必勝武德中太宗與竇建德戰於泥水東建德列陳彌互不出待敵氣衰陳久卒饑必將自退退而擊之何往不克建德列陳自卯至午兵士饑倦悉未列陳至申酉未勝者不必事須晨旦而為陽氣中而為衰氣也太宗之攻建德也登高而望之謂諸將曰賊盡銳來攻我當少避之退則可以騎留之以明不須晨旦也凡彼有銳則如此避之不然則否○梅堯臣曰氣盛勿擊衰懈易敗○何氏曰夫人情莫不樂安而惡危好生而懼死無故驅之就臥尸之地樂趨於兵戰之場其心之所畜非有忿怒欲圖之氣一旦乘而激之冒難而不顧犯危而不畏則未嘗不悔而怯矣今夫天下懦夫心有所激則率爾爭鬪不啻諸劍至於操刀而求鬪者氣之所乘也氣衰則息惻然而悔矣故三軍之視強寇如視處女者乘其忿怒而有所激也所以即墨之圍五千人擊却燕師者乘燕削降掘冢之怒也秦之鬪士倍我者因三施無報之怒所以我怠而秦奮也二者治氣有道而所用乘其機也○張預曰朝喻始晝喻中暮喻末非以早晚為辭也凡人之氣初來新至則勇銳陳久人倦則衰故善用兵者當其銳盛則堅守以避之待其惰歸則出兵以擊之此所謂善治己之氣以奪人之氣者也前趙將游子遠之敗○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伊餘羌唐武德中太宗之破竇建德皆用此術

**心者也。** 本心已定但當調治之使安靜堅固不為事撓不為利惑候敵之亂伺敵之譁則出兵攻之矣○陳皞曰政令不一賞罰不明謂之亂旌旗錯雜行伍輕囂謂之譁審敵如是則出攻之○賈林曰以我之整治待敵之撓亂以我之清淨待敵之誼譁此治心者也故太公曰事莫大於必克用莫大於元默也○梅堯臣曰鎮靜待敵衆心則寧○王哲同陳皞註○何氏曰夫將以一身之寡一心之微連百萬之衆對虎狼之敵利害之相雜勝負之

敵高陵ニ據レバ向ヒ攻ムル勿レ、敵邱ヲ背ニシテ陣スル時其ノ下リ

紛揉權智萬變而措置之胸臆之中非其中廓然方寸不亂豈能應變而不窮處事而不迷卒然遇大難而不驚案然接萬物而不惑吾之治足以待亂吾之靜足以待譁前有百萬之敵而吾視之則如遇小寇亞夫之禦寇也堅臥而不起樂箴之臨敵也好以整又好以暇夫審此二人者蓋以何術哉蓋其心治之有定養之有餘也○張預曰治以待亂靜以待譁安以待躁忍以待忿嚴以待懈此所謂善治己之心以奪入之心者也

**以近待遠以佚待勞** 通典佚作逸案本書亦作佚

**以飽待飢此治力者也。** 杜佑曰以我之近待彼之遠以我之閒佚待彼之疲勞以我之充飽待彼之飢虛此理人力者也○李筌曰客主之勢○杜牧曰上文云致人而不致於人是也○梅堯臣曰無困竭人力以自弊○王哲曰以餘制不足善治力也○張預曰近以待遠佚以待勞飽以待飢飢誘以待來重以待輕此所謂善治己之力以困入之力者也

**無要正正之旗。** 孫子稱無要正正之旗謂行軍前後正治故不可要而擊之也左氏曰夷戎師前後擊之盡殲其義

**勿擊堂堂之陳此治變者也。** 曹公曰正正齊也堂堂大也○杜佑曰正正者整齊也後有堂堂之陳必有倚伏詐誘之謀審察以待勿輕邀截也此理變詐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曰正正者齊整也堂堂者部分也○杜牧曰堂堂者無懼也兵者隨敵而變敵有如此則勿擊之是能治變也後漢曹公圍鄴袁尚來救公曰尚若從大路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此成擒耳尚果循西山來逆擊大破之也○梅堯臣曰正正而來堂堂而陳示無懼也必有奇變○王哲曰本可要擊以視整齊盛大故變○何氏曰所謂強則避之○張預曰正正謂形名齊整也堂堂謂行陳廣大也敵人如此豈可輕戰軍政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又曰強而避之言須識變通此所謂善治變化之道以應敵人者也

**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邱勿逆。** 御覽背作



來ルヲ迎ヘ撃ツコト勿

從ハ追フナリ。

倍。孟氏曰。敵背丘陵為陳。無有後患。則當引軍平地。勿迎擊之。○杜佑曰。敵若據山陵。依附險阻。原本改為依據邱陵險阻。按此注釋高陵。勿向句也。下背邱勿逆句。又有注。合注者。刪之。今據通典。御覽補正。陳兵待敵。勿輕攻趨也。既地。原本作馳。以御覽改。勢不便。有殞石之衝也。敵背邱陵。為陳。無有後患。則當引置平地。勿迎而擊也。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曰。地勢也。○杜牧曰。向者仰也。背者倚也。逆者迎也。言敵在高處。不可仰攻。敵倚邱山下。來求戰。不可逆之。此言自下趨高者。力乏。自高趨下者。勢順也。故不可向迎。○梅堯臣曰。高陵。勿向者。敵處其高。不可仰擊。背邱勿逆者。敵自高而來。不可逆戰。勢不便也。○王皙曰。如此。不便。則當嚴陳以待。變也。○何氏曰。秦伐韓。趙王令趙奢救之。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今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奢從之。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後周遣將伐高齊。圍洛陽。齊將段韶禦之。登邙坂。韶欲觀周軍形勢。至太和谷。使值周軍。即遣馳告諸營。與諸將結陳以待之。周軍以步人在前。上山逆戰。韶以彼步我騎。且却且引。得其力弊。乃遣下馬擊之。短兵始交。周人大潰。並即奔遁。○張預曰。敵處高為陳。不可仰攻。人馬之馳逐。孤矢之施發。皆不便也。故諸葛亮曰。山陵之戰。不仰其高。敵從高而來。不可迎之。勢不順也。引至。○杜佑曰。北奔走也。敵方戰。氣勢未衰。便奔走而平地。然後合戰。

**佯北勿從** イハレテシテハレ フコト 陳却原本作兵。今从通典改。者必有奇伏。勿深入。從之。故太公曰。夫出甲陳兵。縱卒亂行者。欲以為變也。通典作從卒亂。所以多為變。○李筌杜牧曰。恐有伏兵也。○賈林曰。敵未衰。忽然奔北。必有奇伏。要擊我兵。謹勒將士。勿令逐追。○梅堯臣同杜牧註。○王皙曰。勢不至北。必有詐也。則勿逐。○何氏曰。如戰國秦師伐趙。趙奢之子括代廉頗將。拒秦於長平。秦陰使白起為上將軍。趙出兵擊秦。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為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發卒遮絕趙救。及糧食。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陰相殺食。括中箭而死。蜀劉表遣劉備北侵。至鄴。曹公遣夏侯惇李典拒之。一朝備燒屯去。惇遣諸將追擊之。

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不聽。惇等果入賊伏裏。典往救。備見救。至乃退。西魏末。遣將史寧與突厥同伐吐谷渾。遂至樹敦。即吐谷渾之舊都。多諸珍藏。而其主先已奔賀真城。雷其征南王及數千人固守。寧攻之。偽退。吐谷渾人果開門逐之。因回兵奪門。門未及闔。寧兵遂得入。生擒其征南王。俘獲男女財寶。盡歸諸突厥。北齊高澄立。侯景叛歸梁。而圍彭城。澄遣慕容紹宗討之。將戰。紹宗以梁人剽悍。恐其衆之撓也。召將帥而語之曰。我當佯退。誘梁人使前。汝可擊其背。申明誠之。景又命梁人曰。逐北勿過二里。會戰。紹宗走。梁人不用景言。乘敗深入。魏人以紹宗之言為信。爭掩擊。遂大敗之。唐安祿山反。郭子儀圍衛州。僞鄭王慶緒率兵來援。分為三軍。子儀陳以待之。預選射者三千人。伏於壁內。誠之曰。俟吾小却。賊必爭進。則登城鼓譟。弓弩齊發。以逼之。既戰。子儀僞退。而賊果乘之。乃開壘門。遽聞鼓譟。矢注如雨。賊徒震駭。整衆追之。遂虜慶緒。○張預曰。敵人奔北。必審真僞。若旗鼓齊應。號令如一。紛紛紜紜。雖退走非敗也。必有奇也。不可從之。若旗靡輒亂。人置馬駭。此真敗却也。

**銳卒勿攻** ムコト 氣也。○杜牧曰。避實也。楚子伐隨。隨臣季良曰。楚人尙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隨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不從。隨師敗績。○陳皞曰。此說是避敵所長。非銳卒勿攻之旨也。蓋言士卒輕銳。且勿攻之。待其懈惰。然後擊之。所謂千里遠圖。其鋒莫當。蓋近之爾。○梅堯臣曰。伺其氣挫。○何氏曰。如蜀先主率大衆東伐吳。吳將陸遜拒之。蜀主從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帛爵賞。誘動諸夷。先遣將吳班。以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備軍東至。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必大。今但有獎勵將士。廣施方略。以觀其變。備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人。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軍擊者。揣之必有巧故也。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人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賊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遜曰。吾已曉破之術。乃令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備因夜遁。魏末。吳將諸葛恪圍新城。司馬景王使母邱儉文欽等拒之。儉欽請戰。景王曰。恪卷甲深入。投兵死地。其



餌兵ハ我ヲ釣ランガ爲  
メニ出ダス兵ナリ。

鋒未易當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令諸將高壘以擊之相持數日恪攻城力屈死傷大半景王乃令欽督銳卒趣合榆斷其歸路恪懼而遁前趙劉曜遣將討羌大會權渠率衆保險阻曜將游子遠頻敗之權渠欲降其子伊餘大言於衆中曰往年劉曜自來猶無若我何晨壓子遠壘門左右勸出戰子遠曰吾聞伊餘有專諸之勇慶忌之捷其父新敗怒氣甚盛且西戎勁悍其鋒不可擬也不如緩之使氣竭而擊之乃堅壁不戰伊餘有驕色子遠候其無備夜分警衆秣馬蓐食先晨具甲掃壘而出遲明設覆而戰生擒伊餘於陳唐武德中太宗率師往河東討劉武周江夏王道宗從軍太宗登玉壁城觀賊顧謂道宗曰賊恃其衆來邀我戰汝謂如何對曰羣賊鋒不可當易以計屈難與力爭令衆深壁高壘以挫其鋒烏合之徒莫能持久糧運致竭自當離散可不戰而擒太宗曰汝意見暗與我合後賊食盡夜遁一戰敗之又太宗征薛仁果於折檻城賊十有餘萬兵鋒甚銳數來挑戰諸將請戰太宗曰我卒新經挫衄銳氣猶少賊驟勝必輕進好鬪我且閉壁以折之待其氣衰而後擊可一戰而破此萬全計也因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久之賊糧盡軍中頗搆貳其將相繼來降太宗知仁果心腹內離謂諸將曰可以戰矣令總管梁實營於淺水原以誘之賊大將宗羅睺自恃驕悍求戰不得氣憤者久之及是盡銳攻梁實冀逞其志梁實固險不出以挫其鋒羅睺攻之愈急太宗度賊已疲復謂諸將曰彼氣將衰吾當取之必矣申令諸將遲明合戰令將軍龐玉陳於淺水原南出賊之右先餌之羅睺併軍共戰玉軍幾敗太宗親禦大軍奄自原北出其不意羅睺回師相拒我師表裏齊奮呼聲動天羅睺氣奪於是大潰又李靖從河間王孝恭討蕭銑兵至夷陵銑將文士宏率精卒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士宏銑之健將士卒驍勇今新出荆門盡兵出戰此是救敗之師恐不可當也宜且泊南岸勿與爭鋒待其氣衰然後奮擊破之必矣孝恭不從留靖守營與賊戰孝恭果敗奔於南岸○張預曰敵若乘銳而來其鋒不可當宜少避之以伺疲挫晉楚相持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彙書曰楚師輕窺固壘以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又唐太宗征薛仁果賊兵閉壘以折之待其氣衰可一戰而破也果然

餌兵勿食

通典作勿食按李筌杜牧本皆作食御覽亦作食又

陳皞云食字疑或爲貪則正本故作食也杜佑曰以小利來餌已士卒勿取也據通典補○李筌曰秦人毒涇上流杜牧曰敵忽棄飲食而去先須嘗試不可便食慮毒也後魏文帝時庫莫奚侵擾詔濟陰王新成率衆討之王乃多爲毒酒賊既漸逼使棄營而去賊至喜競飲酒酣毒作王簡輕騎縱擊俘獲萬計○陳皞曰此之獲勝蓋非偶然固非爲將之道垂後世法也孫子豈以他人不能致毒於人腹中哉此言喻魚若見餌不可食也敵若懸利不可貪也曹公與袁紹將文醜等戰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也安可去之即知餌兵非止謂真毒也食字疑或爲貪字也○梅堯臣曰魚貪餌而亡兵貪餌而敗敵以兵來釣我不可從○王哲曰餌我以利必有奇伏○何氏曰如春秋時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又如赤眉伴敗棄輜重走車載士以豆覆其上鄧宏取之爲赤眉所敗曹公未得濟而放牛馬馬超取之而公得渡又如曹公棄輜重文醜劉備分取之而爲公所破又如後魏廣陽王元深以也列河誘拔陵竟來抄掠拔陵爲于謹伏兵所破此皆餌之術也○張預曰三路曰香餌之下必有懸魚言魚貪餌則爲釣者所得兵貪利則爲敵人所敗夫餌兵非止謂真毒於飲食但以利留敵皆爲餌也若曹公以畜產餌馬超歸師勿遏孟氏曰人懷以輜重餌袁紹李矩以牛馬餌石勒之類皆是也歸師勿遏歸心必能死戰則不可止而擊也○杜佑曰若窮寇退還依險而行人人懷歸故能死戰徐觀其變而勿遏截之原本注云人人有室家鄉國之往不可遏截之徐觀其變而制之按此似後人所改從通典御覽訂正○李筌曰士卒思歸志不可遏也○杜牧曰曹公自征張繡於穰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公將引還繡兵來追公軍不得進表與繡復合兵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擊險爲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會明賊謂公爲遁也悉軍來追縱自奇兵以下十五字原本脫今補正奇兵步騎夾原本作來謂攻大破之公謂苟文若曰虜過吾歸師而與吾死地吾是以知勝矣○梅堯臣曰敵必死戰○王哲曰人自爲戰也勿遏塞之若猶有他慮則可要而擊曹公攻鄴袁尙來救諸將以爲歸師不如避之公曰尙從大道來則避之若循西山來



城ヲ圍メ其一面ヲ開  
キテ城兵ヲシテ逃レ去  
ラントスル心ヲ起サシ

者此成擒耳蓋大道來則歸意全循山來則顧負險且有懼心也○何氏曰如魏初曹公圍張繡於穰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公將引還繡兵來追公軍不得進連營稍前到安衆繡與表合兵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為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會明賊謂公為遁也武二年魏圍鍾離張欣泰為軍主隨崔慧景救援及魏軍退而邵陽洲上餘兵萬人求輸馬五百匹假道慧景欲斷路攻之欣泰說慧景曰歸師勿遏古人畏之兵在死地不可輕也慧景乃聽過也前秦苻堅征晉至壽春兵敗還長安慕容泓起兵于華澤堅將苻釗資衝姚萇討之苻釗勇果輕敵不恤士衆泓聞其至也懼率衆將奔關東釗馳兵邀之姚萇諫曰鮮卑有思歸之心宜驅令出關不可遏也釗弗從戰于華澤釗敗績被殺後涼呂宏攻段業於張掖不勝將東走業議欲擊之其將沮渠蒙遜諫曰歸師勿遏窮寇勿追此兵家之戒不如縱之以為後圖業曰一日縱敵悔將無及遂率衆追之為宏所敗○張預曰兵之在外人人思歸當路邀之必致死戰韓信曰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克曹公既破劉表謂荀彧曰虜退吾歸師吾是以知勝又呂宏攻段業不勝將東走業欲擊之或諫曰歸師勿遏兵家之戒不如縱之以為後圖業不從率衆追之為宏所敗古人似此者多不可悉陳

**關** 地必空一面以示其虛故使戰守不固而有去留之心若敵臨危據險彊救在表當堅固守之未必關也此用兵之法○李奎曰夫圍敵必空其一面示不固也若四面圍之敵必擊之後漢妖巫維汜弟子單臣壺關即其義也○杜牧曰示以生路令無必死之心因而北軍數千人圍之賊食多數攻不下士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明帝時為東海王對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小挺緩令得逃亡則一亭長足以擒矣帝即勅令圍緩守賊衆分散遂斬臣壺關等○大賈天寶末李光弼領朔方軍與史思明戰于土門賊衆退散四面圍合光弼令開東南角以縱之賊見開圍棄甲急走因追擊之盡殲其衆是開一面也○梅堯臣同曹公註○何氏曰如後漢初張步據齊地漢將耿弇

總兵討之步使其大將費邑軍歷下又分守祝阿鍾城弁先擊祝阿自晨攻城未日中而拔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又朱雋與徐璆共討黃巾餘賊韓忠據宛乞降不許因急攻之連戰不克雋登山觀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固內營急逼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其害甚矣今不如徹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則勢必自出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雋因破之又魏太祖圍壺關下令曰城拔皆坑之連月不下曹仁曰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將入自為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日久今頓兵堅城之下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太祖從之開城遂降又後魏末齊神武起義兵於河北尔朱兆天光度律仲遠等四將同會鄴南士馬精強號二十萬圍神武於南陵山是時神武馬二千步卒不滿三萬人兆等設圍不合神武連繫牛驢自塞歸道於是將士死戰四面奮擊大破兆等○張預曰圍其三面開其一角示以生路使不堅戰後漢朱雋討賊帥韓忠於宛急攻不克因謂軍吏曰賊今外圍固所以死戰若我解圍勢必自出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果如其言又曹公圍壺關謂之曰城破皆坑之連攻不下曹仁謂公曰夫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令人自守非計也公從之遂拔其城是也

**窮寇勿追** 困獸猶鬪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漢宣帝時趙充國討先零羌羌觀大軍棄輜重欲渡湟水道險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窮寇也不可迫緩之則走不願急之則還致死諸將曰善虜果赴水溺死者數萬於是大破之也○陳諱曰鳥窮則搏獸窮則噬○梅堯臣曰困獸猶鬪物理然也○何氏曰前燕呂護據野王陰通晉事覺燕將慕容恪等率衆討之將軍傅顏言之恪曰護窮寇假合王師既臨則上下喪氣殿下前以廣固天險守易攻難故為長久之策今賊形不與往同宜急攻之以省千金之費恪曰護老賊經變多矣觀其為備之道則未易卒圖也今圍之於窮城樵採路絕內無蓄積外無彊援不過於十旬弊之必矣何必殘士卒之命而趨一時之利哉此謂兵不血刃而坐以制勝也遂列長圍守之凡經六月而野王潰護南奔于



晉悉降其衆。五代晉將荷彥卿杜重威經略北鄙。遇虜於陽城。戎人十萬圍晉師於中野。乏水。軍人斃。并取泥衣絞而吮之。人馬渴死甚衆。彥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殉國。我今窮蹙。乃率勁騎出擊之。會大風揚塵。乘勢決戰。戎人大潰。此彥卿爲虜十萬所圍。乃窮蹙之寇。遂致死力以求生。戎人不悟之。致敗也。○張預曰。敵若焚舟破釜。釜決一戰。則不可逼。迫來蓋獸窮則搏也。晉師敗齊于鞏。齊侯請盟。晉人不許。齊侯曰。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晉人懼而與之盟。吳夫槩王謂曰。困獸猶鬪。漢趙充國言。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蓋亦近之。此用兵之法也。

鄭氏遺說。法字下有妙字。并述其義。按妙字衍通典。御覽皆無妙字。

### 孫子十家註卷七終

## 孫子十家註卷八

### 九變篇

曹公曰。變其正。得其所用九也。○王皙曰。哲謂九者。數之極。用兵之法。當極其變耳。逸詩云。九變復貫。不知曹公謂何爲九。或曰。九地之變也。○張預曰。變者不拘常法。臨事適變。從宜而行之之謂也。凡與人爭利。必知九地之變。故次軍爭。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張預曰。已解上文。圯地

無舍。曹公曰。無所依也。水毀曰圯。○孟氏曰。天下則爲敵所囚。○杜佑曰。擇地

孔明謂之地獄。獄者中下四面高也。○梅堯臣曰。山林險阻。沮澤之地。不可舍止。無所依也。

○何氏曰。下篇言圯地。則吾將進其塗。謂必固之地。宜速去之也。○張預曰。山林險阻。沮澤

凡難行之道。爲圯地。以衢地合交。○李筌曰。四通曰衢。結諸侯之交。地

其無所依。故不可舍止。○梅堯臣曰。夫四通之地。與旁國相通。當結其交也。○何氏曰。

也。○賈林曰。結諸侯以爲援。○梅堯臣曰。夫四通之地。與旁國相通。當結其交也。○何氏曰。

下篇云。衢地吾將固其結。言交結諸侯使牢固也。○張預曰。四通之地。旁有鄰國。先往結之。

以爲交援。○絕地無留。○曹公曰。無久止也。○李筌曰。地無泉井。畜牧采樵之處。爲絕

地。○梅堯臣曰。始去國。始出境。猶不居輕地。是不可久留也。○張預曰。去

國出境而師者。絕地也。危絕之地。過於重地。故不可淹留久止也。○圍地則謀。○曹公

曰。發奇謀也。○李筌曰。因地能通。○賈林曰。居四險之中。曰圍地。敵可往來。我難出入。居此

地者。可預設奇謀。使敵不爲我患。乃可濟也。○梅堯臣曰。往返險迂。當出奇謀。○何氏曰。下

圯地ハ水澤ノ下地ナリ

四通八達ノ地ニテハ諸侯ト交ヲ結ビテ、敵ヲ助ケザラシム。

絶地ハ交通最不便ノ地ナリ。



篇亦云圍地則謀言在艱險之地與敵相持須用奇險詭譎之謀不至於害也○張預曰居前隘後固之地當發奇謀若漢高為匈奴所圍用陳平奇計得出茲近之

地則戰

此是也○梅堯臣曰前後有礙決在死戰此而上舉九地之大約也○王哲

註上之五地並同曹公○何氏曰下篇亦云死地則戰者此地速為死戰則生若緩而不戰氣衰糧絕不死何待也○張預曰走無所往當殊死戰淮陰背水陳是也從圯地無舍至此為九變止陳五事者舉其大略也九地篇中說九地之變唯言六事亦陳其大略也凡地有勢有變九地篇上所陳者是其勢也下所叙者是其變也何以知九變為九地之變下文云將不通九變雖知地形不能得地利又九地篇云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不可不察以此觀之義可見也下既說九地此復言九變者孫子欲叙五利故先陳九變蓋九變五利相須而用故兼言之

塗有所不由

曹公曰險難之地所不當從不得已從之故為變也道雖近而中不利則不從也道雖近已下原本無者脫也據通典補○李筌曰道有險狹懼其邀伏不可由也○杜牧曰後漢光武遣將軍馬援耿舒討武陵五谿蠻軍次下雋今辰州也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從充道則路夷而運遠帝初以為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

援以為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捨其咽喉則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乃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濕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卒耿舒與兄好時侯書曰舒前上言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惜○賈林曰山從也途且不利雖近不從○梅堯臣曰避其險阨也○王哲曰途雖可從而有所不從慮奇伏也若趙涉說周亞夫避殺龍門陝之閒慮置伏兵請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閒不過差一二日是也○張預曰險阨之地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故不可由也不得已而行之必為權變韓信知陳餘不用李左車計乃敢入井陘口是也

有所不擊

曹公曰軍雖可擊以地險難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則利薄困窮之兵必死戰也○杜佑曰軍雖可擊以地險難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則利薄困窮之

也窮困之卒隘陷之軍不可攻為死戰也當固守之以待隙也○杜牧曰蓋以銳卒勿攻歸師勿遏窮寇勿追死地不可攻或我強敵弱敵前軍先至亦不可擊恐驚之退走也言有如此之軍皆不可擊斯統言為將須知有此不可擊之軍即須不擊益為知變也故列於九變篇中○陳皞曰見小利不能傾敵則勿擊之恐重勞人也○賈林曰軍可威懷勢將降伏則不擊寇窮據險擊則死戰可自固守待其心惰取之○梅堯臣曰往無利也○王哲曰曹公曰軍雖可擊以地險難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則利薄哲謂餌兵銳卒正正之旗堂堂之陳亦是也○張預曰縱之而無所損克之而無所利則不須擊也又若我弱彼強我曲彼直亦不可擊如晉楚相持士會曰楚人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義相近也

城有所不攻

曹公曰城小而固糧饒不可攻也操所以置華費而深入徐州得

十四縣也蓋言敵於要害之地深峻城隍多積糧食欲置我師若攻拔之未足為利不拔則挫我兵勢故不可攻也宋順帝時荊州守沈攸之反素蓄士馬資用豐積戰士十萬甲馬二千軍至郢城功曹臧寅以為攻守異勢非旬日所拔若不時舉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既傾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故兵法曰城有所不攻是也攸之不從郢郡守柳世隆拒攸之攸之盡銳攻之不克衆潰走入林自縊後周武帝欲出兵於河陽以伐齊吏部宇文弼進曰今用兵須擇地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之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成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莫過於此帝不納師竟無功復大舉伐齊卒用激計以滅齊國自元和三年至于今三十年閒凡四攻寇魏博攻寇之南宮縣上黨攻寇之臨城縣太原攻寇之河星鎮是寇三城池浚壁堅芻粟米石金炭麻膏凡城守之資常為不可勝之計以備官軍擊虜攻既不拔兵頓力疲寇以勁兵來救故百戰百敗故三十年閒困天下之功力攻數萬之寇四圍其境通計十歲竟無尺寸之功者蓋常墮寇計中不能知變也○賈林曰臣忠義重稟命堅守者亦不可攻也○梅堯臣曰有所害也○王哲曰城非控要雖可攻然懼於鈍兵挫銳或非堅實而得士死力又剋雖有期而救兵至吾雖得之利不勝其所害也○張預曰拔之而不能守委之而不為患則不須攻也又若深溝高壘卒不能下亦不可攻如土



以上十事中君命云云ヲ  
除キテ他ノ九事皆事ニ  
因リテ宜キヲ制スルモ  
ノナレバ、之ヲ九變ト  
云フ。

句請伐偃陽。荀彧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是也。地有所不爭。曹公曰：小利之地方爭得而失，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是也。失之無害，伍子胥諫夫差曰：今我伐齊，獲其地，猶石田也。東晉陶侃鎮武昌，議者以武昌北岸有郟城，宜分兵鎮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諸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正以長江耳。郟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非所資也。後庾亮成之，果大敗也。○梅堯臣曰：得之無益者，○王哲曰：謂地雖要，害敵已據之，或得之無所用，若難守者。○張預曰：得之不便於戰，失之無害於己，則不須爭也。又若遠之地，雖得之終非己有，亦不可爭。如吳子伐齊，伍員諫曰：得地於齊，猶獲石田也。不如早從事於越，不聽，為越所滅是也。君命有所不受。此當是意，增成文。杜佑沿襲其語，所以致誤也。○曹公曰：苟便於事，不拘於君命也。○通典：拘作狗，故曰不從中御。據通典補。○孟氏曰：無敵於前，無君於後，闔外之事，將軍制之。○李筌曰：苟便於事，不拘君命，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是也。○杜牧曰：尉繚子曰：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賈林曰：決必勝之機，不可推於君命，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梅堯臣曰：從宜而行也。此而上五利也。○張預曰：苟便於事，不從君命，夫梁王曰：見義而行，不待命是也。自塗有所不由，至此為五利。或曰：自圯地無舍，至地有所不爭，為九變，謂此九事皆不從中覆，但臨時制宜，故統之以君命有所不受。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原本利上有地字，鄭氏遺說同。按藝文類聚杜佑曰：九事之變皆臨時制宜，不由常道，故言變也。○李筌曰：謂上之九事也。○賈林曰：九變上九事，將帥之任機權，遇勢則變，因利則制，不拘常道，然後得其通變之利。變之則九數之則十，故君命不在常變例也。○梅堯臣曰：達九地之勢，變而為利也。○王哲曰：非賢智不能盡事理之變也。○何氏曰：孫子以九變名篇，解者十有餘家，皆不條其九變之目者，何也。

五利ハ上文塗有所不由  
以下ノ五事ヲ云フ。

蓋自圯地無舍而下，至君命有所不受，其數十矣。使人不得不惑，愚孰觀文意，上下止述其地之利害爾。且十事之中，君命有所不受，且非地事，昭然不類矣。蓋孫子之意，言凡受命之將，合聚軍衆，如經此九地，有害而無利，則當變之。雖君命使之舍，而攻爭亦不受也。況下文言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其君命豈得與地形而同算也。況下文之地形篇云：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厥旨盡在此矣。○張預曰：更變常道，而得其利者，知用兵之道矣。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賈林曰：雖知地形，利亦恐反受害也。將貴適變也。○梅堯臣曰：知地不知變，安得地之利。○張預曰：凡地有形有變，知形而不曉變，豈能得地之利。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曹公曰：謂下五事也。九變一云之中，遇勢能變則利，不變則害，在人故無常體，能盡此理，乃得人之用也。五變謂途雖近，知有險阻，奇伏之變，而不由軍雖可擊，知有窮蹙，死關之變，而不擊，城雖勢孤，可攻，知有糧充，兵銳，將智，臣忠，不測之變，而不攻，地雖可爭，知得之難守，得之無利，有反奪傷人之變，而近則由軍勢孤，則擊城勢危，則攻地可取，則爭軍可用，則受命，貪此五利，不知其變，豈惟不得人用，抑亦敗軍傷士也。○梅堯臣曰：知利不知變，安得人而用。○王哲曰：雖知五地之利，不通其變，如膠柱鼓瑟耳。○張預曰：凡兵有利有變，知利而不識變，豈能得人之用。曹公言下五事為五利者，謂九變之下五事也。非謂難於利害已下五事也。是故智者之慮，必難於利害。曹公曰：在利思害，在害思利，當難行權也。○李筌曰：利害相參，難智者能慮之，慎之，乃得其利也。○梅堯臣曰：同曹公註。○王哲曰：將通九變，則利害盡矣。○張預曰：智者慮事，雖處利地，必思所以害，雖處害地，必思所以利，此亦通變之謂。



事ヲ爲サントスルニ當  
リテ利ノミヲ見ズ必ス  
害ヲモ合セ考ヘ然ル後  
ニ己ノ務ムル所伸ブベ  
シ。

愚眼前ニ迫リシ時ニ事  
ノ害ノミヲ見レバ愚チ  
解クノ法ヲ得ベカラ  
ズ、必ズ利ヲモ合セ考  
ヘテ然ル後ニ愚チ解ク  
ノ法ヲ得ベシ。

也。雜於利而務可信也。

曹公曰計敵不能依五地爲我害所務可信也。敵人之利先須以敵人害我之事參雜而計量之然後我所欲取利於敵不可但見取在利之時則思害以自慎。一云以害雜利行之威令以臨之刑法以戮之已不二三則衆務皆信人不致欺也。○梅堯臣曰以害參利則事可行。○王皙曰曲盡其利則可勝矣。○張預曰以所害而參所利可以伸己之事。鄭師克蔡國人皆喜惟子產懼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後楚果伐。

雜於害而患可解也。

杜牧曰信申也言我欲取利於敵不可但見取於害雖有患可解也。○李筌曰智者爲利害之事必合於道不至於極。○杜牧曰我欲解敵人之患不可但見敵能害我之事亦須先以我能取敵人之利參雜而計量之然後有患乃可解釋也。故上文云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也。譬如敵人圍我我若但知突圍而去志必懈怠即必爲追擊未若勵士奮擊因戰勝於利以解圍也。舉一可知也。○賈林曰在害之時則思利而免害故措之死地則生投之亡地則存是其患解也。○梅堯臣曰以利參害則禍可脫。○王皙曰周知其害則不敗矣。○何氏曰利害相生明者常慮。○張預曰以所利而參所害可以解己之難。張方入洛陽連戰皆敗或勸方宵遁方曰兵之利鈍是常貴因敗以爲成耳。夜潛進逼敵遂致克捷此是在害思利也。

是故屈諸侯者以害。

曹公曰害其所惡也。○李筌曰害其政也。○杜牧曰惡音一路反言敵人苟有其所惡之事我能乘而害之不失其機則能屈敵也。○賈林曰爲害之計理非一途或誘其賢智令彼無臣或遣以姦人破其政令或爲巧詐開其君臣或遺工巧使其人疲財耗或饋淫樂變其風俗或與美人惑亂其心此數事若能潛運陰謀密行不泄皆能害人使之屈折也。○梅堯臣曰制之以害則屈也。○王皙曰窮屈於必害之地勿使可解也。○張預曰致之於受害之地則自屈服或曰間之使君臣相疑勢之使民失業所以害之也。若韋孝寬開斛律光高穎平陳之策是也。○杜佑曰能以事勞役諸侯之人令不得安佚韓人

役諸侯者以業。

曹公曰業事也使其煩勞若彼入我出彼出我入也。○杜佑曰能以事勞役諸侯之人令不得安佚韓人

恃者有以待ハ敵來ルモ  
之ニ應ズル所以ノ用意  
全キヲ恃ムナリ。

令秦鑿渠之類是也或以奇技藝業淫巧功能令其耽之心目內役諸侯若此而勞。○李筌曰煩其農也。○杜牧曰言勞役敵人使不得休我須先有事業乃可爲也。事業者兵衆國富人和令行也。○梅堯臣曰撓之以事則勞。○王皙曰常若爲攻襲之業以弊敵也。田常曰吾兵業已加魯矣。○張預曰以事勞之使不得休或曰壓之以富強之業則可役使若晉楚國疆鄭人以犧牲玉帛。○趨諸侯者以利。善示以利令忘變而速至我作變以制之奔走以事之是也。○李筌曰誘之以利。○杜牧曰言以利誘之使自來至我也。○孟氏曰趨速也亦謂得人之用也。○王皙曰趨敵之間當周旋我利也。○張預曰動之以小利使之必趨。梅堯臣同杜牧註。○王皙曰趨敵之間當周旋我利也。○張預曰動之以小利使之必趨。

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

曰所恃者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兩引并同。○曹公曰安不忘危常設備也。○杜佑曰安則思危存則思亡常有備。○李筌曰預備不可闕也。○梅堯臣曰所賴者有備也。○王皙曰備者實也。○何氏曰吳略曰君子當安平之世刀劍不離身古諸侯相見兵衛不徹警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况守邊固圍交及之際歟凡兵所以勝者謂擊其空虛襲其懈怠苟嚴整終事則敵人不至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昔晉人禦秦深壘固軍以待之秦師不能久楚爲陳而吳人至見有備而返程不識將屯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吏治軍簿虜不得犯朱然爲軍帥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戒行裝就隊使敵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是謂能外禦其侮者乎常能居安思危在治思亂戒之於無形防之於未然斯善之善者也其次莫如險其走集明其伍候慎固其封守繕完其溝隍或多調軍食或益修戰械故曰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又曰惟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常使彼勞我佚彼老我壯亦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不戰而屈人之師也。若夫宮以恃陋而潰齊以狎敵而殲魏以易晉而亡魯以卑韓而敗莫敖小羅而無次吳子入巢而自輕斯皆可以作鑒也。故吾有以恃吾有所不可攻者能豫備之之謂也。○張預曰言







孫子十家註卷八終

孫子十家註卷九

行軍篇

曹公曰擇便利而行也。○王哲曰行軍當據地便察敵情也。○張預曰知九地之變然後可以擇利而行軍故次九變。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

御覽處作據。○王哲曰處軍凡有四相敵凡三十有一。○張預曰自絕山依谷至伏姦之所處則處軍之

絕山依谷。

曹公曰近水草利便也。○李筌

事也。自敵近而靜。至必謹察之。則相敵之事也。相猶察也。料也。○杜牧曰絕過也。依近也。言行軍經過山險須近谷而有水草之利也。吳子曰無當天竈數。彼我之勢可知也。絕山守險。依谷近水草。夫列營壘。必先分卒守隘。縱畜牧。收樵採。而後寧。○杜牧曰絕過也。依近也。言行軍經過山險須近谷而有水草之利也。吳子曰無當天竈大谷之口。言不可當谷。但近谷而處可也。○賈林曰兩軍相當。敵宜擇利而動。絕山跨山。依谷傍谷也。跨山無後患。依谷有水草也。○梅堯臣曰前為山所隔。則依谷以為固。○王哲曰絕度也。依謂附近耳。曹公曰近水草便利也。○張預曰絕猶越也。凡行軍越過山險。必依附溪谷而居。一則利水草。一則負險固。後漢武都羌為寇。馬援討之。羌在山上。援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窮困。悉降。○李筌曰向陽曰生。在山曰高。生高之地可居也。○杜牧曰言須處高而面南也。○陣陣曰若地有東西。其法如何。答曰然則面東也。○賈林曰居陽曰生。視生為無蔽冒之物也。處軍當在高。○梅堯臣曰若在陵之上。必向陽而居。○戰隆無登。○通典御覽隆作處。高乘便也。○張預曰視生謂面陽也。處軍當在高阜。○戰隆無登。○通典御覽隆作本。作降是也。○曹公曰無迎高也。○杜佑曰無迎高也。降下也。原本無降下也。三字脫。今據通典御覽補。謂山下也。戰於山下。敵引之上山。無登逐也。○李筌曰敵自高而下。我無登

視生ハ南ヲ前ニスルナリ、處高ハ己レ高キニ居ルナリ。

高キニ居ル敵ト戰フニハ己レ登ラズシテ敵ヲ引キテ下ラシムベシ。



己レ水ヲ渡リテ軍スル  
時ハ水ニ遠リテ陣セヨ  
トナリ。

而取之。○杜牧曰：隆高也。言敵人在高，我不可自下往高，迎敵人而接戰也。一作戰降無登，降下也。○賈林曰：戰宜乘下，不可迎高也。○梅堯臣曰：敵處地之高，不可登而戰。○張預曰：敵處隆高之地，不可登迎與戰。一本作戰降。無登迎，謂敵下山來戰，引我上山，則不登迎。此處山之軍也。通典：御覽山下有，曰：處山當知此三者。○張預曰：凡高而崇，絕水必遠水。通典：上有敵若二字，按者皆謂之山，處山拒敵，以上三事為法。水而處軍，則必遠於水也。下云：客絕水而來，始就敵人言之。吳起書曰：敵若絕水，半渡而薄之，正用此文。語杜佑沿襲其文而不察，所以致誤也。曹公李筌曰：引敵使渡。○杜佑曰：引敵使寬而渡之。據通典御覽補。○杜牧曰：魏將郭淮在漢中，蜀主劉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議：衆寡不敵，欲依水為陳以拒之。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不如遠水為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既列陳，備疑不敢渡。○梅堯臣曰：前為水所隔，則遠水以引敵。○王哲曰：我絕水也，曹說是也。○張預曰：凡行軍過水，欲舍止者，必去水稍遠，一則引敵使渡，一則進退無礙。郭淮遠水為陳，劉備悟之而不渡是也。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濟而擊之。利。通典：御覽并作半度。杜佑曰：半度勢不并，故可敵。據通典補。○李筌曰：韓令其大司馬曹谷守成臯，漢軍挑戰，谷涉汜水戰，漢軍候半涉擊大破之。水內乃內也，誤為內耳。○梅堯臣曰：敵之方來，迎於水濱，則不渡。○王哲曰：內當作內，迎於水內，則敵不敢濟。遠則趨利不及，當得其宜也。○何氏曰：如春秋時，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得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宋公違之，故敗也。吳伐楚，楚師敗及清發，將擊之。夫樂王曰：因獸猶關，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圖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魏將郭淮在漢中，蜀主劉備欲渡漢水來攻，時諸將等議曰：衆寡不敵，欲依水為陳，以拒之。淮曰：此則示弱，而不足以挫敵，非算也。不如遠水為

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既陳，備疑不敢渡。唐武德中，薛萬均與羅藝守幽燕，竇建德率衆十萬寇范陽，萬均謂藝曰：衆寡不敵，今若出關，百戰百敗。當以計取之，可令羸兵弱馬，阻水背城，為陳以誘之。賊若渡水交兵，請公精騎百人伏於城側，待其半渡而擊之。從之。建德渡水，萬均擊破之。○張預曰：敵若引兵渡水來戰，不可迎之於水邊，俟其半濟，行列未定，首尾不接，擊之必勝。公孫瓚敗黃巾賊於東光，薛萬均破竇建德於范陽，皆用此術也。欲戰者，俱無者字。無附於水而迎客。迎客，敵必不得渡，而與我戰。○杜牧曰：言我欲用戰，不可近水迎敵，恐敵人疑我不渡也。義與上同。但客主詞異耳。○梅堯臣曰：必欲戰，亦莫若遠水。○王哲曰：我利在戰，則當差遠，使敵必渡而與之戰也。○張預曰：我欲必戰，勿近水迎敵，恐其不得渡，我不欲戰，則阻水拒之，使不能濟。晉將陽處父與楚將子來，沅水而軍。視生處高。曹公曰：陽子退舍，欲使楚人渡，子上亦退舍，欲令晉師渡，遂皆不戰而歸。○視生，處高。○王哲曰：水上亦當處其高也。前向水，後當依高而處之。○梅堯臣曰：水上亦據高而向陽。○王哲曰：曹公曰：水上亦當處其高，哲謂近水之地，下曹注云：恐既我也，疑當在此下。○何氏曰：視生向陽遠視也。軍處高，遠見敵勢，則敵人不得潛來，出我不意也。○張預曰：或岸邊為陳，或水上泊舟，皆須面陽而居。無迎水流。公曰：恐既我也。○杜佑曰：恐既我也。逆水流在下流也。不當處人之下流也。為其水流既灌，人若投毒藥於上流也。據通典補。○李筌曰：恐既我也。智伯灌趙襄子，光武潰王尋，順水處高，乃敗之。○杜牧曰：水流就下，不可於卑下處軍也。恐敵人開決灌浸我也。上文云：視生處高也。諸葛武侯曰：水上之陳，不逆其流。此言我軍舟船亦不可泊於下流。言敵人得以乘流而薄我也。○賈林曰：水流之地，可以溉吾軍，可以流毒藥，迎逆也。一云：逆流而營軍，兵家所忌。○梅堯臣曰：無軍下流，防其決灌，救艦之戰，逆亦非便。○王哲曰：當乘上流，魏曹仁征吳，欲攻濡須洲中，蔣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謂自內地獄，危亡之道也。仁不從而敗。○何氏曰：順流而戰，則易為力。○張預曰：卑地勿居，恐決水溉我舟戰，亦不可處下流，以彼



沿我泝戰不便也兼慮敵人投毒於上流楚令尹拒吳卜戰不吉  
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遂決戰果勝是軍須居上流也  
也。梅堯臣曰處水上當知此五者。○張預曰凡近絕斥澤惟亟去無留。

陳皞曰斥鹹鹵之地水草惡漸洳不可處軍新訓曰地固斥澤不生五穀者是也。○賈  
林曰鹹鹵之地多無水草不可久留。○梅堯臣曰斥遠也曠蕩難守故不可留。○王哲曰斥  
鹵也地廣且下而無所依。○張預曰刑法志云山川沈斥顏師古註曰沈深水之下。○王哲曰斥  
斥鹹鹵之地然則斥澤謂瘠鹵漸洳之所也以其地氣濕潤水草薄惡故宜急過。若

交軍於斥澤之中。通典御覽 必依水草而背衆樹。御覽背作倍。曹公曰

自此至上雨水沫至節杜佑注原本誤入於衆草多障節下不得已與敵會於斥澤中。○杜  
佑曰言不得已與敵戰而會斥澤之中當背稠樹以爲固守蓋地之利兵之助也。○李筌曰急  
過不得戰必依水背樹夫有水樹其地無陷溺也一本作背衆木。○杜牧曰斥鹵之地草木  
不生謂之飛鋒言於此忽遇敵即須擇有水草木而止之。○梅堯臣曰不得已而會敵則  
依近水草背倚衆木。○王哲曰猝與敵遇於此亦必就利而背固也。○張

預曰不得已而會兵於此地必依近水草以爲樞汲背倚林木以爲險阻。此處斥澤  
之軍也。梅堯臣曰處斥澤之地以上二事爲法。平陸處易。曹公曰車

此處ノ死ハ低地生ハ高  
地ヲ云フ。

牧曰言於平陸必擇就其中坦易平穩之處以處軍使我車騎得以馳逐。○王哲同曹公註  
○何氏同杜牧註。○張預曰平原廣野車騎之地必擇其坦易無坎陷之處以居軍所以利  
於馳突也。而右背高。御覽背作倍。前死後生。曹公曰戰便也。○李筌曰夫人利  
後生我自處。○杜牧曰太公曰軍必左川澤而右邱陵死者下也生者高也下不可以禦高  
故戰便於車馬也。○賈林曰岡阜曰生戰地曰死岡阜處軍穩前臨地用兵便高後在右回

轉順也。○梅堯臣曰擇其坦易車騎便利右背邱陵勢則有憑前低後隆戰者所便。○王哲  
曰凡兵皆宜向陽既後背山即前生後死疑文誤也。○張預曰雖是平陸須有高阜必右背  
之所以恃爲形勢者也。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軍也。○梅堯臣曰處平陸當知此  
低後高所以便乎奔擊也。此處平陸之軍也。○張預曰居平陸之地以  
上二事爲法。凡此四軍之利。李筌曰四者山水斥澤平陸也。○張預曰山水斥  
爲法。不逆其流草上之戰不涉其深。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黃帝始立四

平陸之戰不逆其流草上之戰不涉其深。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黃帝始立四  
方諸侯無不稱帝御覽作亦稱帝。按王哲張預同以此四地勝之也。○李筌曰黃帝始受兵  
法於風后而滅四方故曰勝四帝也。○梅堯臣曰四帝當爲四軍字之誤歟言黃帝得四者  
之利處山則勝山處水上則勝水上。處斥澤則勝斥澤處平陸則勝平陸也。○王哲曰四帝

或曰當作四軍曹公曰黃帝始立四方諸侯無不稱帝以此四地勝之也。一本無作亦。○何  
氏曰梅氏之說得之。○張預曰黃帝始立四方諸侯亦稱帝以此四地勝之。按史記黃帝紀  
云與炎帝戰於阪泉與蚩尤戰於涿鹿北逐葷粥又太公六韜言黃帝七十戰而定天下此  
即是法有四方諸侯戰也。兵家凡軍喜高而惡下。原本喜作好按御覽引註云

今從通典御覽改正。梅堯臣曰高則爽塏所以安和亦以便勢下則卑濕所以生疾亦  
以難戰。○王哲曰有降無登且遠水患也。○張預曰居高則便於覘望利於馳逐處下則難  
以爲固易。貴陽而賤陰。堯臣曰處陽則明順處陰則晦逆。○王哲曰久處陰濕

之地則生憂疾且弊軍器也。養生而處實。曹公曰恃滿實也養生向水  
張預曰東南爲陽西北爲陰。養生而處實。○王哲曰養生謂水草糧糈之屬處實者

倚固之謂。○張預曰養生謂就善水草放牧也。處實謂倚隆高之地以居也。軍無百

養生ハ水草アリテ放牧  
スベキ地ニ就クナリ、  
處實ハ堅固ノ地ニ居ル  
ナリ。



疾是謂必勝

通典云是謂必勝軍無百疾御覽同按梅氏張氏注皆與通典本同者陽也實者高也言養之於高陽則無卑濕陰翳故百疾不生然後必可勝也○梅堯臣曰能知上三者則勢勝可必疾氣不生○張預曰居高而陽養生處厚可以必勝地氣乾燥故疾癘

邱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

杜牧曰凡遇邱陵隄防之地常居其東南也○梅堯臣曰雖非至高亦當前向明而右依實○王哲曰處陽則人舒以和器健以利也○張預曰面陽所以貴明顯背高所以為險固此兵之利地之助也

欲涉者待其定也

通典水上有欲涉者待其定也○曹公曰恐半涉而水遽漲也○杜佑曰此敵人權過水之占也欲以中絕軍凡地有水欲漲沫先至皆為絕軍當待其定也○李筌曰恐水暴漲○杜牧曰言過溪澗見上流有沫此乃上源有雨待其沫盡水定乃可涉不爾半涉恐有暴水卒至也○梅堯臣曰流沫未定恐有暴漲○王哲曰水漲則沫涉步濟也曹說是也○張預曰渡未及畢濟而大水忽至也沫謂水上泡瀾

有絕澗

前後險峻水橫其中

天井

通典御覽天井上有遇字者

天牢

面環絕

天羅

草木蒙密鋒鏑莫施

天陷

卑下汗

天隙

通典隙作鄰御覽同

必亟去之勿近也

曹公曰山深水大者為絕澗四方高中央下為天井深山中過若蒙籠者通典作深水大澤葦蒙籠所隱蔽者御覽作深水所居朦朧者為天牢可以絕人者為天羅地形陷者通典上有陂湖泥濘四字御覽無為天陷山澗原本澗下有道字

水勢不定ヲ待チテ涉ルベシ

覆索ハ兵ヲ以テ掩ヒテ求ムルナリ伏姦ハ伏

者衍據通典御覽改正迫狹地形深數尺長數丈者為天隙案通典長數丈者下有丘陵坑坎地形坑塢者天羅也御覽無○杜牧曰軍識曰地形坳下大水所及謂之天井山澗迫狹可以絕人謂之天牢澗水澄闊不測深淺道路泥濘人馬不通謂之天陷地多溝坑坎陷木石謂之天隙林木隱蔽葦葭深遠謂之天羅○賈林曰兩岸深闊斷人行為絕澗下中之下為天井四邊澗險水草相兼中央傾側出入皆難為天牢道路崎嶇或寬或狹細澗難行為天羅地多沮洳為天陷兩邊險絕形狹長而數里中間難通人行可以絕塞出入為天隙此六害之地不可近背也○梅堯臣曰六害尚不可近況可留乎○王哲曰哲謂絕澗當作絕天澗脫天字耳此六者皆自然之形也牢謂如獄牢羅謂如網羅也陷謂溝坑泥濘之所隙謂木石若隙罅之地軍行過此勿近不然則脫有不虞智力無所施也○張預曰谿谷深峻莫可過者為絕澗外高中下衆水所歸者為天井山險環繞所入者隘為天牢林木縱橫葦葭隱蔽者為天羅陂池泥濘漸車礙騎者為天陷道路迫狹地多坑坎者為天隙凡遇此地宜遠過不可近之

之敵背之

曹公曰用兵常遠六害今敵近背之則我利敵凶○李筌曰善用兵之向之則進止自由敵入近之倚之則舉動有阻故我利而敵凶也○梅堯臣曰言六害當使我遠而敵附我向而敵倚則我利敵凶○張預曰六害之地我既遠之向之敵自近之倚之我則行止有利

軍旁

軍相敵是也從通典御覽作旁又史記云馬陵道狹而旁多彼則進退多凶也

有險阻蔣潢

原本無蔣字通典御覽俱有之按唐李靖兵法云蔣潢蒼則必索其伏是用此語也無者脫

井生葦葦

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藏處也

原本無藏字據通典御覽補曹公曰險者一高一下之地阻者多水也蔣

山林藪薈

御覽山林作小林注同

必



人ハ我ヲ斥ス、我ヲ進  
マシムルコト己ニ利ア  
ルニヨリ挑ミ戰フナ  
リ。  
敵ガ險ヲ棄テテ易ニ居  
ルハ易彼ニ利ナルモ  
アレバナリ。

者水草之囊生也。蔣者以下原本無。杜佑通典及御覽有之。按杜佑注。例先引曹注。後附己意。此所云乃用曹注語也。後人妄刪之。漢者池也。井者下也。葭者御覽又引注云。井生葭。葦者無井者下也。句。衆草所聚。山林者衆木所居也。譬者可屏蔽之處也。此以上論地形也。以下相敵情也。○杜佑曰。此言伏姦之地。當覆索也。險者一高一下之地。阻者多水地也。蔣者水草之囊生也。漢者池也。井者下也。葭者衆草所聚也。山林者衆木所居也。譬者可以屏蔽之處也。此以上相地形也。此以下察敵情也。譬者草木之相蒙蔽。可以藏兵處。必覆索之也。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曰。以下恐敵之奇伏誘詐也。○梅堯臣曰。險阻隘也。山林之所產。漢井下也。葭者之所生。皆譬者足以蒙蔽。當掩搜恐有兵伏。○張預曰。險阻邱阜之地。多生山林。漢井下之處。多產葭草。皆譬者可以蒙蔽。必降索之。恐兵伏其中。又慮姦細潛隱。我虛實。聽我號令。伏姦當爲兩事。

**恃其險也。** 梅堯臣曰。近而不動。倚險。故也。○王皙曰。恃險故不恐也。遠而挑戰者。〔通典作敵遠而挑人者御覽同〕

**欲人之進也。** 杜牧曰。若近以挑我。則有相薄之勢。恐我不進。故遠也。○陳皞曰。敵入相近。而不挑戰。恃其守險也。若遠而挑戰者。欲誘我使進。然後乘利而奮擊也。○梅堯臣同。陳皞註。○王皙曰。欲致人也。挑謂撓敵求戰。○張預曰。兩軍相近。而終不動者。倚恃險固也。兩軍相遠。而數挑戰者。欲誘我之進也。尉繚子曰。分險者無戰心。言敵人先得分險地。則我勿與之戰也。又曰。挑戰者無全氣。言相去遠。則挑戰而延誘我。進即不可以全氣擊之。與此法同也。

**其所居者易利也。** 皆以此承上文言之。不別爲一事。則者字應在易字上。後人以上下文比例之。臆改在下耳。又按注云。士爭其所居者。易利也。者字亦在上。從通典。御覽改。○曹公曰。所居利也。○杜佑曰。所居利也。言敵去我遠。但遣輕捷。欲使我前就之。其所處者。平利也。挑徒弔。以便利於事也。一本云。士爭其所居者。易利也。○陳皞曰。言敵不居險阻。而居平易。必有

我ヲ疑惑セシメントナ  
リ。

之也。○賈林曰。敵之所居。地多便利。故挑我使前就己之便。戰則易獲其利。慎勿從之也。○梅堯臣曰。所居易利。故來挑我。○王皙同。曹公注。○張預曰。敵人捨險而居易者。必有利也。或曰。敵欲人之進。故處於平易。以示利而誘我也。

**衆樹動者來也。** 曹公曰。斬伐樹木。除道進來。故動。○梅堯臣同。曹公注。○張預曰。凡軍必遣善視者。登高視敵。若見林木動搖者。是斬木除道而動也。或曰。不止除道。亦將爲兵器也。若晉人伐木益兵是也。

**衆草多障者疑也。** 曹公曰。結草爲障。欲使我疑也。○杜佑曰。結草多障。欲使我疑。稠草中多障蔽者。敵必避去。恐追及。多作障蔽。使人疑有伏焉。○杜牧曰。言敵人或營壘未成。或拔軍潛去。恐我來追。或爲掩襲。故結草使往相聚。如有人伏藏之狀。使我疑而不敢進也。○賈林曰。自此至無約而請和。節。李筌注。原本。誤於將不重也。注下。結草多爲障蔽者。欲使我疑之。於中兵必不實。欲別爲攻襲。宜審備之。○張預曰。或敵欲追我。多爲障蔽。設雷形而遁。以避其追。或欲襲我。叢聚草木。以爲人屯。使我備東而擊西。皆所以爲疑也。

**鳥起者。伏也。** 曹公曰。鳥起其上。下有伏兵。○杜佑曰。下有伏兵。往藏。觸鳥而驚起。○獸也。○李筌曰。藏兵曰伏。○張預曰。鳥適平飛。至彼忽高起者。下有伏兵也。

**獸駭者覆也。** 凡敵欲覆我。必由他道。險阻林木之中。故驅起伏獸。駭逸也。覆者來襲我。也。○陳皞曰。覆者謂隱於林木之內。潛來掩我。候兩軍戰酣。或出其左右。或出其前後。若驚駭伏獸也。○梅堯臣曰。獸驚而奔。旁有覆。○張預曰。凡欲掩襲人者。必由險阻草木中來。故奔駭也。

**塵高而銳者。車來也。** 杜佑曰。車來行疾。塵相衝。故高也。○梅堯臣曰。蹄輪勢重。塵必高。銳。○張預曰。車馬行疾。而勢重。又轍迹相次。而進。故塵埃高起。而銳直也。凡軍行須有探候之人在前。若見敵塵。必馳報主將。如潘黨望晉塵。使聘而告是也。

**卑而廣者。徒來也。** 杜牧曰。步人行遲。可以竝列。故塵低而闊也。○梅堯臣曰。人步低輕。塵必卑廣。○王皙曰。車馬起塵。猛步人則差緩。



以上四事皆擊ヲ望ミテ敵情ヲ察スルヲ云フ。

也。○張預曰。徒步行緩而迹。散而條達者。樵採也。〔通典御覽并作薪採也。按此與李筌本同。〕杜佑

曰。塵散行而條達。各行所求。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曰。煙塵之候。晉師伐齊。曳柴從之。齊人登山望而畏其衆。乃夜遁。薪來即其義也。此筌以樵採二字為薪來字。○杜牧曰。樵採者。各隨所向。故塵埃散行。條達。縱橫斷絕貌也。○梅堯臣曰。樵採隨處。塵必縱橫。○王哲曰。條達。纖微斷續之貌。○張預曰。分遣厥役。隨處樵採。故塵埃散亂而成。遂道。少而往來者。營軍也。〔杜佑曰。原本作杜牧字誤耳。今從通典改正。欲立營壘。以輕預曰。凡分柵營者。必遣輕騎四面近視其。〕辭卑而益備者。進也。〔曹公曰。其使來辭卑。地欲周知。險易廣狹之形。故塵微而來。〕辭卑而益備者。進也。〔曹公曰。其使來辭卑。使開視之。敵人增備也。〕杜牧曰。言敵人使來。言辭卑遜。復增壘壁。若懼我者。是欲驕我。將秦將果大喜曰。闕與非趙。所有矣。秦既遣秦開。乃倍道兼行。掩秦不備。擊之。遂大破秦軍也。○梅堯臣曰。欲進者。外則卑辭。內則益備。疑我也。○張預曰。使來辭遜。敵復增備。欲驕我。而後進也。田單守即墨。燕將騎劫圍之。單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使妻妾編行伍之間。散食饗士。乃使女子乘城。約降。燕大喜。又收民金千鎰。令富豪遣使遺燕將書曰。城即降。願無虜妻妾。燕人益懈。乃出兵擊大破之。

辭詭而強進驅者。退也。〔原本作辭強而進驅者。按曹注字。今據通典改正。其御覽同。今本者。宋以後人改之也。〕曹公曰。詭詐也。杜佑注。同是古本有詭也。示驅馳無所畏。是知欲退也。○杜牧曰。吳王夫差北征。會晉定公於黃池。越王句踐伐吳。吳晉方爭長。未定。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雒曰。必會而先之。吳王曰。先之若何。雒曰。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乃能至也。於是吳王以帶甲三萬人。去晉軍一里。聲動天地。晉使董褐視之。吳王親對曰。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董褐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吳將毒我。不可與戰。乃許先敵。吳王既會。遂還焉。○梅堯臣

曰。欲退者。使既詞壯。兵又強。進脅我也。○王哲曰。辭強示進形。欲我不虞其去也。○張預曰。使來辭壯。軍又前進。欲脅我而求退也。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怒也。來日請相見。晉與駢曰。使者目動而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通典無出字。按下文言肆懼我也。秦果宵遁。〕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杜牧注。引此亦有出字。御覽同。無者脫。〕曹公曰。陳兵欲戰也。輕車馳車。在陳側。據通典御覽補。○杜牧曰。出輕車先定戰。陳疆界也。○賈林曰。輕車前禦。欲結陳而來也。○張預曰。輕車戰車也。出軍其旁。陳兵欲戰也。按魚麗之陳。先偏後伍。言以車居前。以伍次之。然則是欲戰者。車先出其側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杜佑曰。未有要約。而使來請和。有間謀也。〕○李筌曰。無質盟之約。請和者。必有因。侵掠河曲。遇疫癘。人馬死者大半。恐不得回。乃詐與侍中馬燧。歎懇。因奏請盟會。燧乃盟之。時河中節度使渾瑊奏曰。若國家勒兵境上。以謀伐為計。蕃戎請盟。亦聽信之。今吐蕃無所求於國家。遽請盟會。必恐不實。上不納。渾瑊率衆二萬屯涇州平涼縣。盟壇在縣西三十里。五月十三日。瑊率三千人。會壇所。吐蕃果衷甲劫盟焉。○陳皞曰。因盟相劫。不獨國朝。晉楚會於宋。楚人衷甲欲襲晉。晉人知之。是以失信也。今言無約而請和。蓋總論兩國之師。或侵或伐。彼我皆未屈服。而無故請和好者。此必敵人國內有憂危之事。欲為苟且暫安之計。不然則知我有可圖之勢。欲使不疑。先求和好。然後乘我不備而來取也。石勒之破王浚也。先密為和好。又臣服於浚。知浚不疑。乃請修朝覲之禮。浚許之。及入因誅浚。而滅之。○梅堯臣曰。無約請和。必有姦謀。○王哲曰。無故驟請和者。宜防他謀也。○張預曰。無故請和。必有姦謀。漢高祖欲擊秦軍。使酈食其持重寶。啗其將。賈豎。秦將果欲連和高祖。因其息而擊之。秦師大敗。又晉將李矩守滎陽。劉暢以三萬人討之。矩遣使奉牛酒。請降。潛匿精兵。見其弱卒。暢大饗士卒。人皆醉飽。矩夜襲之。暢僅以身免。奔走而陳。兵車者。期也。〔杜佑曰。自與偏將期也。〕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曰。戰有期。及將用。是以奔走之。○杜牧曰。上文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蓋先出車

敵自ヲ期約スルトコロアルナリ。

孫子十家註 卷九 行軍



仗ハ兵器ナリ、倚仗ハ兵器ニすがりて立ツナリ。

陣營ニ人無シ、故ニ鳥之ニ集マル。

定戰場界立旗爲表奔走赴表以爲陳也。旗者期也。與民期於下也。周禮大蒐曰。車驟徒趨及表乃止是也。○賈林曰。尋常之期不合奔走必有遠兵相應有暑刻之期必欲合勢同來攻我宜速備之。○梅堯臣曰。立旗爲表奔以趨列。○王皙曰。陳而期民將求戰也。○張預曰。立旗爲表與民期於下故奔走以赴之。周禮曰。車驟徒趨及表乃止是也。○梅堯臣曰。進退不一欲以誘我。○王皙曰。詭亂形也。○張預曰。進半退者誘也。

詐爲亂形是誘我也。若吳子以因徒示不整以誘楚師之類也。○倚仗而立者。○杜佑曰。倚仗者。仗子戟而立者。按杜佑注云。倚兵而立是故書作倚仗。○能齊。○杜牧曰。不食必困。故杖也。○梅堯臣曰。倚兵而立者。足見飢弊之色。○王皙曰。倚杖者。困餒之相。○張預曰。凡人不能食則困。故倚兵器而立。三軍飲食上下同時。故一人飢則三軍皆然。○汲而先飲者。○通典作汲役先飲者御覽。○湯也。○李筌曰。汲未至先飲者。士卒之渴。○杜牧曰。命作汲設飲者按御覽誤。○梅堯臣曰。以此見其衆行驅飢渴。○見利而不進者。勞也。○通典。○張預曰。汲者未及歸營而先飲水。是士卒之疲勞也。○杜佑曰。士卒疲勞也。敵人來見我利而不能擊進者。疲勞也。○李筌曰。士卒難用也。○梅堯臣曰。人其困乏。何利之趨。○張預曰。士卒疲勞不可使戰。○鳥集者虛也。○杜佑曰。敵大營壘示我衆而鳥集。故雖見利將不敢進也。○止其上者。其中虛也。○李筌曰。城上有鳥。師其遁也。○杜牧曰。設雷形而遁。齊與晉相持。叔向曰。鳥鳥之聲。樂齊師其遁。後周齊王憲。伐高齊。將班師。乃以柏葉爲幕。燒糞壤去。高齊視之。二日乃知其空營。追之不及。此乃設雷形而遁走也。○陳皞曰。此言敵人若去營幕必空。禽鳥既無。乃鳴集其上。楚子元伐鄭。將奔。謀者告曰。楚幕有鳥。乃止。則知其設雷形而遁也。是此篇蓋孫子辯敵之情僞也。○梅堯臣曰。

臣曰。敵人既去。營壘空虛。鳥鳥無猜。來集其上。○張預曰。凡敵潛退必奔營幕。禽鳥見空。鳴集其上。楚伐鄭。鄭人將奔。謀告曰。楚幕有鳥。乃止。又晉伐齊。叔向曰。城上有鳥。齊師其遁。此乃設雷形。○夜呼者恐也。○通典。呼上有噴字。○曹公曰。軍士夜呼。將不勇也。○杜佑曰。軍士夜呼。將不勇也。相驚無備者。恐懼也。○通典御覽補。○李筌曰。士卒怯而將懼。故驚恐相呼。○杜牧曰。恐懼不安。故夜呼以自壯也。○陳皞曰。十人中一人有勇。雖九人怯懦。恃一人之勇。亦可自安。今軍士夜呼。蓋是將無勇。曹說是也。○孟氏同陳皞註。○張預曰。三軍以將爲主。將無膽勇。不能安衆。故士卒恐懼而夜呼。若晉軍終夜有聲是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李筌曰。將無威重。則軍擾。○杜牧曰。言進退舉止。輕佻率易。無威重。軍士亦擾亂也。○陳皞曰。將法令不嚴。威容不重。士因以擾亂也。○梅堯臣同陳皞註。○張預曰。軍中多驚擾者。將不持重也。張遼屯長社。夜軍中忽亂。一軍盡擾。遼謂左右勿動。是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士安坐。遼中陳而立。有頃即定。此則能持重也。○自遼中陳以下。至下文惟無武進。注當以正原本誤於依。○旌旗動者亂也。○通典御覽俱無旌字。○杜佑曰。水草而背衆樹下。今改正。○旌旗動者亂也。○杜牧曰。魯莊公敗齊于長勺。曹劌請逐之。公曰。若何。對曰。視其轍亂而旗靡。故逐之。○梅堯臣曰。旌旗輒動。偃亞不次。無紀律也。○張預曰。旌旗所以齊衆也。而動搖無定。是部伍雜亂也。○吏怒者倦也。○杜佑曰。軍吏悉怒。將者疲倦也。○陳皞曰。將與不急之役。故人倦弊也。○賈林曰。人困則多怒。○梅堯臣曰。吏士倦煩。怒不畏避也。○張預曰。政令不一。則人情倦。故吏多怒也。晉楚相攻。晉裨將趙旃魏錡怒。而欲敗晉軍。皆奉命于楚。卻克曰。二憾往矣。弗備。○粟馬肉食。軍無懸飢。○今本通典作銜。按注云。銜即銜之類。則通必敗是也。○粟馬肉食。軍無懸飢。○今本通典作銜。按注云。銜即銜之類。則通字誤。當爲銜。又按。餽者銜之或體字也。○不返。○通典御覽俱作不及。○其舍者窮寇也。○食肉不復積蓄。無

士卒倦怠シ軍律ヲ守ラズ、故ニ吏怒ル。  
粟ヲ馬ニ與ヘ、牛馬ヲ殺シテ其肉ヲ食ヒ、炊器ヲ破リ去リ、歸心ヲ去リ必死ヲ決スルモノナリ。ハ力窮マリシモノナリ。

孫子十家註卷九 行軍



諄諄云云八十卒相集マ  
リ寄ニ將ヲ講ルヲ云  
フ、失衆ハ士卒ノ心ヲ  
失フナリ。

懸番舊作筮誤今改正之食欲死戰窮寇也番即缶之類也據通典御覽補按御覽云筮即  
筮之類也筮筮二字皆誤○一云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軍無懸餼不返其舍者窮寇也○  
李筮曰殺其馬而食肉故曰軍無糧也○不返舍者窮迫不及窺也○杜牧曰粟馬言以糧穀  
秣馬也肉食者殺牛馬饗士也軍無懸餼者悉破之示不復炊也○不返其舍者晝夜結部伍  
也如此皆是窮寇必欲決一戰爾○餼音府炊器也○梅堯臣曰給糧以秣乎馬殺畜以饗乎  
士棄餼不復炊暴露不返舍是欲決戰而取勝也○王哲曰粟馬肉食所以爲力且久也軍  
無餼不復飲食也不返舍無回心也皆謂以死決戰耳敵如此者當堅守以待其弊也○張  
預曰捐糧穀以秣馬殺牛畜以饗士破釜及餼不復炊爨暴露兵衆不復反舍茲窮寇也○孟  
明焚舟楚軍破  
釜之類是也  
諄諄翁翁徐言入入者  
如原本作徐與人言者按入入猶如  
安徐之貌也從  
通典御覽改正  
失衆也  
曹公曰諄諄語貌翁翁失志貌○杜佑曰諄諄語貌  
又不足貌翁翁者不真也其上失卒之心少氣之意徐言  
入入者與之言安徐之貌也此將失其衆也諄諄語貌翁翁者不真也其上失卒之心少氣之意徐言  
諄諄翁翁竊語貌士卒之心恐上則私語而言是失衆也○杜牧曰諄諄語者乏氣聲促也翁  
翁者顛倒失次貌如此者憂在內是自失其衆心也○賈林曰諄諄竊議貌翁翁不安貌徐  
與人言遞相問貌如此者必散失部曲也○梅堯臣曰諄諄吐誠懇也翁翁曠職事也緩言  
疆安恐衆離也○王哲曰諄諄語誠懇之貌翁翁者患其上也將失人心則衆相與語誠懇  
而患其上也○何氏曰兩人竊語諄諄主將者也○張預曰諄諄語也翁翁聚也徐緩也言  
士卒相聚私語低緩而言  
數賞者窘也  
別行小惠也○杜佑曰軍實窘也恐士卒心怠故  
以非其上是不得衆心也  
數賞者窘也  
賞欲士卒之力戰者此恐窘也渠殞反據通典御覽補○李筮曰窘則數賞以勸進○杜牧  
曰勢窮窘恐衆爲叛數賞以悅之○梅堯臣曰勢窮愛叛離屢賞以悅衆○王哲曰衆窘  
而不和裕則數賞以悅之○張預曰勢窮愛叛離屢賞以悅衆○王哲曰衆窘  
曰勢窘則易離故屢賞以撫士  
數罰者困也  
弛是困軍也據通典御覽補○李

士卒ヲ亂暴ニ扱ヒテ又  
之ヲ畏ルルハ、恩威ヲ  
用フルコト不精ナルノ  
甚ダシキナリ。

敵ニ隱謀アルベケレバ  
ナリ。

兵力敵ト相當ル時猛進  
スルコト無レ、能ク吾  
兵力ヲ併セ敵ヲ料ラバ  
勝ヲ得ン。

筮曰困則數罰以勵士○杜牧曰人力困弊不畏刑罰故數罰以懼之○梅堯臣曰人弊不  
堪命屢罰以立威○王哲曰衆困而不精勤則數罰以脅之也○張預曰力困則難用故數  
罰以  
畏衆  
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  
通典作不情之至也御覽同  
按注意則杜佑本作不情也  
曹公曰先輕敵後聞其衆則心惡之也○杜佑曰先行卒暴於士卒而後欲畏己者此  
將不情之極也據通典御覽補○李筮曰先輕後畏是勇而無剛者不精之甚也○杜牧曰  
料敵不精之甚也○賈林曰教令不能分明士卒又非精練如此之將先欲疆暴伐人衆悖則  
懼也至懦之極也○梅堯臣曰先行乎嚴暴後畏其衆離調不精之極也○王哲曰敵先  
行刻暴後畏其衆離爲將不精之甚也○何氏曰寬猛相濟精於將事也○張預曰先輕敵  
後畏人○或曰先刻暴御下後畏衆叛己是用威行愛不精之甚故上文以數賞數罰而言也  
來委謝者欲休息也  
李筮曰徐前而疾後曰委謝○杜牧曰所以委質來謝此  
乃勢已窮或有他故必欲休息也○賈林曰氣委而言謝者欲求兩解○梅堯臣曰力屈欲  
休兵委質以來謝○王哲曰勢不能久○張預曰以所親愛委質來謝是勢力窮極欲休兵  
息戰  
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  
備奇伏也○  
孟氏曰備有別應○杜佑曰備奇伏也此必有間謀也據通典御覽補○李筮曰是軍必有  
奇伏須謹察之○杜牧曰盛怒出陳久不交刃復不解去有所待也當謹伺察之恐有奇伏  
旁起也○梅堯臣曰怒而來逆我久而不接戰且又不解去必有奇伏以待我此  
以上論敵情○張預曰勇怒而來既不合戰又不引退當密伺之必有奇伏也  
兵非  
益多也  
曹公曰權力均一云兵非貴益多○賈林曰不貴衆擊寡所貴寡擊衆  
○王哲曰哲謂權力均足矣不以多爲益○張預曰兵非增多於敵謂權力  
均  
惟無武進  
不可但恃武也當以計智料敵而行○張預曰武剛也未能用剛武



以輕進謂未見利也。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曹公曰：所養足也。○李筌曰：兵衆武用力均，惟得人者勝也。○杜牧曰：言我與敵人兵力皆均，惟未能用武前進者，蓋未得見其人也。但能於所養之中，揀擇其材亦足，并力料敵而取勝，不假求於他也。○陳皞曰：言我兵力不多於敵，又無利便可進，不必他國乞師，但於所養中併力取人，亦可破敵也。○賈林曰：雖我武勇之力而輕進，足以智謀料敵併力而取勝也。○梅堯臣曰：武繼也，兵雖不足以繼進，足以併給役所養之力量，敵而取勝也。○王哲曰：哲謂善分合之變者，足以併力乘敵，開取勝人而已。故雖所養之輩，可也。況精兵乎？曹說是也。○張預曰：兵力既均，又未見便，雖未足剛進，足以取人於所養之中，以并兵合力，察敵而取勝，不必假他兵以助己。故尉繚子曰：天下助卒，名為十萬，其實不過數萬，其兵來者無不謂其將曰：無為，天下先戰，此言助卒無益，不如己有兵法也。

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杜佑曰：已無智慮，而外易人者，必為人所擒。○陳皞曰：惟猶獨也。此言殊無遠慮，但輕敵者，必為其所擒，不獨言其勇也。左傳曰：蜂蟄有毒，而況國乎？則小敵亦不可輕。○王哲曰：唯不能料敵，但以武進，則必為敵所擒，明患不在於不多也。○張預曰：不能料人，反輕敵以武進，必為人所擒也。齊晉相攻，齊侯曰：吾姑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為晉所敗是也。

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杜牧曰：恩信未洽，不可以刑罰齊之。○梅堯臣曰：傳上世德以至之恩，以親之，恩德未敷，罰則不服，故怨而難使。○王哲曰：恩信非素，決洽於人心，未附也。○張預曰：驟居將帥之位，恩信未加於民，而遽以刑罰齊之，則怨而難用。故田穰苴曰：臣素卑賤，士卒未附，百姓不信，又伍參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是也。

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也。曹公曰：恩信已洽，若無刑罰，則驕情難用也。○梅堯臣曰：恩德既洽，刑罰不行，則驕不可用。○王哲曰：所謂若驕子也。○張預曰：恩信素洽，士心已

附刑罰寬緩，則驕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曹公曰：文仁也，武法也。○李筌曰：文仁恩，武威罰。○杜牧曰：吳起云：總文武者，軍之將，兼剛柔者，兵之事也。○王哲曰：是謂必取。○杜牧曰：文武既兼，故戰必勝，攻必取。或問曰：書云：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言先威也。孫武先愛，何也？曰：書之所稱，仁人之兵也。王者之於民，恩德素厚，人心已附，及其用之，惟患乎寡威也。武之所陳，戰國之兵也。霸者之於民，法令素酷，人心易離，及其用之，惟患乎少恩也。

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通典作令素行以教其民者，威令舊立，教乃聽服。○張預曰：將令素行，其民已信，教而用之，人人聽服。○王哲曰：民不素教，難卒為用。○何氏曰：人既失訓，安得服教。

令素信著者。原本作素行者，按注意則故書當為信著者，從通典改正。○杜牧曰：素先也，言為將居當無事之時，須恩信威令先著於人，然後對敵之時，行令立法，人人信伏。韓信曰：我非素

與衆相得也。杜牧曰：素先也，言為將居當無事之時，須恩信威令先著於人，然後對敵之時，行令立法，人人信伏。韓信曰：我非素得拊循士大夫，所謂驅市人而戰也。所以使之背水，令其人人自戰，以其非素受恩信，威令之從也。○陳皞曰：晉文公始入國，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信，義未安，其居此言欲令民不苛其生也。於是出定襄王，此言示以事君之大義，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又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伐原，以示之信，此言在往年伐原，不貪其利，而守其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此言人無貪詐也。明徵其辭，公曰：可矣。子犯曰：民未信，禮未生，其恭於是大蒐，以示之禮。及戰之時，少長有禮，其可用也。此五者，教人之本也。夫令要在先，使人聽之不惑，法要在必行，使人守之無輕信者也。三令五申，示人不惑也。法令簡當，議在必行，然後可以與衆相得也。○梅堯臣曰：信服已久，何事不從。○王哲曰：知此者，始可言其并力勝敵。



矣。○張預曰。上以信使民。民以信服上。是上下相得也。尉繚子曰。令之法。小過無更。小疑無申。言號令一出。不可反易。自非大過大疑。則不須更改申明。所以使民信也。諸葛亮與魏軍戰。以寡對衆。卒有當代者。不留而遣之。曰。信不可失。於是人人願留一戰。遂大敗魏兵。是也。

孫子十家註卷九終

孫子十家註卷十

地形篇

曹公曰。欲戰。審地形。以立勝也。○李筌曰。軍出之後。必有地形變。○王皙曰。地利當周知。險隘支挂之形也。○張預曰。凡軍有所行。先易故行。師越境。審地形而立勝。故次行軍。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

梅堯臣曰。道路交達。

有挂者。

通典作掛。非。梅堯臣曰。網羅之地。往必掛綴。

有支者。

梅堯臣曰。相持之地。

有隘者。

梅堯臣曰。兩山通谷之間。

有險者。

曰山川邱陵。

有遠者。

曹公曰。此六者。地之形也。○杜佑曰。此六地之名。教民居之。得便利則勝也。○梅堯臣曰。平陸也。○張預曰。地形有此六者之別也。

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

杜佑曰。謂俱在平陸。往來通達也。○張預曰。俱在平陸。往來通達也。

通形者。

先居高陽。

通典先下有據其地三字。

利糧道以戰則利。

曹公曰。寧致人無致於人。

○杜佑曰。寧致人無致於人。已先據高地。分爲屯守。於歸來之路。無使敵絕已糧道也。○李筌曰。先之以待敵。○杜牧曰。通者四戰之地。須先據高陽之處。勿使敵人先得。而我後至也。利糧道者。每於津沱。或敵人要衝。則築壘。或作甬道。以護之。○賈林曰。通利者。無有闕。亦無要害。故兩通往來。處高易於望候。向陽通糧道。便易轉運。於此利於戰也。○梅堯臣曰。先據高陽。利糧道。既敵人來。至我戰則利。○王皙注。同曹公。何氏同杜佑注。○張預曰。先處戰地。以待敵。則致人而不致於人。我雖居高面陽。坐以致敵。亦慮敵人不來赴戰。故須使糧餉



不絕然後

可以往難以返曰挂

杜佑曰挂者牽挂也

挂形者敵無備出

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

杜佑曰敵無備出

勝之則難還返也○李筌曰往難以返曰挂○杜牧曰挂者險阻之地與敵共有犬牙相錯動有挂礙也往攻敵若無備攻之必勝則雖與險阻相錯敵人已敗不得復邀我歸路矣若往攻敵人敵人有備不能勝之則為敵人守險阻邀我歸路難以返也○陳皞曰不得已陷在此則須為持久之計掠取敵人之糧以伺利便而擊之○梅堯臣曰出其不意往則獲利若其有備往必受制○張預曰察知敵情果為無備一舉而勝之則可矣若其有備出而弗克欲戰則不可留欲歸則不得返非所利也

彼出而不利曰支

杜佑曰支久也俱不便久相持也○張預曰各守險固以相支持

支形者敵雖

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

杜佑曰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

去我無出逐待其引而擊之可敗也○李筌曰支者兩俱不利如挂之形故各分其勢○杜牧曰支者我與敵人各守高險對壘而軍中有平地狹而且長出軍則不能成陳遇敵則自下禦上彼我之勢俱不利便如此則堂堂引去伏卒待之敵若躡我候其半出發兵擊之則利若敵人先去以誘我我不可出也○陳皞曰此說理繁而語倒但彼此出軍地形不便敵若設利誘我而去我慎勿追之我若引去敵止則已若來襲我候其半出則急擊之○賈林曰支者隔險阻可以相要截足得相支持故不利先出也○梅堯臣曰各居所險先出必敗利而誘我我不可受僞去引敵半出而擊之○王哲曰敵不肯至則設奇伏而退且詭之令必出○張預曰利我謂詳背我去也不可出攻我捨險則反為所乘當自引去敵若來追伺其半出行列未定銳卒攻之必獲利焉李靖兵法曰彼此不利之地引而祥去待其半出而邀擊之敵若躡我候其半出發兵擊之則利若敵人先去以誘我我不可出也

形者 通典者

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

杜佑曰盈滿也以兵陳

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

杜佑曰盈滿也以兵陳

前齊隘口陳而守之以出奇也敵若先居此地齊口陳勿從也即半險陳者從之而與敵共此利也○杜佑曰謂齊口亦滿也如水之滿器與口齊也若我居之平易險阻皆制在我然後出奇以制敵若敵人據險之半不知齊口滿盈之道我則入險以從之蓋敵亦在險我亦在險俱得地形勝敗在我不在地形也夫齊口盈滿之術非惟險形獨解有口譬如平坡迴澤車馬不通舟楫不勝中有一運亦須據其路口使敵不得進也諸可知矣○李筌曰盈平也敵先守隘我去之趙不守井陘之口韓信下之陳豨不守漳水高祖下之是也○杜牧曰盈者滿也言遇兩山之間中有通谷則須當山口為營與兩山口齊如水之在器而盈滿也○陳皞曰隘口言陳是也言營非也○賈林曰從逐也盈實也敵若實而滿之則不可逐討若虛而無備則入而討之○梅堯臣曰杜牧註○王哲同曹公註○張預曰左右高山中有平谷我先至之必齊滿山口以為陳使敵不得進也我可以出奇兵彼不能以撓我敵若先居此地盈塞隘口而陳者不可從也若雖守隘口俱不滿齊者入而從之與敵共此險阻之利吳起曰無當天窺天窺者大谷之口言不可迎隘口而居之也 險形者通典者 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 杜佑曰居高陽之地以待敵 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 杜佑曰地形險尤不可致於人也○李筌曰若險阻之地不可後於人○杜牧曰險者山峻谷深非人力所能作為必居高陽以待敵於敵人先據之必不可以爭則當引去陽者南面之地恐敵人持久我居陰而生疾也今若就陽孫子乃統而言之也○梅堯臣曰先得險固居高就陽待敵則強敵苟先之就戰則殆



引去勿疑。○王哲曰：此亦爭地。若唐太宗先據虎牢，以待竇建德是也。○張預曰：平陸之地，尚宜先據。況險阨之所，豈可以致於人。故先處高陽，以俟待勞，則勝矣。若敵已據此地，宜速引退，不可與戰。裴行儉討突厥，嘗際晚下營，壘方周，忽令移就崇岡，將士不悅，以謂不可。勞衆行儉不從，速令徙之，是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將吏驚服，以此觀之，居高陽不惟戰便，亦無水滯之患也。

**遠形者**。○通典作「勢均」。○孟氏曰：兵勢既均，我遠入挑，則不利也。○杜佑曰：挑則利未可知也。○杜牧曰：譬如我與敵壘相去三千里，若我來就敵壘，而延敵欲戰者，是我困敵銳，故戰者不利。若敵來就我壘，延我欲戰者，是我佚敵勞，敵亦不利。故言勢均，然則如何曰：欲必戰者，則移相近也。○陳皞曰：夫與敵營壘相遠，兵力又均，難以挑戰，戰則不利。故下文云：勢均，以一擊十，走是也。夫挑戰，先須料我兵衆強弱，可以加敵，則爲之，不然則不可輕進自取敗也。○梅堯臣曰：勢既均，一挑戰，則勞致敵則佚。○王哲曰：以遠致我勞也。○張預曰：營壘相遠，勢力又均，止可坐以致敵，不宜挑人而求戰也。○賈林曰：天生地

**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李筌曰：此地形之勢也。將形可以目察。○梅堯臣曰：夫地形者，助兵立勝之本，豈得不度也。○張預曰：六地之形，將不可不知。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之災，將之過也。○賈林曰：走弛陷崩亂北皆敗壞大小變易之名也。○張預曰：凡此六敗，皆在人事。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李筌曰：不量力也。若得形便之地，用奇伏之計，則可矣。○杜牧曰：夫以一擊十之道，先須敵人與我將之智謀，兵之勇怯，天時地利，飢飽勞佚，十倍相懸，然後可以奮一擊

十。若勢均力敵，不能自料，以我之一擊敵之十，則須奔走不能返舍，復爲駐止矣。○梅堯臣曰：勢雖均，而兵甚寡，以寡擊衆，必走之道也。○王哲曰：不待鬪而走也。○張預曰：勢均謂將之智勇兵之利鈍，一切相敵也。夫體敵勢等，自不可輕戰，況奮寡以擊衆，能無走乎。卒強吏弱曰弛。○統故弛壞。○杜牧曰：言卒伍豪強，將帥懦弱，不能驅率，故弛壞散也。國家長慶初，命田布帥魏以伐王廷湊，布長在魏，魏人輕易之，數萬人皆乘驢行營，布不能禁，居數月，欲合戰，兵士潰散，布自到身死。○賈林曰：令之不從，威之不服，見敵則亂，不壞何爲。○梅堯臣曰：吏無統率者，則軍政弛壞。○王哲同曹公註。○何氏曰：言卒伍豪強，將帥懦弱，不能驅率，故弛壞散也。○張預曰：士卒豪悍，將更懦弱，不能統轄約束，故軍政弛壞也。吳楚相攻，吳公子光曰：吏強卒弱，楚軍多寵，政令不一，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果大敗楚師也。○吏強卒弱，卒弱不一，則難以爲戰。○日陷。○是以強陷也。○杜牧曰：言欲爲攻取，士卒怯弱，不量其力，強進之，則陷沒於死地也。○陳皞曰：夫人皆有血氣，惟無鬪敵之心，若將乏刑德，士乏訓練，則人皆懦怯，不可用也。○賈林曰：士卒皆羸，鼓之不進，吏強獨戰，徒陷其身也。○梅堯臣曰：吏雖強進，不能激之以勇，故陷於死。○王哲曰：爲下所陷。○張預曰：將吏剛勇，欲戰而士卒素乏訓練，不能齊勇同奮，苟用之，必陷於亡敗。○大吏怒而不服，遇敵

將其部下ノ吏ノ能ヲ知ラズ、吏心ニ怒リ、敵ニ遇ヘバ將命ヲ受ケズシテ戰フナリ。

**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日崩。**○曹公曰：大吏小將也，大將怒之而不壓，將爲敵所怒，不料強弱，驅士卒如命者，必崩壞。○杜牧曰：春秋時，楚子伐鄭，晉師救之，伍參言於楚子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無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不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趙旃求卿，未得，請挑戰，不許，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隨會曰：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先穀曰：不可。隨會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故上軍不敗，而中軍下軍果敗。七覆七處伏兵也。敖山名也。○



陳皞曰此大將無理而怒小將使之心內懷不服因緣怨怒遇敵便戰不顧能否所以大敗也○賈林曰自上墮下曰崩大吏小將不相壓伏崩壞之道將又不量己之能否不知卒之勇怯強與敵鬪自取賊害豈非自上而崩乎○梅堯臣曰小將心怒而不服遇敵怨怒而不顧自取崩敗者蓋將不知其能也○王哲曰謂將怒不以理且不知裨佐之才激致其兇獸如山之崩壞也○何氏曰三軍同力上下一心則勝也○張預曰大凡百將一心三軍同力則能勝敵今小將志怒而不服於大將之令意欲俱敗逢敵便戰不量能否故必崩覆晉伐秦苟偃行令是也曰雞鳴而駕唯余馬首是瞻樂書怒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遂棄之歸又趙穿惡史駢而逐秦魏錡怒晉師而乘楚

**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 李筌曰將或有一於此亂之道也○杜牧曰言吏卒皆不拘常度故引兵出陳或縱或橫皆自亂之也○賈林曰威令既不嚴明士卒則無常稟如此軍幕不亂何為謂將無嚴令賞罰不行之故○梅堯臣曰儒而不嚴則士無常檢教而不明則出陳縱橫不整亂之道也○王哲曰亂者不勝其敗○張預曰將弱則不嚴謂將帥無威德也教道不明謂教閱無古法也吏卒無常謂將臣無久任也陳兵縱橫謂士卒無節制也為

**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 曹公曰其勢若此必走之兵也○李筌曰軍敗曰北不料敵也○杜牧曰衛

**曰北** 公李靖兵法有戰鋒隊言揀擇敢勇之士每戰皆為先鋒司馬法曰選良次兵益人之強註曰勇猛勁捷戰不得功後戰必選於前當以激致其銳氣也東晉大將軍謝元北鎮廣陵時荷堅強盛元多募勇勁劉牢之何謙諸葛侃高衡劉軌田洛孫無終等以驍猛應募元以牢之領精銳為前捷百戰百勝號為北府兵敵入畏之所向必克也○賈林曰兵鋒不選利鈍士卒不知勇怯如此用兵自取北道也○梅堯臣曰不能量敵情以少當衆不能選精銳以弱擊強皆奔北之理也○何氏曰夫士卒疲勇不可混同為一則勇士不勸疲兵因有所容出而不戰自敗也故兵法曰兵無選鋒曰北昔齊以伎擊強魏以武卒奮秦以

選鋒八選擇シタル精銳ナ云フ

銳士勝漢有三河俠士劍客奇材吳謂之解頰齊謂之決命唐謂之跳盪是皆選鋒之別名也兵之勝術無先於此凡軍衆既具則大將勒諸營各選精銳之士須趨健出衆武藝軼格者部為別隊大約十人選一人萬人選千人所選務寡要在必當擇腹心健將統率自大將親兵前鋒奇伏之類皆品量配之也○張預曰設若奮寡以擊衆驅弱以敵強又不選驍勇之士使為先鋒兵必敗北也凡戰必用精銳為前鋒者一則壯吾志一則挫敵威也故尉繚子曰武士不選則衆不強曹公以張遼為先鋒而敗鮮卑謝元以劉牢之領精銳而拒苻堅是也

**凡此六者敗之道也** 於訓練四曰非理與怒五曰法令不行六曰不擇驍

果此名 **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六事必敗之道 張預曰已上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 孟氏曰地利待人而險○杜牧曰夫兵之主在於仁義節制而已若此地形

在兵得地易勝故曰兵之易也山可障水可灌高勝卑險勝平也○王哲曰兵

道則在人○張預曰能審地形者兵之助耳乃末也料敵制勝者兵之本也 **料敵制**

**勝計險阨遠近** 通典作計極險易 利害遠近御覽同 **上將之道也** 杜牧曰饋用之

便皆在險阨遠近也言若能料此以制敵乃為將臻極之道○王哲曰料敵窮極之情險阨遠近之利害此兵道也○何氏曰知敵知地將軍之職○張預曰既能料敵虛實強弱之情

又能度地險阨遠近之形 **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

**敗** 杜牧曰謂知險阨遠近也○梅堯臣曰將知地形又知軍政則勝不

知則敗○張預曰既知敵情又知地利以戰則勝俱不知之以戰即敗 **故戰**

**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

必勝不勝ハ勝ツベキ道アルト否トナリ



將か進退己ノ爲メニセ  
ズ、唯國利民福ノ爲メ  
ニスルモノハ國ノ寶ナ  
リ。

也。立主人者發其行也。○杜牧曰：主者君也。黃石公曰：出軍行師將在自專進退內御則功難成。故聖主明王跪而推轂曰：闔外之事將軍裁之。○梅堯臣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張預曰：苟有必勝之道雖君命不戰可必戰也。苟無必勝之道雖君命必戰可不戰也。與其從令而敗事不若違制而成。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王哲曰：皆忠以功故曰軍中不聞天子之詔。豈求名也。見利於國家士民則進也。退豈避罪也。見其盛國殘民之害雖君命使進而不進罪及其身不悔也。唯民是保而利合於主國之寶也。○李筌曰：進退皆保人非爲身也。○杜牧曰：進不求戰勝之名退猶歸也。○梅堯臣曰：寧違命而取勝勿順命而致敗。○王哲曰：戰與不戰皆在保民利主而已矣。○張預曰：進退違命非爲己也。皆所以保民命而合主利。此忠臣國家之寶也。

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李筌曰：若撫之如此得其死力也。故楚子一言三軍之士皆如挾纊也。○杜牧曰：戰國時吳起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乘騎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吳起吮之其卒母聞而哭之或問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疽何爲而哭母曰：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不旋踵而死於敵今復吮此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梅堯臣曰：撫而育之則親而不離愛而昂之則信而不疑故雖死與死雖危與危。○王哲曰：以仁恩結人心也。○何氏曰：如後漢段熲爲破羌將軍以征西羌行軍仁愛士卒傷者親自瞻省手爲裹瘡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薨寢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爲死戰也。晉王濬爲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舉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役課其產育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及後伐吳先在巴郡之所全活者皆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故吳有子父子之兵。○張預曰：將視卒如子則卒視將如父未有父在危難而子不致死故苟卿曰

士卒が將ノ恩ニ狎レテ  
驕子ノ父母ノ命ヲ聽カ  
ザルガ如キモノハ用フ  
ベカラズ。

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如子弟之事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夫美酒泛流三軍皆醉溫言一撫士同挾纊信乎以恩遇下。古人所重也。故兵法曰：勤勞之師將必先己暑不張蓋寒不重衣險必下步軍井成而後飲軍食熟而後飯軍壘成而後舍。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曹公曰：恩不可專用罰不可獨任若驕子之喜已成刑之必怨唯務行刑刑怨已深恩之不附必使恩威相參賞罰并用然後可以爲將。○李筌曰：雖厚愛人不令如驕子者有悖逆之心不可用也。○杜牧曰：黃石公曰：士卒可下而不可驕夫恩以養士謙以接之故曰：可下制之以法故曰：不可驕。陰符曰：害生於恩吳起曰：夫鼓鼙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章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於聲不得不清目威於色不得不明心威於形不得不嚴三者不立必敗於敵故曰：將之所擄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衛公李靖曰：古之善爲將者必能十卒而殺其三。次者十殺其一。十殺其三威振於敵國十殺其一令行於三軍是知畏我者不長敵畏敵者不長我善無細而不賞惡無微而不貶。馬謖軍敗葛亮對泣而行誅鄉人盜笠呂蒙垂涕而後斬馬逸犯禾曹公割髮而自刑兩掾辭屈黃蓋詰問而俱斬故能威克其愛雖少必濟愛加其威雖多必敗。○梅堯臣曰：厚養而不使愛寵而不教亂法而不治猶如驕子安得而用也。○王哲曰：恩不可以嚴未可濟也。○何氏曰：言恩不可純任純任則還爲己害。○張預曰：恩不可以專用罰不可以獨行專用恩則卒如驕子而不能使此曹公所以割髮而自刑臥龍所以垂涕而行戮楊素所以流血盈前而言笑自若李靖所以十殺其三使畏我而不畏敵也。獨行罰則士不親附而不可用此古將所以投酒楚子所以挾纊吳起所以分衣食闔閭所以同勞佚也。在易之師初六曰：師出以律謂齊衆以法也。九二曰：師中承天寵謂勸士以賞也。以此觀之王者之兵亦德刑參任而恩威並行矣。尉繚子曰：不愛悅其心者不我用也不嚴畏其心者不我舉也。故善將者愛與畏而已。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

孫子十家註 卷十 地形